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二辑·第一卷)

[南朝]颜之推
(531年~约595年)

家庭教育思想与《颜氏家训》解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38 - 8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IV. I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7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
[南朝]颜之推家庭教育思想与《颜氏家训》解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 千字

ISBN 7 - 80135 - 738 - 8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 26.30 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二辑·第一卷

[南朝]颜之推家庭教育思想与《颜氏家训》解读

上 篇

颜之推的教育活动和家庭教育思想

- (一)论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 (4)
- (二)论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 (5)
- (三)论士大夫教育 (7)
- (四)论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10)
- 附 颜之推传(北齐书文苑传) (15)

下 篇

《颜氏家训》解读

- 解析《颜氏家训》 (23)
- 序致篇一 (34)
- 教子篇二 (38)
- 兄弟篇三 (43)
- 后娶篇四 (48)
- 治家篇五 (52)
- 风操篇六 (64)

慕贤篇七	(73)
勉学篇八	(80)
文章篇九	(110)
名实篇十	(120)
涉务篇十一	(125)
省事篇十二	(131)
止足篇十三	(133)
诫兵篇十四	(136)
养生篇十五	(139)
归心篇十六	(144)
书证篇十七	(148)
音辞篇十八	(155)
杂艺篇十九	(158)
终制篇二十	(170)
《颜氏家训》全读	(174)
卷第一 序致 教子 兄弟 后娶 治家	(174)
卷第二 风操 慕贤	(181)
卷第三 勉学	(191)
卷第四 文章 名实 涉务	(201)
卷第五 省事 止足 诫兵 养生 归心	(211)
卷第六 书证	(220)
卷第七 音辞 杂艺 终制	(233)

上 篇

颜之推的教育活动和家庭教育思想



颜之推是六世纪后期最博学而有思想的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字音韵学家、教育思想家。

颜之推(公元531年—约595年),字介,梁朝建业(又称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人。《北齐书·文苑传》依据祖籍,称为琅邪临沂人。

颜之推曾感叹自己“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翻越,闻见已多”。他所处的动乱时代和个人曲折的生活经历,对他思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封建士族门阀制度的统治达到顶峰而转向没落瓦解的时候,也是中国社会由南北分裂而趋向重新统一的时候。士族统治集团享有多种特权,生活奢侈,政治腐败,既加深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也激化了士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为了争权夺利,演成多次内战。在南北分裂的局面中,南北统治集团为了消灭对立势力以满足自己扩大统治区域的欲望,还挑起兼并战争。这是一个阶级矛盾激化、士族地主统治不稳、战乱频繁的时期。统治阶级在思想领域继续提倡玄学清谈,而且还提倡一种被玄学精神所贯串的宗教信仰,一方面使自己在精神上暂时有所依托,另一方面也用以麻痹人民,使他们放弃改善生活的要求,佛教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得到扶植,成为士族共同的宗教信仰。梁朝萧衍在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宣布佛教为国教,用政治势力来推广佛教,这种政策,遭到以范缜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的批判。唯物主义无神论反对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斗争继续开展,使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都不能不从世界观上表明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颜之推出身于士族家庭,父亲颜协,官至咨议参军。他的家庭有儒学世承的传统,世传《周官》、《左氏春秋》等专门学术。早年受到儒学传统的熏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基础。他喜欢博览群书,善于为文,辞情并茂,得到梁湘东王萧绎的赏识,十九岁就被任为国左常侍,转为郢州中抚军外兵掌管记。侯景叛梁时,一度被俘回建业。后萧绎在江陵称帝,复投奔萧绎,为散骑侍郎,参加校订史籍。

与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直学士刘仁英等共校史部。公元554年,西魏攻陷江陵,他和梁朝的王公百官一齐被俘入关,但他不愿为西魏政权效劳。557年,乘黄河水涨的时机,冒着生命危险带家属乘船逃奔北齐。因文才出众,受到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在北齐前后二十年,官至黄门侍郎,曾主持文林馆事,实际主编了《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文林馆诗府》等书。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又被征用为北周的御史上士。581年,隋取代了北周,又被隋朝的统治者召为学士。开皇中,因病而终。他经历了几十年改朝换代的风波,在统治集团掠夺兼并的战争环境中寻找出路,政治地位和私家财产并无可靠保障,凭他的学问,先后为四个王朝效力,多次成为亡国的人,这样的社会经历,使他能比其他人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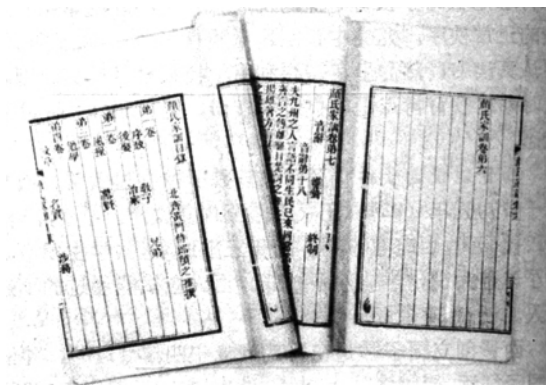
颜之推始终站在士族地主的立场,当他看到士族生活堕落,政治腐败,危亡将至,他认为只有走改良的道路,才能使士族的统治继续维持下去。在政治方面,他采取儒家观点,认为政策上应当宽猛相济,仁义与刑罚兼施;任用官吏不能完全依靠门第,而要根据实才;要下级臣属忠君,不可竞求个人禄利。在经济方面,他强调要重农,因为吃穿用都是依靠农业来提供,绝不应加以轻视。重农的同时,还要使士农工商各有所业,各尽其力,要限制不从事劳动的寺院僧尼,不要让社会中坐食分利的人过分发展。他也希望自己能保住中等士族地主的地位,具体目标是:有奴婢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屋车马,钱财数万,子孙世官,处在中品。所以他主张改良,不过是为了挽救士族的没落,同时也保住自己家族长远富贵。

由于家庭儒学传统给他较深的影响,以及他对社会生活持较严肃的态度,使他从中年开始,在思想上对玄学清谈采取批判的态度。他把老庄视为“任纵之徒”,批判何晏、王弼把“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认为清谈空论,只是一种令人痛快的娱乐,不能有益于社会,无助于形成良风美俗。他抛弃玄学而宗儒学,强调文士要以讲议经书为业。晚年的思想又有变化,较多地注意修身养生,在世界观方面则明显地

偏向佛学唯心主义,《归心》一篇说明他对佛教学说的笃信。他宣传儒佛调和,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佛学为主体,儒学为附庸,因此不能“归周孔而背释宗”。对于佛学的“形体虽死,精神犹存”的灵魂不灭论,以及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观点,他都深信不疑,而且还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在当时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思想论战中,他是站在有神论一边,这种宣传显然是落后的。

他在晚年,为保持家族的传统和地位而念念不忘,想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教训子孙,鼓励子孙续承家业,扬名于世,于是写了《颜氏家训》二十篇。《家训》受了前代《诫子书》、《家诫》等写作形式的影响,但他在内容与体裁方面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用历史和现实的事例来说明一定道理,把封建士大夫的立身治家、求学处事等问题,全都包括在内,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

颜之推的著作甚多,有《文集》三十卷,《家训》二十篇,《训俗文字略》一卷,《急救章注》一卷,《笔墨法》一卷,《证俗音字》五卷,《稽圣赋》三卷,《集灵记》二十卷,《还冤志》三卷。今存惟有《家训》与《还冤志》两书。要了解颜之推的教育思想,只有以《家训》作为主要根据。



颜之推撰《颜氏家训》书目

《颜氏家训》写于南北朝,但从其“吾已六十余”,“今虽混一,家道罄穷”(《颜氏家训·终制》。以下凡引是书只注篇名)的话头看,《颜氏家训》之成书又当在隋统一中国之后。《颜氏家训》共有七卷,二十篇。它们依次是:卷第一,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共六篇;卷第二,风操、慕贤共两篇;卷第三,勉学共一篇;卷第四,文章、名实、涉务共三篇;卷第五,省事、止足、诫兵、卷生、归心共五篇;卷第六,书证共一篇;卷第七,音辞、杂艺、终制共三篇。其中,教育思想最为集中的是“教子”、“勉学”、“涉务”三篇。

《颜氏家训》可见的最早刻本是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由赵善惠监刊的本子。以后又有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明万历甲戌颜嗣慎刻本,明程荣汉魏丛书本,清康熙五十八年朱轼评点本,清雍正二年黄叔琳刻《颜氏家训》节抄本,清乾隆五十四年卢文弨刻抱经堂丛书本,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本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又将《颜氏家训》纳入《诸子集成》一书予以刊行。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利器集校的《颜氏家训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于正文二十篇之前加有“叙录”,正文二十篇之后又有三个附录:一、各本序跋,二、颜之推传(《北齐书·文苑传》),三、颜之推集辑佚。此本为今校订最精且又易见的本子。

《颜氏家训》一书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

颜之推是通过对人性问题的展开来论述教育作用的。

在人性问题上,《颜氏家训》恪守董仲舒“性三品说”的樊篱,主张人有上智、下愚和中庸的差异,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教子》)它所言“上智”实与孔子之“上智”一样,都是“虚悬一格”的。而从事农工的劳动人民列属下愚,虽予教育也徒劳无益,无补于事。而一般的非工农子弟,包括士

大夫子弟,基本属于“中庸之人”,具有接受教育的天赋条件,教育与否以及教育之好坏,直接决定着他们的后天发展,所以,教育应该而且必须面向“中庸之人”,所谓“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自美其矿璞”(《勉学》)是也。

《颜氏家训》说:“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尔”(同上),教育的作用和目的就在于使学者“多知明达”。所谓“多知”,就是见多识广,知识丰富;所谓“明达”,就是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前者是知识问题,后者是能力问题。而“开心明目,利于行尔”(同上),学习的最终目的还是将其所学体现于行动之中。教育和学习的目的在于使人既能“修身”“为己”,又能“行道”“利世”,而善于“为己”(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有效地“利世”(治国平天下);“为己”是“利世”的基本前提,“利世”则是“为己”的更高目的。

但是,《颜氏家训》更着重论述的是“为己”“修身”问题。在《勉学》篇中,颜之推指出:“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当时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因此,士大夫阶层要想图存,就不能身事一主,而必须朝秦暮楚,随例变迁,“竞已栖而择木。”^①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条件下,士大夫阶层的国家观念、忠君观念淡薄。从保证自我生存的个人主义思想出发,《颜氏家训》特别强调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在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问题上,《颜氏家训》的观点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二)论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

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是《颜氏家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颜氏

^① 颜之推《观我生赋》。

家训》中,其第一卷的《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等五篇,论述的全都是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问题。

1. 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的重要性

《颜氏家训》认为,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在人的成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鬪,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序致》)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

第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颜氏家训·勉学》指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需早教,勿失机也。”儿童年幼,心理单纯,精神集中,记忆力强,而成年之后,思想复杂,多有牵扯,精神反不如幼童阶段集中,所以,学习效果也会差些。颜之推还现身说法,“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同上)所以,“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同上)

第二,幼童之可塑性大,易于潜移默化。《颜氏家训》指出,“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对,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慕贤》)一方面,幼童“神情未定”,所以很容易受到外界不良环境或坏朋友的影响而误入歧途,一旦幼童“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撻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成败德”(《教子》);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幼童“神情未定”,因而也很容易接受好的教育,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同上)

基于以上思想,《颜氏家训》主张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越早越好,“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同上)《颜氏家训》还提出了“胎教”的主张:“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

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匱。生子咳嗔,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同上)

2. 在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中,必须将爱子和教子紧密结合起来

《颜氏家训》指出,爱子是人之常情,本亦无可厚非,但如果只爱子不教子,或将爱发展到溺爱娇惯的地步,则是非常错误的。子女“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同上)的做法,只能使之成年之后“暴慢日滋。”“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同上),如此养子教子,终会铸成大错,悔之莫及。

《颜氏家训》主张,在孩子面前,父母应当既有爱心又要庄重严肃,“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同上)对于子女,父母不能偏爱,不应厚此薄彼,“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由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同上)值得注意的是,《颜氏家训》还认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棍棒式的强制性惩罚措施也是必要的:“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治家》),在儿童不听教诲和犯了大错之后,必须对其“苛虐于骨肉”,“楚挞惨其肌肤”。(《教子》)

(三)论士大夫教育

《颜氏家训》对士大夫阶层中的不学无术现象和空疏虚妄的学风进行了猛烈抨击。当时的许多贵游子弟恃其家世庇荫,身着奇装异服,吃喝玩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养尊处优,腐败无能,对此,《颜氏家训》多有揭露:“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声,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

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涉务》)许多贵游子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弟,则顾人答策,三九公讌,则假手赋诗。”(《勉学》)这些士大夫吃喝玩乐,也的确快乐。但是,一经离乱,这些人便只会落得一个颠沛流离,转死沟壑的下场。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士大夫读过一些书,有一些知识,但是他们所学又多为空疏虚妄者:“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坐谈学问,脱离实际的士大夫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空言材性的玄学清淡者。他们脱离实际,好作幽远之思,一及玄学,便说古道今,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如数家珍,而实务临面,却惟有瞠目:“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涉务》)另一类则是死守章句唯诵师言的冬烘。他们著书作文,废话连篇,简明不足,繁琐有加,迂阔悖时,又自命学问,而一旦“施之世务,殆无一可。”(《勉学》)他们“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旨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同上)

《颜氏家训》指出,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才不外六个方面:

- (1)朝廷之臣;
- (2)文史之臣;
- (3)军旅之臣;
- (4)藩屏之臣;
- (5)使命之臣;
- (6)兴造之臣。

对于个人来说,要成为六个方面的全才是困难的,但要专精一职,成为治国专才则是可能的和必需的。士大夫阶层是文安邦,武定

国的中坚力量,因此,士大夫教育就必须将目的落实到培养“德艺周厚”的统治人才上面去。与之相应地,教育内容也必须包括德艺两个方面。

在“德”的教育方面,《颜氏家训》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将孝悌仁义作为士大夫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经邦治国的士大夫,必须恪守仁义的规定。

在“艺”的教育方面,应以文为主,杂艺为辅。“文”包括儒家的经典《五经》和百家之书。有鉴于当时士风衰坏,轻视读书的现状,《颜氏家训》极论读书之益,以唤起人们对读书的重视:“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读书之人,自羲农以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勉学》)作为教育内容,《五经》在士大夫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立身处世之基,又是文章写作之源:“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序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文章》)同时,《五经》虽然非常重要,但若一味囿于《五经》又未免狭隘,故应兼及百家之书。不涉群书,不得博闻,终日荧荧于经纬义疏之中,决不能成为真儒而只是俗儒而已:“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勉学》)

“杂艺”是指士大夫阶层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多种技艺,它包括书法、算术、医方、绘画、抚琴、弈棋、射箭、投壶等。学习杂艺既可以陶冶性情、提高修养,又具有实用价值,因此,应于学文之余辅以杂艺。但是,对士大夫来说,杂艺只可兼习,不可专业,只应粗知,不应精通。例如,算术“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杂艺》),医方也只限于“微解药性”,使“居家得以救急”(同上)即可。按照《颜氏家训》

的观点,学习杂艺主要在于闲暇娱乐,陶冶情操,而不在于应用,而“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同上),专精一艺,一旦闻名,必会为地位更高的人所役使。

难能可贵的是,《颜氏家训》一反封建士大夫轻视农业生产劳动和农业生产知识的传统而重视对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批评当时的士大夫“未尝目观起一铍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涉务》),认为“古人欲知稼穡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耘锄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廩,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同上)不过,《颜氏家训》也只主张士大夫粗识农务,“知稼穡之艰难”即可,而反对弃学从农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颜之推身历三朝,对世事沧桑,人情世故体会很深,故于《颜氏家训》中也提出了一些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如“少欲知足”、“无多言,无多事”、“虑祸养生”等等,这已同积极进取,成仁由义的儒家思想相去甚远了。

(四)论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1. 论学习态度

《颜氏家训》非常重视学习态度问题,认为学习态度直接决定着人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效果。它对于人的学业成就和道德养成具有重要意义。《颜氏家训》指出:

(1)学习是为了修身立名,而不是为了做官、窃名和充当谈资。“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勉学》),通过学习才能心开目明。所以,学习要首先端正态度,将学习目的指向“修身利行”上面去,而未可将学习作为增加谈资,显示学问或谋取官职的工具,“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

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同上)学习不是为了“求名”,更不是为了“窃名”,而是为了“立名”,为了“修身慎行”,广普善道,将德行推广到千万人之中去。

(2)学习应当虚心,不可骄傲自大。学海无涯,知识无限,故人之学习也是一个不断充实、不断提高的过程,未可骄傲自满,不求再进。而且学习的目的就在于“修身利行”,而不是露才扬己,显示学问,所以,即使有了一点知识也不应该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勉学》)

(3)要珍惜光阴,不失时机,刻苦学习,以至终身。《颜氏家训》之重视早期教育已如前言。于此不再赘述。《颜氏家训》认为,即使少年失学,亦未可自暴自弃,成年从头学起,同是亡羊补牢,犹时未晚,即使是盛年失学,亦未可因循苟且,以老废学:“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同上)《颜氏家训》列举了许多古人勤学的事例,劝人学而不厌,老而弥笃,以至终生:汉代公孙弘40岁才读《春秋》,朱云40岁才学《周易》、《论语》,晋朝皇甫谧20岁才开始学习《孝经》等蒙学教材,但最后都大器晚成,成为一代名儒。

2. 论学习方法

在《颜氏家训》中,有关学习方法的论述较多,除集中反映于《勉学》篇之外,《风操》、《文章》、《涉务》诸篇亦间有论述。《颜氏家训》提出的学习方法主要有:

(1)勤学博学。《颜氏家训》特别强调学习必须勤勉,反对高谈虚论,坐谈玄远的恶劣学风,指出,“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涉务》)这里列举了苏秦(“握锥”)、文党(“投斧”)、孙康(“照雪”)、车胤(“聚萤”)、儿宽(“锄则带经”)、路温舒(“牧则编简”)等生动的古人勤学故事,来说

明勤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勉学》篇还列举了一些当时的勤学之人：“彭城刘绮，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读。义阳朱詹，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寒无毡被，抱犬而卧。犬亦饥虚，起行盗食，呼之不至，哀声动邻，犹不废业，卒成学士”。人在智力上是有差别的，但只要勤学不倦，都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钝学累功，不妨精熟”。《勉学》只有勤勉，才能博学；只有勤勉，才能对知识“皆欲寻根，得其原本”（同上）。

《颜氏家训》也很重视博学，认为“学者贵能博闻”，反对道听途说，偏信一隅，“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同上）博学的目的在于有利身行，有利涉务，所以，博学必须要有“指归”“要会”，博学的内容必须是实学，而那种“书卷三纸，未见驴字”的博士之学风只能令人气塞！所以，真正的博学，应该是“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同上）

（2）师古眼学。汉人盛行师法家法，故甚重视学习典籍。魏晋以降，玄学兴起，重清谈轻典籍，道听途说已成当时学风。颜之推对此深恶痛绝，转而提倡师古和眼学的学习方法，认为，典籍所载，都是古人实践经验的结晶，学习典籍，认真借鉴古人的经验，不仅经济，而且易于减少片面性，“不知学古人，何其蔽也哉！”（同上）师古并不仅限于学习统兵、理政、治民、办案等统治经验，“爱及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同上）

眼学也很重要。耳闻易失真，眼见方为实，一味道听途说，专靠耳闻而得，往往经不起推敲和考察，所以，“谈说制文，必须眼学，勿信耳受。”（同上）当然，耳受也可以扩大知识，拓展视野。

（3）切磋琢磨。《颜氏家训》说：“《书》曰：‘好问则裕’。《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多矣”，“但优于我，便足贵

之。”(同上)读书需要切磋琢磨,以利相互启明,文章写作也需要切磋琢磨,“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文章》)这是一种虚心好学的好作风。

中国古代一直就拥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颜氏家训》问世之前,即有马援的《戒兄子严、兄子荣书》、诸葛亮的《戒子书》、杜预的《家诫》等家教专篇,但是,家教专著的出现,当以《颜氏家训》为标志。

《颜氏家训》是一部思想混杂、瑕瑜互见的教育著作。在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上,它重视教育在人的后天养成和安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将教育的目标面向培养既能“修身”“为己”,又能“行道”“利世”的统治人才上面,同时,又将教育和学习作为“不为小人”,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取功名富贵,使人成为统治人民的“劳心者”的手段。在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上,它高度重视早期教育的重要意义,指出儿童“精神专利”,易于背诵经典,这一观点已为现代心理学关于儿童语言学习敏感期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关于爱子和教子相结合的思想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颜氏家训》又不放弃棍棒教育的主张,认为棍棒教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这又使其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思想具有封建专制主义的色彩。在士大夫教育上,《颜氏家训》对醉生梦死的贵游子弟进行了非常激猛的抨击和揭露,批评了远离现实的清谈派和食古不化的冬烘的恶劣学风,极力宣扬实学知识的价值,极力主张士大夫应该成为以《五经》为根的百科全书式的人才,重视为一般士大夫阶层所鄙视的“杂艺”和农业生产知识,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士大夫于“杂艺”和农业生产知识涉足太深,这说明《颜氏家训》依然没有冲出儒家轻视百工和农业生产,主张“君子不器”的思想樊篱。另外,其“少欲知足”、“无多言,无多事”、“虑祸养生”等主张,明显是一种贵柔守雌,明哲保身,求生图存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上,《颜氏家训》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

《颜氏家训》特别重视教育在保证个体生存中的重要作用,将教育的个体生存功能放在首位,而相应地忽视了教育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这是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的魏晋南北朝的政局在《颜氏家训》中的具体反映,表现了突出的时代特点。

《颜氏家训》不是以其深刻的思想立于教育名著之林的。它却内容丰富,结构完整,通篇“实话”,举凡立身、治家、处事、为学无不涉及,俨然是一部为人处世的百科全书。正如范文澜所言:“《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①。

《颜氏家训》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所以,王三聘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②从《颜氏家训》之多次重刻,虽历千余年而不佚,更可见其影响深远。

历代学者对《颜氏家训》评价很高。诸如:“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③“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④“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至辨析援证,咸有根据;自当启悟来世,不但可训思鲁、愍楚辈(即颜之推之子辈)而已”。^⑤“乃若书之传,以裒身,以范

①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第525页。

② 《古今事物考》二。

③ 袁宏等所记《庭帙杂录》下。

④ 陆奎勋《陆堂文集》三《训家恒语序》。

⑤ 沈揆《颜氏家训》,宋本跋。

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①“余观《颜氏家训》……其谊正,其意备,其为言也,近而不俚,切而不激。……足令顽秀并遵,贤愚共晓”。^②从这些历代学者对《颜氏家训》的评价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颜氏家训》对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附:颜之推传(北齐书文苑传)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也。九世祖含,从晋元东度,官至侍中、右光禄西平侯。父勰,梁湘东王绎镇西府谘议参军。世善周官、左氏学。

之推早传家业。年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

绎以为其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时论以此少之。

绎遣世子方诸出镇郢州,以之推掌管记。值侯景陷郢州,颜欲杀之,赖其行台郎中王则以获免,囚送建邺。景平,还江陵。时绎已自立,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后为周军所破,大将军李穆重之,荐往弘农,令掌其兄阳平公远书翰。值河水暴长,具船将妻子来奔,经砥柱之险,时人称其勇决。

显祖见而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颜被顾眄。天保末,从至天池,以为中书舍人,令中书郎段孝信将敕书出示之推;之推营外饮酒。孝信还,以状言,显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寝。河

① 《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序》。

② 清雍正二年黄叔琳刻《颜氏家训》,节钞本序。

清末,被举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寻迁通直散骑常侍,俄领中书舍人。帝时有取索,恒令中使传旨。之推禀承宣告,馆中皆受进止,所进文章,皆是其封署,于进贤门奏之,待报方出。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帝甚加恩接,顾遇逾厚,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将谏也,之推取急还宅,故不连署;及召集谏人,之推亦被唤入,勘无其名,方得免祸。寻除黄门侍郎。及周兵陷晋阳,帝轻骑还邺,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颙进奔陈之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甚纳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愿入陈,乃云:“吴士难信,不须募之。”劝帝送珍宝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齐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虽不从之推计策,犹以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

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

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有文三十卷、家训二十篇,并行于世。曾撰观我生赋,文致清远,其词曰:

仰浮清之藐藐,俯沈奥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内诸夏而外夷、狄,骤五帝而驰三王。大道寝而日隐,小雅摧以云亡,哀赵武之作孽,怪汉灵之不祥,旄头玩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漚、涧鞠成沙漠,神华泯为龙荒,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传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叶,颓世济之声芳。问我辰之安在,钟厌恶于有梁,养傅翼之飞兽,子贪心之野狼。初召祸于绝域,重发衅于萧墙,虽万里而作限,聊一苇而可航,指金阙以长铗,向王路而蹶张。勤王踰于十万,曾不解其搯吭,嗟将相之骨鲠,皆屈体于犬羊。武皇忽以厌世,白日黯而无光,既殒国而五十,何克终之弗康?嗣君听于巨猾,每凛然而负芒。自东晋之违难,寓礼乐于江、湘,迄此几于三百,左衽浹于四方,咏苦胡而永叹,吟微管而增伤。世祖赫其斯怒,奋大

义于沮、漳。授犀函与鹤膝，建飞云及鹖皇，北征兵于汉曲，南发饬于衡阳。

昔承华之宾帝，寔兄亡而弟及；逮皇孙之失宠，叹扶车之立。闲王道之多难，各私求于京邑；襄阳阻其铜符，长沙闭其玉粒，遽自战于其地，岂大勋之暇集。子既损而侄攻，昆亦围而叔袭；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行路弯弓而含笑，骨肉相诛而涕泣；周旦其犹病诸，孝武悔而焉及。

方幕府之事殷，谬见择于人群，未成冠而登仕，财解履以从军。非社稷之能卫，仅书记于阶闼，罕羽翼于风云。

及荆王之定霸，始讎耻而图雪，舟师次乎武昌，抚军镇于夏汭。滥充选于多士，在参戎之盛列，渐四白之调护，厕六友之谈说；虽形就而心和，匪馀怀之所说。

繫深宫之生贵，矧垂堂与倚衡，欲推心以厉物，树幼齿以先声；忤敷求之不器，乃画地而取名。仗御武于文吏，委军政于儒生。值白波之猝骇，逢赤舌之烧城，王凝坐而对寇，向栩拱以临兵。莫不变蜃而化鹄，皆自取首以破脑，将睥睨于渚宫，先凭陵于地道。懿永宁之龙蟠，奇护军之电扫，奔虏快其馀毒，縲囚膏乎野草。幸先主之无劝，赖滕公之我保，剟鬼录于岱宗，招归魂于苍昊，荷性命之重赐，衔若人以终老。

贼弃甲而来复，肆觜距之雕鸢，积假履而弑帝，凭衣雾以上天。用速灾于四月，奚闻道之十年！就狄俘于旧坏，陷戎俗于来旋。慨黍离于清庙，怜麦秀于空廛，鼗鼓卧而不考，景钟毁而莫悬；野萧条以横骨，邑阒寂而无烟。畴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翦焉，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深燕雀之馀思，感桑梓之遗虔，得此心于尼甫，信兹言乎仲宣。

西土之有众，资方叔以薄伐，抚鸣剑而雷咤，振雄旗而云罕；千里追其飞走，三载穷于巢窟；屠蚩尤于东郡，挂郅支于北阙。吊幽魂之冤枉，扫园陵之芜没，殷道是以再兴，夏祀于焉不忽。但遗恨于炎昆，

火延宫而累月。

指馀棹于两东,侍升坛之五让,钦汉官之复,赴楚民之有望。摄绛衣以奏言,忝黄散于官谤。或校石渠之文,时参柏梁之唱,顾甌瓿之不算,濯波涛而无量。属潇、湘之负罪,兼岷、峨之自王,既定以鸣鸾,修东都之大壮。惊北风之复起,惨南歌之不畅,守金城之汤池,转绛宫之玉帐,徒有道而师直,无名之抗。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炆,溥天之下,斯文尽丧。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蹈于涂而受掠。冤乘舆之残酷,矜人神之无状,载下车以黜丧,揜桐棺之葬。云无心以容与,风怀愤而悒悒;井伯饮牛于秦中,子卿牧羊于海上。留钏之妻,人衔其断绝;击磬之子,家缠其悲怆。

小臣耻其独死,实有媿于胡颜,牵痼疾而就路,策驽蹇以入关。下无景而属蹈,上有寻而亟攀,嗟飞蓬之日永,怅流梗之无还。

若乃五牛之旌,九龙之路,土圭测影,璇玑审度,或先圣之规模,乍前王之典故,与神鼎而偕没,切仙弓之永慕。

尔其十六国之风教,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咏图书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犹曩;每结思于江湖,将取弊于罗网。聆代竹之哀怨,听出塞之嘹朗,对皓月以增愁,临芳樽而无赏。

日太清之内衅,彼天齐而外侵,始蹙国于淮汴,遂压境于江浔,获仁厚之麟角,俊秀之南金,爰众旅而纳主,车五百以复临,返季子之观乐,释钟仪之鼓琴。窃闻风而清耳,倾见日之归心,试拂蓍以贞筮,遇交泰之吉林。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于东寻,乘龙门之一曲,历砥柱之双岑。冰夷风薄而雷响,阳侯山载而谷沉,俾挈龟以凭浚,类斩蛟而赴深,昏扬舲于分陕,曙结缆于河阴,追风飙之逸气,从忠信以行吟。

遭厄命而事旋,旧国从于采芑;先废君而诛相,讫变朝而易市。遂留滞于漳滨,私自怜其何已。谢黄鹄之回集,恋翠凤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对,空窃彦先之仕,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珥貂蝉而就列,执麾盖以入齿,款一相之故人,贺万乘之知己,祗夜语之见忌,宁

怀之足恃。谮言之矛戟 ,惕险情之山水 ,由重裘以胜寒 ,用去薪而沸止。

予武成之燕翼 ,遵春坊而原始 ;唯骄奢之是修 ,亦佞臣之云使。惜染丝之良质 ,情琢玉之遗祉 ,用夷吾而治臻 ,昵狄牙而乱起。

诚怠荒于度政 ,惋驱除之神速 ,肇平阳之烂鱼 ,次太原之破竹 ,寔未改于弦望。及都而升降 ,怀坟墓之沦覆 ,迷识主而状人 ,竟已栖而择木 ,六马纷其颠沛 ,千官散于奔逐 ,无寒瓜以疗饥 ,靡秋萤而照宿 ,讎敌起于舟中 ,胡、越生于辇毂。

壮安德之一战 ,邀文、武之馀福 ,尸狼籍其如莽 ,血玄黄以成谷 ,天命纵不可再来 ,犹贤死庙而恸哭。

乃诏余以典郡 ,据要路而问津 ,斯呼航而济水 ,郊乡道于善邻 ,不羞寄公之礼 ,愿为式微之宾。忽成言而中悔 ,矫阴疏而阳亲 ,信谄谋于公主 ,竟受陷于奸臣。曩九围以制命 ,今八尺而由人 ;四七之期必尽 ,百六之数湮屯。

予一生而三化 ,备荼苦而蓼辛 ,鸟焚林而铄羽 ,鱼夺水而暴鳞 ,嗟宇宙之辽旷 ,愧无所而容身。夫有过而自讼 ,始发蒙于天真 ,远绝圣而弃智 ,妄锁义以羁仁 ,举世溺而欲拯 ,王道郁以求申。既衔石以填海 ,终荷戟以入榛 ,亡寿陵之故步 ,临大行以逡巡。向使潜于草茅之下 ,甘为畎亩之人 ,无读书而学剑 ,莫抵掌以膏身 ,委明珠而乐贱 ,辞白璧以安贫 ,尧、舜不能荣其素朴 ,桀、纣无以污其清尘 ,此穷何由而至 ,兹辱安所自臻 ?而今而后 ,不敢怨天而泣麟也。

之推在齐有二子 :长曰思鲁 ,次曰楚 ,不忘本也。

之推集在 ,思鲁自为序录。

下 篇

《颜氏家训》解读



解析《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有关个人经历、思想、学识并对子孙进行告诫的古书,作者颜之推,分为七卷,二十篇。颜之推(公元531年——公元591年),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中国东部山东临沂北),先祖在东晋(公元317年——公元420年)时渡江,定居在建康。在后来侯景之乱时,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颜之推任散骑侍郎。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颜之推被俘,后来在北齐任官。此后在北周和隋任职。他的《颜氏家训》是在隋灭陈,即公元589年之后完成的。

颜之推士族出身,受儒家礼法影响,也信仰佛教。他博学多才,处事机敏,因而在多个在政权中任职,地位都很高。他的阅历异常丰富,这是他书中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书中虽然有些观点陈旧,但也有很多涉及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和议论,史料价值很高。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例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名著。这篇名著及作者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颜氏家训》的作者与琅琊祖籍

《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530—590),字子介,南北朝至隋初的门阀士族,著名诗人、教育家和散文家。祖籍琅琊临沂孝悌里,即今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方城镇诸满村。颜之推初仕梁元帝为散骑侍郎。江陵为西魏军所破,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以疾卒。

费县历史悠久,古称费国。素称“圣人化行之邦,贤人钟毓之地”。春秋时期,孔子的高徒宗圣曾参父子、笃圣闵子骞以及仲由、

原宪、淡台灭明等多名弟子都出生或生活在这里,成为儒家学道名区,后成为琅琊重地。三国时期,孔子第一大弟子复圣颜回的二十四世孙,也就是颜之推的十二世祖颜盛,由曲阜陋巷徙居于此,是为琅琊颜氏始祖。

据《颜氏家庙碑》记载:“魏有斐、盛,盛字叔台,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始自鲁居于琅琊临沂孝悌里。”又据《曲阜颜氏总谱·颜氏宗传总论》载:“琅琊颜氏之传,自复圣祖以下单传者二十二世,至二十三代祖敷公,乃有二子,曰斐、曰盛。裴公二子鲁、欢失传。自是之后,颜氏子孙皆盛之后矣。”

据费县“诸满”村名碑文载:“东汉尚书郎颜盛任徐州刺史时自鲁迁居于此,代传孝恭,其曾孙颜含尤以孝悌闻名,因号其居为‘孝悌里’,公元307年颜含随晋元帝南迁。北宋时诸葛氏迁入,改称诸满村。”历代史籍记载,均是如此。清乾隆《沂州府志》“费县目”载:“孝悌里,县东五十里朱(诸)满村。”光绪《费县志》载:“县东五十里诸满村,古琅琊之孝悌里也。《晋书》:颜含,字弘都,琅琊华人。临沂西境旧属华,临沂废后,华旧境又入费。北宋元祐右时,鲁公十一世孙安上犹居诸满村。《通志》、《府志》俱定诸满村为孝悌里。”明《陋巷志》、新编《陋巷志》、《颜真卿志》均载,古琅琊临沂孝悌里,即今山东省费县诸满村。

颜盛徙居琅琊孝悌里,传四世至颜含,颜含出仕后“补开阳令”,西晋灭亡,随元帝过江南下,宦绩在南京,为侨居江南的颜氏始祖。颜含传九世至颜之推。颜之推入隋仕于长安,又成为关中颜氏始祖。因此,颜盛不但是琅琊颜氏始祖,而且是南京、陕西等地乃至海内外的颜氏始祖。史书记载颜含为华县人,是因汉代孝悌里属华县(旧治在今费县方城镇古城里村,距孝悌里2公里)。其后人如刘宋颜延之、颜师伯,北齐颜见远、颜之推,甚至唐代颜师古、颜杲卿、颜真卿,均称自己为“琅琊临沂人”,皆因华县废后,孝悌后(诸满)一带曾隶属古临沂的缘故。因此,自颜盛之后的海内外颜氏后裔,其祖籍琅

琅琊孝悌里,皆为今山东费县诸满村。

颜盛及子孙多人卒后均葬于孝悌里(诸满村)西北1.5公里处,因称“颜林”,是为琅琊颜氏祖茔。颜之推六世孙颜杲卿、颜真卿殉国后,在祖茔建“二颜墓”。宋元祐六年,“诏沂州费县颜真卿墓载入祀典”。千百年来,远近颜氏族人均来此林祭祀。近年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颜氏后裔不断到山东费县祖居地寻根和到颜林祭祀。

琅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习染玄学而保持传统经学的少数高门士族之一。尤其是颜之推的九世祖颜含,以孝悌闻名全国,为颜氏家族奠定了后世发展基础。颜之推的祖父颜见远继承了这种家风,成为实属罕见的“为君死节、奋不顾身”的大臣。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为人风格严整,不求显达,以人品高尚闻名于世。颜氏家庭“世善《周官》、《左氏》”,是一个从学术到政治、社会行为都履行儒家传统的家族。颜之推继承了这一传统,少年时就不慕玄学,讨厌空谈。他钻研《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北齐书·颜之推传》),在传统经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为著撰《颜氏家训》奠定了基础。

《颜氏家训》的写作背景与动机

颜之推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士族势力由盛而衰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皇权振兴,南北一统的趋势日益明显。门阀士族虽然在社会上仍有较强的影响,但昔日的辉煌已经失去,只能凭借门第、婚嫁来标榜于世。皇室供助寒门势力牢牢掌握着大权,士族门阀不但不可能再跟皇帝分享最高统治权,而且往往因小事而惹来杀身灭门之祸。同时,佛、道二教在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成为士族依托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些因素对颜之推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上他一生坎坷,历仕梁、周、齐、隋四朝,做了三次亡国之人,“备荼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铄羽,鱼压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观我生赋》)。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谦虚自损的处世哲学占据

着重要地位。聪明颖悟,能方善辩,是颜之推的天赋,然而个人的出身、经历和严酷的社会现实,却逐渐形成和决定了他复杂的思想性格与缜密圆滑的处世态度。

颜之推和一般士大夫出身者一样,儒家忠孝仁义的信条是他的思想基础。但他从出生到二十四岁的成年,都一直生活在萧梁王朝,梁武帝好佛虔诚,又使他相信因果报应,想要“偕化黔首,悉入道场”(《家训·归心》),梁元帝崇玄的宣讲,他虽不感兴趣,但也确信“神仙之事,未可全诬”(《家训·养生》)。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也,反映在臣子对君主的态度上为“忠”,反映在子弟对父兄的态度上为“孝悌”。颜之推紧随梁元帝身边十馀年,受元帝的影响最深。元帝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当然深明“仁”的含义,可是为了争夺帝位,在侯景作乱台城被围时,虽拥兵二十馀万于城外,却不去认真解围救驾,反而去攻杀自己的同胞骨肉。台城初被围时,城中有男女居民十馀万,带甲之士两万馀;及城破以后,兵民幸存者仅两三千人。城外居民在侯景的蹂躏下,活下来却百无一二。以致萧梁王朝经过侯景之乱,广袤的江南“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元帝承圣三年,西魏军攻破江陵,将公私财物抢掠一空,又挑选江陵百姓十馀万口,分赏给将士作奴婢,驱归关中,剩下的小弱者全被杀掉,使江陵成了一座空城。所有这一幕幕人间惨剧,皆其亲眼目睹,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命朝不保夕,从而使他深感“人生难得”(《家训·归心》),“全身保性”(《家训·养生》)的重要。

颜之推看到,在梁朝全盛时期,王公贵族子弟大都没有学识和本领,看上去像神仙一样。可是一遇到考试选拔人才,就要雇人代替;一参加公卿宴会,就要请人代写诗篇。及至遇到变乱,由于体嫩力弱,往往只能坐着等死。即使幸存下来,而经过改朝换代,掌权授官的人已不是自己过去的亲戚或同伙,便什么门路也找不到了。至于

有学识和技艺的人,却随处都可以安居。如在战乱以后的俘虏中,虽是平民百姓,凡知书明礼的尚且可以为人师表,即令是历代世家权贵,不通晓文字的却只好供人驱使,或从此世代沦为奴隶。

出身望族、劫后余生、痛定思痛的颜之推深深感到,在这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动乱年代,如何设法使这个名门望族今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趋利避害、继续绵延,而且有所发展,不致日趋没落甚至沦为奴隶,正是他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这就是他所要撰写这部《家训》的动机和目的。

《颜氏家训》的主要版本与篇目大意

颜之推一生著作甚丰,有《文集》三十卷、《笔墨法》一卷、《稽圣赋》三卷、《征俗音字》五卷、《训俗文字略》一卷、《集灵记》二十卷、《急就章注》一卷、《还冤志》(又名《冤魂志》、《还冤记》)三卷。《颜氏家训》本不是他的主要著作,但因其他著作大多失传,存于世者仅《颜氏家训》。所以后世学者只好把《颜氏家训》作为他的代表作而加以研究。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始作于北齐。成书于隋朝。宋刊本七卷,明刊本二卷。共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子孙,兼论字画音训,考证典故,品第文艺。优秀版本有清赵曦明注,卢文弓召补注本。另外,今人王利器也撰写一部《颜氏家训集解》,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还有1991年由成都巴蜀书社出版发行,黄永年先生译注、许嘉璐先生审阅的《颜氏家训选择》本;1995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龙汉宸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读本《颜氏家训》,1997年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秦峰先生译注的《颜氏家训》,1999年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梁朝海译注的中华传世名著精华丛书《颜氏家训》等书。

《颜氏家训》的篇目大意是:

序致篇一 相当于自序,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撰述本书的宗旨和目的是将自己一生的经验和感受总结出来,传给后代。

教子篇二 主要阐述对士大夫子弟的教育问题。认为儿童的早

期教育如胎教、幼教十分重要。必须处理好教育和爱护的关系,父母对孩子的过分溺爱是有害的。教育孩子一定要有正确的立场,首先要重视品德教育。如果像北齐的一位士大夫以教儿学鲜卑语、弹琵琶来取悦公卿,换取富贵,那就悖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

兄弟篇三 认为兄弟之情是除父母、子女之外最为深厚的一种感情,兄弟之间的相亲相爱对于治家是十分重要的。并论述了可能影响兄弟友谊的一些因素和防范办法。

后娶篇四 引用大量事例说明对待妻子死亡后续弦之事一定要慎重。后娶之妻往往与前妻之子产生矛盾,导致骨肉分离、家庭破碎的悲剧,对此应当引以为戒。文中还反映了当时南北社会在续弦上的不同习俗。

治家篇五 主要探讨和总结了治家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认为治家必须自上而下,即要求子女做到的事,父母必须首先做到。治家要勤俭,宽严要适度,要有仁厚之风。对待子女的婚嫁必须有正确态度,不可贪荣求利。特别强调,治家要从点滴小事做起,不容稍有懈怠。

风操篇六 风操是指士大夫的门风节操。作者从传统经学出发,结合当时的实际,充分论述了对孝、名讳、称谓等流行风尚的看法。认为讲究门风节操是必需的,但是因此而废弃公务、不接庶物也是不可取的。所以作者反对一味崇古,主张“礼缘人情”而设。

慕贤篇七 慕贤,即仰慕贤才。年少初学应多接触有德行的君子,这样可潜移默化地陶冶自己的性情。对于有德有才之人,一定要多加礼敬和学习。还列举了当时认为有贤德的几位君子。并指出,不仅礼敬远贤,而且要礼敬近贤;不只是景仰古代的大圣大贤,更要仰慕当世的贤才。

勉学篇八 本篇是该书的著名篇章,内容特长,字数特多,道理重要。作者对当时士族子弟不务学业、凭门第而猎取高位的现状进行了抨击。他认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士、农、工、商、兵各行都是学问,不可轻视。无论哪个行业,学好了都可以安身立命。如果饱

食终日,无所作为,就难免家败人亡。作者还通过各种事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学习方法和观念,如主张人要博学,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的人都可以为师表;学习切忌自高自大、高谈阔论,要学以致用;学习要抓好早期教育,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等。

文章篇九 作者认为,文章之源出于《五经》,各类文章都有用途。但写文章不能像有些人物那样傲慢凌物,招致败损。好的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作者要求子女继承家风,文章典正,不从流俗。

名实篇十 讲的是名不符实的问题。与一般从哲学角度探讨名实关系不同,本篇是以现实生活来阐述二者关系的。指出,好的名声是靠自己“德艺周厚”、“修身慎行”而取得的。沽名钓誉,贪图虚名,而实际上做不到,这种虚名总归要败露。

涉务篇十一 涉务是指专心致力于世务,就是办实事的意思。经过东晋到南朝后期,门阀制度在南方已日趋没落,士族的子弟除摆空架子外,几乎全不能办实事,朝廷要办实事不得不转而借重士族看不起的庶族寒士。作者虽然也出身士族,但已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故专写此篇,对不办实事形同废物的士族子弟进行谴责。认为士大夫处世应有益于社会,不能整天高谈虚论,无论哪一种事务,只要精通了,既有益于国家,也有益于自身。

省事篇十二 省事,就是要省些事,有些事不该做,不必做。作者认为,保全家庭的方法之一就是不要多说话,不要多事,多说多败,多事多患。历史上有许多能言巧辩之徒,虽然得势于一时,终不负家败人亡。君子应当守道崇德,等待天命,不要不顾羞耻地去追求富贵。

止足篇十三 止足,一般指“知足”。这里既有要满足又要知止的意思。知止,就是说做官、积财都要有个限度,财富太多、官位太高都容易招来祸患,不如有个限度以平安过日子为好。作者认为,少欲知足是安身立命、保全门户的重要方法。他还用具体事例告诫子女谨慎做人。

诫兵篇十四 本篇并没有讲战争的性质,只是主张不要以习武事而取富贵。并列举了历史上姓颜的多以儒雅知名,而喜武的常无成就,甚至不得好结局,论证世习儒雅,保全法操,方可保全门户的主张。

养生篇十五 主要强调养生的方法可以有多种。真正的养生还必须注意避祸,必须将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的内外功夫结合起来。如果因傲物而受刑,因贪溺而取祸,那么再精于养生之术也是无用的。

归心篇十六 归心即是归于佛心,也就是虔诚地信佛。东晋南朝时期,佛教极为流行。当时人称佛教为内典,儒教为外典,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作者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援儒入佛,告诫子孙要克己从善,修身养性,以图来世。

书证篇十七 主要对经、史、文章所作的零星考证,共有47条,汇集成为《家训》中文字最长的一篇,约8000字。有的学者认为此篇系考证之学,应当另为一书。其实作者撰写本篇也意在告诫子孙,读书要广博,学问要精深,否则就会道致谬误而引耻笑。

言辞篇十八 主要讲述语言和音韵方面的内容。作者认为,各地语言、方言不同,自古已然,不足为怪。但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从小就要学会正确发音,这也是最基本的知识教育。他还告诫子女,对未经查证的事物,不要妄下断语。

杂艺篇十九 本篇指士大夫除了经、史、文章以外的其他技艺。讲到的有棋琴书画、骑射、算术、医学等都是一门技艺,对此须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以扩大知识面和增强技能。另外,还讲到了“人筮”是封建迷信,“六博”、“投壶”在唐宋以后就没有人玩了。

终制篇二十 终制即送终之制。作者深感家世衰败,骨肉离散的悲伤,预先叮嘱子女在自己死后薄葬,切勿奢华。子女要以立身扬名为重,不要悲伤过度而耽误前程。

《颜氏家训》的社会价值与影响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例宏大的家训。颜之推之前,虽然三国魏嵇康、西晋杜预,各有《家诫》,东晋陶渊明

有《责子》,南朝梁徐勉有《戒子书》,都属家训一类,但其卷帙都很小,影响也不大。《颜氏家训》一经问世,即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南宋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明朝王三聘在其《古今事物考》中均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颜之推以后,竞相模仿,逐渐多了起来,撰写家训一类著作,总共公开出版 117 种之多,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颜氏家训》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颜氏家训》所涉及的家庭教育理论及实际问题非常广泛、全面,纵观全书,颜之推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以儒学为核心的基本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教育中,颜之推尤其重视家庭伦理的培养。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是其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在教育基本理论上,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成材的重要因素。(2)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思想。颜之推不仅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而且对士大夫的教育状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批判当时士大夫存在的“不学无术,理论脱离实际,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的三大弊端”,是深刻而准确的。因此,他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人才培养的六条目标(见《涉务》篇)和从“德”与“艺”两方面着手,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如首先要勤奋读书,其次要学以致用;三是主张士大夫应向下层人民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这也是他教育思想中闪光的一面。具备“德艺周厚”的要求,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3)求实的家庭教育思想。由于官学的衰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家庭教育十分兴盛,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要从胎教开始。这与现代教育理论也是相吻合的。家教的关键是父母,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必须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切忌“无教而有爱”。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这也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的。颜之推还非常重

视家教中对子女技艺的教育,甚至对语言教育也很重视。最后,他还提出要教育子女有远大志向,要勤奋努力。颜之推本人一生虽未介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但他仍不失为我国六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思想教育教育家。他以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所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有许多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颜氏家训》对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和作者本人都具有重要意义。《颜氏家训》不仅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教育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而且还揭示了南朝时门阀士族走向全面腐败的史实。颜之推一生历仕南北朝,阅历深广。《颜氏家训》中叙事论人,列举出当时大量事例。这对研究南北朝诸史,可以提供一些可靠的参证和补充。范文澜说过,颜之推几乎钻研过所有知识,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写进了《颜氏家训》。比如他提出的文学主张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主张相类似;《书证篇》通篇是考证,范围既有书籍中的,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内容有草木鱼虫、山川村镇、文字形体、方言读音、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古今南北,无所不包,考证古书近30种;《言辞篇》就是音韵学的专论,对后代的音韵研究者来说,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宝贵的中国古代语音资料;他对天文和历法的研究颇有造诣,令人惊奇;《勉学篇》是他一生勤奋学习,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他的学识之所以如此渊博,正是他孜孜不倦学习的结果。这些都为历代族人和国人学习的典范。

《颜氏家训》最重要之处在于对颜氏后裔产生直接影响和对中国古代士大夫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据新编《陋巷志》载,颜之推的三个儿子颜思鲁、颜愍楚、颜游秦,四个孙子颜师古、颜相时、颜勤礼、颜育德,都很有名气。尤其是颜之推的嫡长孙颜师古,更是唐代最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和文学家。颜之推四世孙颜昭甫、五世孙颜元孙、颜维贞均属名家,六世孙有名的更多,尤其“颜氏三卿”——颜真卿、颜杲卿、颜春卿更为显赫。颜真卿受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谥号“文忠”;颜杲卿被封为常山公,谥号“忠节”,二人并称“双

忠”。唐建中改元时,鲁公子侄封男爵者就有八人。到宋、元、明三代,颜氏人才与声望均不及前,到清朝又出现一大批著名人物。宋代颜氏家藏的《家训》失传,只馀一残本。到明代后期,颜氏后裔颜如环,秉其父颜四会遗志,遍访各州郡学者,由山西到苏州,经过好多年,始求得两种版本,与家藏残本互相考校,使《家训》得以复全,于明正清十三年(公元1518年)冬重刻刊行,又兴盛于世。《颜氏家训》的兴—衰—兴,与颜氏人才的多—少—多,时间恰好相当,由此可清楚地看出《颜氏家训》在颜氏家教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从唐代开始,《颜氏家训》就有别本在颜氏家族之外流传。此后,宋、明、清历代都有刻本。本书的广泛流传,反映了书中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普遍性,适合于士大夫家庭教育。宋本沈揆跋中写到:“此书虽辞质义正,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世。至辨析援证,咸有根据。自当启悟来世,不但可训思鲁、愍楚(颜之推的两个儿子)而已。”正因该书始终贯穿了封建时代的儒家正统思想,为士大夫阶层提供了安身立命、治家处世的轨范。王钺在《读书残丛》中称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古代士大夫阶层对《颜氏家训》的基本评价。唐代之后的许多英雄人物如宋代的岳飞、文天祥等都受《颜氏家训》和颜氏“双忠”精神的影响。清末,费县籍民族英雄左宝贵(今属平邑),自幼《颜氏家训》在手,伴随终生,崇尚“双忠”,直至在朝鲜平壤捐躯,他生前连书法都是学习“颜体”。

《颜氏家训》对现代家庭教育仍有借鉴作用和指道意义。作为产生于六世纪的一部教育史和学术名著,《颜氏家训》不但适合于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而且其中所反映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现代教育也具有普遍的启迪意义。例如,书中强调做子女的必须勤奋务实,要靠自己的努力求实上进,不要整日游手好闲,蹉跎岁月;父母要在行动上为子女

做出表率,必须把子女的道德品质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不可贪图虚名,轻视体力劳动和各种技艺等。在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上所表达的思想也是弥足珍贵的:一是学无迟暮。历史上许多名人如荀子、公孙弘、朱云、皇甫谧等等,都是后学而成大家的榜样。二是博学和专精。学比不学好,博学比少学好。必须把博与精很好地结合起来。三是注重眼学,就是眼见为实。四是强调切磋。学习绝不是一个人自我封闭的过程,必须经常与人交流,方能打破自己的局限,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这些思想都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

应当看到,和一切古代典籍一样,《颜氏家训》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对有的问题的认识和论述甚至是错误的。如《教子篇》提出“上智不教而成”,《勉学篇》的“生而知之者上”,都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反映。《治家篇》中提出妇女只可“主中馈,惟事酒食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于蛊”,是作者完全继承了世俗中轻视妇女的传统偏见。还提到“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不见”,这种封建家长的棍棒教育法,显然不足为训。《归心篇》中,作者深信佛教的“三世说”和因果报应,以此为教,势必将人们导入宗教迷信的歧途。——等等,应当予以批判。由于作者生长于1400多年以前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思想受时代和阶级局限,作品部分内容表现上述局限也是不足为怪的。只要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剔除糟粕,吸收精华,本书对于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很有教益而值得一读的。

序致篇一

[解题]

序致,就是作者在开头叙说来表达他撰写家训的宗旨和目的。

所谓序,是序言;致,是表达。

[原文]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①,慎言检迹^②,立身扬名^③,亦已备矣。魏晋已来^④,所著诸子^⑤,理重事复,递相模教^⑥,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⑦。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⑧,业已整齐门内^⑨,提撕子孙^⑩。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⑪,则师友之诫^⑫,不如傅婢之指挥^⑬;止凡人之斗阨^⑭,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⑮。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⑯,犹贤于傅婢、寡妻耳^⑰。

[注释]

①诚孝:忠孝。

②检迹:检点行为。

③立身:立业。

④已来:即“以来”。

⑤诸子:原指先秦时代如儒家的《孟子》,道家的《老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之类。此指魏晋朝代以来的类似论著,如徐干《中论》、荀悦《申鉴》之类。

⑥教(xiào)通“学”。

⑦屋下架屋、床上施床:比喻重复建设而无用。

⑧轨物范世:此指为人处世作规范。

⑨业已:专门用来。

⑩提撕(s)本义是“拉”,引申为提醒、教诲。

⑪暴谑(xuè):胡闹嬉笑。

⑫师友:此指可以求教的良师益友。

⑬傅婢:富贵人家照管小孩的保姆。

⑭斗阨(xì):斗殴争吵。

⑮寡妻 指妻子。谕 使理解。

⑯汝曹 你们。

⑰贤 超过。

[译文]

那些圣贤的书籍 教诲人们要尽忠行孝 说话要谨慎 行为要检点 建功立业名声播扬 所有这些也都已讲得很周全而齐备了。魏晋以来 所作的一些子书 道理重复而内容因袭 一个接一个互相模仿学习 这好比屋下又架屋 床上又放床了。我如今之所以要再写这部《家训》 并非敢于给大家在办事为人处世方面作什么规范 而是专门用来整顿家风 教育子孙。同样的言语 因为是所亲近的人说出的就相信 同样的命令 因为是所佩服的人发出的就执行。禁止小孩的胡闹嬉笑 那师友的训诫 就不如阿姨的指挥 阻止俗人的打架争吵 那尧舜的教导 就不如妻子的劝解。我希望这《家训》能被你们所遵信 总还比阿姨、妻子的话来得贤明。

[原文]

吾家风教^① 素为整密^② 昔在韶齿^③ 便蒙诱诲。每从两兄^④ 晓夕温清^⑤ 规行矩步^⑥ 安辞定色 锵锵翼翼^⑦ 若朝严君焉^⑧。赐以优言^⑨ 问所好尚^⑩ 励短引长^⑪ 莫不恳笃^⑫。年始九岁 便丁荼蓼^⑬ 家涂离散^⑭ 百口索然^⑮。慈兄鞠养^⑯ 苦辛备至 有仁无威 导示不切。虽读《礼》、《传》^⑰ 微爱属文^⑱ 颇为凡人之所陶染^⑲。肆欲轻言^⑳ 不修边幅^㉑。年十八九 少知砥砺^㉒ 习若自然 卒难洗荡^㉓。二十已后 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㉔ 性与情竞^㉕ 夜觉晓非 今悔昨失 自怜无教 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㉖ 铭肌镂骨^㉗ 非徒古书之诫 经目过耳也。

故留此二十篇 以为汝曹后车耳^㉘。

[注释]

- ①风教：门风家教。
- ②整密：严肃周详。
- ③韶齿(tiáo chèn) 本义指儿童掉乳齿，长出恒齿，引申义指童年。
- ④两兄：指颜之仪、颜之善两兄弟。
- ⑤温清(qìng) 指孝子侍奉父母。温：温被使暖，清：扇席使凉。
- ⑥规行矩步：指行动规矩，举止端正。规本义是圆规，矩本义是直尺，引申为规矩礼仪法则。
- ⑦锵锵：通“跄跄”，步履有节的样子。翼翼：恭敬的样子。
- ⑧严君：通常指严父，此指尊严的君王。
- ⑨优言：优容勉励的话。
- ⑩好尚：指爱好崇尚。
- ⑪励：通“砺”。引：发扬。
- ⑫笃：忠实，此指确当的意思。
- ⑬丁：逢上。荼蓼(tú lì o)：本义是苦菜和野菜，此指父亲去世后家境困苦。
- ⑭家涂：家道。
- ⑮百口：大家人口，指家属。索然：萧索零落。
- ⑯鞠：抚养。
- ⑰《礼》、《传》：指《周礼》和《春秋左传》。
- ⑱属文：把字句联接(组合)起来做成文章，古人称为“属文”，而不叫“作文”。
- ⑲陶：熏陶。染：染习。
- ⑳肆：放纵。轻：轻率。
- ㉑不修边幅：比喻不注意衣着、仪容的整洁。边幅：布帛的边缘。
- ㉒砥砺(dǐ lì)：本指磨刀石，引申为磨砺。
- ㉓卒(cù)：同“猝”，突然，短暂间。
- ㉔心共口敌：指要用内心来控制，使嘴里不乱说。

②⑤性与情竞 本性善与情欲恶相争斗。

②⑥指 通“旨”，意旨，意愿志趣。

②⑦铭肌镂(lu)骨 形容体会深刻。铭、镂都是刻的意思。

②⑧为汝曹后车 提供给你们作为鉴戒的意思。

[译文]

我家的教风，向来严肃周密，我回忆在童年时，就受到诱导教诲。经常跟随两位兄弟，早晚孝顺侍奉双亲，言谈谨慎举止端正，言语安详神色平和，恭敬有礼待人大方，好似朝见尊严的君王。双亲优容勉励，问我们的爱好崇尚，磨去我们的瑕疵，引导我们的特长。都既恳切又确当。当我九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家道衰落，人口萧条。哥哥抚养我，竭尽辛劳，他有仁爱而少威严，引导启示不那么严切。我当时虽也诵读《周礼》、《春秋左传》，但又对写文章稍有爱好，多少受到社会世人的影响。欲望放纵，言语轻率，且不修边幅。到十八九岁，才稍加磨砺，只因习惯已成自然，短时间难于洗刷干净。直到二十岁以后，大的过错才较少发生，但还经常心是口非，善性与私情相矛盾，夜晚发觉清晨的错误，今天悔恨昨天犯下的过失，自己常叹息由于缺乏教育，以至于此。回想起平生的意愿志趣，体会深刻，不比那光阅读古书上的训诫，只是经过一下眼睛耳朵而已。所以写下这二十篇文字，给你们作为鉴戒。

教子篇二

[解题]

教子，一看便知是教育子女，但如何教育子女，怎样教育子女成人及成材，则是古往今来家庭里的大问题。

[原文]

上智不教而成 ,下愚虽教无益 ,中庸之人^① ,不教不知也。古者圣王 ,有“ 胎教 ”之法^② ,怀子三月 ,出居别宫 ,目不斜视 ,耳不妄听 ,音声滋味^③ ,以礼节之。书之玉版^④ ,藏诸金匱^⑤。生子咳唌^⑥ ,师保固明孝仁礼义^⑦ ,导习之矣。凡庶纵不能尔^⑧ ,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 ,便加教诲 ,使为则为 ,使止则止 ,比及数岁^⑨ ,可省笞罚^⑩。父母威严而有慈 ,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注释]

①中庸之人 :普通人 ,除“ 上智、下愚 ”以外的平常人。

②胎教 :古人认为胎儿在母体中能够受孕妇的言行的感化 ,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 ,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 ,叫“ 胎教 ”。

③音声 :古人称音乐为音声。

④书之玉版 :写在玉版上。书 :写。

⑤金匱 :金属制造的柜子。匱是“ 柜 ”的古字。

⑥咳唌(hái tí) :即“ 孩提 ” ,指幼儿。

⑦师保 :“ 师 ”和“ 保 ”都是先秦时教育贵族子弟的官。

⑧尔 :如此 ,这样。

⑨比 :及 ,等到。

⑩笞(ch) :鞭打 ,杖击。

[译文]

上智的人不用教就能成才 ,下愚的人即使教也不起作用 ,只有中庸的绝大多数普通人要教育 ,不教就不知。古时候的圣王 ,有“ 胎教 ”的做法 ,怀孕三个月 ,出去住到别的好房子里 ,眼睛不能邪视 ,耳朵不能乱听 ,听音乐吃美味 ,都要按照礼义加以节制 ,还得把这些写到玉版上 ,藏进金柜里。到胎儿出生还在幼儿时 ,担任“ 师 ”和“ 保 ”

的人,就要讲解孝、仁、义,来引导学习。普通老百姓家纵使不能如此,也应在婴儿识人脸色、懂得喜怒时,就加以教导训诲,叫做就得做,叫不做就得不得,等到长大几岁,就可省免鞭打惩罚。只要父母既威严又慈爱,子女自然敬畏谨慎而有孝行了。

[原文]

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①,恣其所欲^②,宜诫翻奖,应呵反笑^③,至有识知^④,谓法当尔。骄慢已习^⑤,方复制之,捶撻至死而无威^⑥,忿怒日隆而增怨^⑦,逮于成长,终为败德^⑧。孔子云:“少成若天性^⑨,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⑩:“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

[注释]

①运为:即“云为”,行为。

②恣(zì):任凭,放纵。

③呵(h):呵斥、大声呵斥。

④有识知:指懂了事。识知,即知识。

⑤骄慢:骄傲怠慢。

⑥撻(tà):用鞭或杖打。

⑦忿(fèn):同“愤”。

⑧败德:败坏的品德。

⑨少成:从小养成的习惯。天性:人出生就具有的本性。

⑩谚(yàn):谚语。

[译文]

我见到世上那种不讲教育而只有慈爱的,常常不以为然。要吃什么,要干什么,任凭孩子开口,该训诫时反而夸奖,该呵斥时反而欢笑,等孩子懂了事时,还认为道理本来如此。到骄傲怠慢已成习惯,才去制止,那就纵使敲打得再狠毒也树立不起威严,愤怒得再厉害也

只会增加怨恨,直到长大成人,终于养成败坏的品德。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就像天性,习惯了的也就成为自然。”是很有道理的。俗话说:“教媳妇要在初来时,教儿女要在婴孩时。”这话确实有道理。

[原文]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呵怒伤其颜色^①,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②。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③?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④?诚不得已也!

.....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⑤;骨肉之爱,不可以简^⑥。简则慈孝不接^⑦,狎则怠慢生焉^⑧。

[注释]

①重:难,不愿意。颜色:脸色,神色。

②楚:古代用的刑杖叫楚,引申为用刑杖打人。

③针艾:针灸(jī),针灸用针刺,用艾熏灼。

④骨肉:旧时习惯把子女说成是父母的亲骨肉。

⑤狎(xiá):因亲近而极度不庄重。

⑥简:简慢。

⑦慈孝不接:父要慈,子要孝,慈孝不接,是说慈和孝不能会合,也就是慈和孝都做不好。接:会合。

⑧怠(dài):懈怠。

[译文]

普通人不能教育好子女,也并非要把子女推进罪恶的泥坑,只是不愿意使他因呵斥而神色沮丧,不忍心使他因挨打而肌肤痛苦。这该用生病来作比喻,岂能不用汤药、针艾来救治吗?还该想一想那认真督促训诫的,难道愿意对亲骨肉刻薄凌虐吗?实在是不得已啊!

.....

父子之间要讲严肃,而不可以轻忽;骨肉之间要有爱,但不可以简慢。简慢了就慈孝都做不好,轻忽了怠慢就会产生。

[原文]

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使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①。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

齐朝有一士大夫^②,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③,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④,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注释]

①顽鲁:愚笨。矜(jīn):同情。

②齐朝:指北齐朝代。

③书疏:奏疏、信札之类。

④鲜卑语:自北魏以来北朝的大臣显贵多系鲜卑族,所以当时有些人因懂鲜卑语能和达官显贵们接近而自鸣得意。弹琵琶:琵琶当时是中亚流行的乐器,在北齐,中亚的乐舞颇受显贵们欢迎,因而会弹琵琶也就成为时髦的特长。

[译文]

人们爱孩子,很少能做到公平,从古到今,存在这种毛病的可多得很。其实俊秀的固然引人喜爱,愚笨的也应该加以怜悯。那种有偏爱的家长,即使是想对他好,却反而会给他招祸殃。.....

北齐有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个儿子,已有十七岁,很会写奏札,教他讲鲜卑语、弹奏琵琶,差不多都学会了,凭这些来服侍三公九卿,再没有不被宠爱的,这也是紧要的事情。”我当时低头没有回

答。奇怪啊 ,这样教育儿子 ! 如果用这种办法当梯子 ,做到卿相 ,我也不愿让你们去干的。

兄弟篇三

〔 解题 〕

从前 ,一对夫妻往往会生好几个孩子 ,在古代封建社会里讲什么 “多子多福”、“五男二女”等等 ,所以兄弟姊妹多 ,因而兄弟之间如何相处得好 ,自然也就成为《家训》里的一个重要内容。今天看来对于朋友之间如何相处 ,这里所说的某些道理仍可借鉴。

〔 原文 〕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 ,有夫妇而后有父子 ,有父子而后有兄弟 ,一家之亲 ,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 ,至于九族^① ,皆本于三亲焉 ,故于人伦为重者也 ,不可不笃^②。

〔 注释 〕

①九族 :九代。从自身算起 ,加上父、祖、曾祖、高祖 ,以下的子、孙、曾孙、玄孙一共九代叫九族。

②笃 :诚实 ,这里是认真对待的意思。

〔 译文 〕

有了人群而后有夫妻 ,有了夫妻而后有父子 ,有了父子而后有兄弟 ,一个家庭里的亲人 ,就有这三种关系。由此类推 ,直推到九族 ,都是原本于这三种亲属关系 ,所以在人伦中极为重要 ,不能不认真对待。

〔 原文 〕

兄弟者 ,分形连气之人也^①。方其幼也 ,父母左提右

挈^② ,前襟后裾^③ ,食则同案^④ ,衣则传服^⑤ ,学则连业^⑥ ,游则共方^⑦ ,虽有悖乱之人^⑧ ,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⑨ ,各妻其妻 ,各子其子 ,虽有笃厚之人 ,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⑩ ,则疏薄矣^⑪ 。今使疏薄之人 ,而节量亲厚之恩^⑫ ,犹方底而圆盖 ,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⑬ ,不为旁人之所移者 ,免夫^⑭ !

[注释]

①分形连气 指兄弟形体分开而气质相连的意思。

②挈(qiè) 提携。

③襟 :古人穿长衣的前幅叫襟。

④案 :类似桌子的木制品。

⑤传服 :衣服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接着穿 ,故称。

⑥连业 指兄弟共用一个课本。业 ,先秦时代本指书写经典的大版 ,相当今课本。

⑦共方 :去同一个地方。

⑧悖乱 荒谬乱来。

⑨壮 :古人以 30 岁称壮。

⑩娣姒(dì sī) :古人称兄妻为娣 ,弟妻为姒 ,后来也称为“妯娌”。

⑪疏 疏远。薄 淡薄 ,欠亲密。

⑫节量 :节制度量。

⑬友悌 友爱兄弟和敬爱兄长。

⑭旁人 此指妻子。

[译文]

兄弟 ,是形体虽分而气质相连的人。当他们幼小的时候 ,父母左手牵右手携 ,拉前襟扯后裙 ,吃饭同桌 ,衣服递穿 ,学习用同一册课本 ,游玩去同一处地方 ,即使有荒谬胡乱来的 ,也不可能不相友爱。等到进入壮年时期 ,各有各的妻 ,各有各的子 ,即使是诚实厚道的 ,感

情上也不可能不打折扣。至于妯娌比起兄弟来,就更疏远而欠亲密了。如今让这种疏远欠亲密的人,来掌握亲厚不亲厚的节制度量,就好比那方的底座要加个圆盖,必然是合不拢了。这种情况只有十分敬爱兄长和仁爱兄弟,不被妻子所动摇的才能避免出现啊!

[原文]

二亲既歿^①,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②,爱先人之遗体^③,惜己身之分气^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际,异于他人,望深则易怨^⑤,地亲则易弭^⑥。譬犹居室,一穴则塞之,一隙则涂之,则无颓毁之虑,如雀鼠之不恤^⑦,风雨之不防,壁陷楹沦^⑧,无可救矣。仆妾之为雀鼠,妻子之为风雨,甚哉!

[注释]

①歿(m) 死亡。

②响:回声。

③先人:指去世的父母。遗体:死者的躯体。

④己身之分气:指兄弟,自身和兄弟是同气所分。

⑤望深:要求过高。

⑥弭(m) 消除隔阂。

⑦雀鼠:这里把雀和鼠作为毁坏居室的代表动物。

⑧楹:厅堂前的柱子。沦:本是没落,此作摧折。

[译文]

双亲已经去世,留下兄弟相对,应当既像形和影,又像声和响,爱护先人的遗体,顾惜自身的分气,除了兄弟还能挂念谁呢?兄弟之间,与他人可不一样,要求高就容易产生埋怨,而关系亲就容易消除隔阂。譬如住的房屋,出现了一个漏洞就堵塞,出现了一条细缝就填补,那就不会有倒塌的危险;假如有了雀鼠也不忧虑,刮风下雨也不

防御,那么就会墙崩柱摧,无从挽回了。仆妾比那雀鼠,妻子比那风雨,怕还更厉害些吧!

[原文]

兄弟不睦^①,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②;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③,谁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④;人或将数万之师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亲也^⑤!

[注释]

①睦 和睦。

②群从(z ng) 族里的子侄辈分的人。

③行路 过路的陌生人。踏(jí) 践踏。蹈(d o) 踩上。

④能多 指能交“天下之士”为数多。不能少 兄为数少。

⑤能疏 数万之师和己疏。不能亲 指“失恩子弟”。

[译文]

兄弟若不和睦,子侄就不相爱;子侄若不相爱,族里的子侄辈就疏远欠亲密,族里的子侄辈疏远不亲密,那僮仆就成仇敌了。这样,即使走在路上的陌生人都会踏他的脸踩他的心,那还有谁来救他呢?世人中有的能结交天下之士并做到欢爱、却对兄长不尊敬的人存在,这怎么能做到多而不能对待少啊;世人中又有能统率几万大军并得其死力、却对弟弟不恩爱的,这又怎么能疏而不能做到对弟亲呢!

[原文]

娣姒者,多争之地也。使骨肉居之^①,亦不若各归四海^②,感霜露而相思^③,伫日月之相望也^④。况以行路之人^⑤,处多争之地,能无间者鲜矣^⑥。所以然者,以其当公务而执

私情^⑦，处重责而怀薄义也。若能恕己而行^⑧，换子而抚，则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于事父，何怨爱弟不及爱子乎^⑨？是反照而不明也^⑩！

.....

[注释]

①骨肉居之：指亲姊妹成为妯娌的。

②各归四海：比喻离得远一些。

③感霜露而相思：据《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④伫(zhù)：久立而等待。

⑤行路之人：指做妯娌的本来素不相识，等于行路的陌生人。

⑥间(jiàn)：本义空隙，引申为嫌隙。

⑦当公务：指兄弟同住在一起的大家庭办事。执私情：指妯娌各顾自己的小家室。

⑧恕：宽恕，原谅。

⑨怨爱弟不及爱子：这是指为弟的怨兄爱弟比不上爱子。

⑩反照：对着镜子照看，是指把“事兄不同事父”和“爱弟不及爱子”对照着看。

[译文]

妯娌之间，纠纷最多。即使骨肉亲姐妹成为妯娌，也不如距离得远一点，好感受霜露而相思，等待日子来相会。何况本如走在路上的陌生人，却处在多纠纷之地，能做到不生嫌隙的实在太少了。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办的是大家庭的公事，却都要顾自己的私利，担子虽重却少讲道义。如果能使自己宽恕原谅对方，把对方的孩子像自己的那样爱抚，这类灾祸就不会发生了。

人在侍奉兄长时，不应等同于侍奉父亲，那为什么埋怨兄长爱弟

弟时不如爱儿子呢？这就是没有把这两件事对照起来看明白啊！

.....

后娶篇四

[解题]

古代封建社会奉行夫权思想，男子妻亡后可以再娶，即所谓“后娶”。再婚后如何对待非亲生子女等问题就出现了。

[原文]

吉甫，贤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贤父御孝子，合得终于天性，而后妻间之，伯奇遂放^①。曾参妇死^②，谓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骏丧妻^③，亦谓人曰：“我不及曾参，子不如华、元^④。”并终身不娶。此等足以为诫。其后假继惨虐孤遗^⑤，离间骨肉^⑥，伤心断肠者何可胜数^⑦。慎之哉！慎之哉！

[注释]

①吉甫：尹吉甫是周宣王时大臣，伯奇是他的儿子，传说伯奇母死，尹吉甫娶后妻不贤，对尹吉甫说：“伯奇见妾美，有邪念。”尹吉甫不信，这后妻就弄个蜂放在衣领上，叫伯奇替她捉，尹吉甫远看误认为伯奇行动不轨，把他放逐出去。见《琴操·履霜操》。

②曾参(sh n)：春秋末年人，孔子的学生，以孝著称。

③王骏：西汉成帝时大臣，传附见《汉书·王吉传》。

④华、元：曾华、曾元，曾参的二个儿子。

⑤假继：假母、继母，都是后母的意思。孤遗：前妻留下的孩子，

因为已失去生母 ,所以也可称“孤”。

⑥离间骨肉 指后母挑拨前妻之子和其生父使之不睦。

⑦断肠 形容极其悲痛。胜(sh ng)数 数得清。

[译文]

吉甫 ,是贤父。伯奇 ,是孝子。以贤父来对待孝子 ,应该是能够一直保有父与子之间慈孝的天性 ,但是由于后妻的挑拨离间 ,儿子伯奇就被放逐。曾参的妻死去 ,他对儿子说 :“我比不上吉甫 ,你也比不上伯奇。”王骏的妻死去 ,他也对人说 :“我比不上曾参 ,我的儿子比不上曾华、曾元。”曾参与王骏两位后来都终身没有再娶。这些故事都足以引为鉴诫。后世那些做后母的虐待孤儿 ,离间前妻之子和其生父的骨肉之情 ,弄得伤心断肠的多得数不清。对此要小心啊 ! 对此要小心啊 !

[原文]

江左不讳庶孽^① ,丧室之后^② ,多以妾媵终家事^③。疥癬蚊蚋^④ ,或未能免 ;限以大分^⑤ ,故稀斗阅之耻^⑥。河北鄙于侧出^⑦ ,不预人流^⑧ ,是以必须重娶 ,至于三四 ,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与前妇之兄^⑨ ,衣服饮食爰及婚宦^⑩ ,至于士庶贵贱之隔^⑪ ,俗以为常。

[注释]

①江左 江东。庶孽 :旧时指小老婆所生之子。

②室 家室 ,大老婆主持家室 ,故把大老婆称为室。

③安媵(yìng) :春秋时诸侯之女出嫁 ,必须有宗室之妹及侄女等陪嫁 ,叫妾媵 ,也叫媵。后来广义的妾媵则成为大老婆以外婢妾等的通称。

④蚋 吸家畜血的小昆虫 ,和蚊虽都有害但终不成大殃。这里比喻无关紧要容易处理好的细小纠纷。

⑤大分(fèn):重大的名分,这里指大老婆与小老婆名分不同。“分”即名分。

⑥耻:指可耻的太不像话的事情。

⑦侧出:即庶生,指小老婆所生之子。

⑧预,参预,进入。人流:指有身份的人之行列。

⑨后母之弟:后母所生之子,对前母所生之子来说是弟。

⑩爱及:以及。婚宦:婚姻和做官。

⑪士庶:士族和庶族。当时士族和庶族不能通婚。

[译文]

江东不避忌庶妾,大老婆死了以后,多由小老婆把家事接管下去。细小的纠纷,有时本来未能免除,但限于名分,打架争吵等太不像话的事情就很少见。河北鄙视小老婆,不让小老婆进入有身份人的行列,所以必须妻亡重娶,甚至重娶三四次,这样,后母年龄有时比大的儿子还小。后母生的孩子(弟弟)和前妻生的孩子(兄长),在衣服饮食以及婚姻仕宦做官上的差异,甚至会有士庶贵贱之间隔,而世俗对此现象习以为常。

[原文]

身没之后^①,辞讼盈公门^②,谤辱彰道路^③,子诬母为妾^④,弟黜兄为佣^⑤,播扬先人之辞迹^⑥,暴露祖考之长短^⑦,以求直己者^⑧,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佞妾^⑧,以一言陷人者众矣,况夫妇之义^⑩,晓夕移之^⑪,婢仆求容^⑫,助相说引^⑬,积年累月^⑭,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注释]

①没:通“歿”,死亡。

②辞讼:也作“词讼”,诉讼。公门:衙门、官署。

③彰:昭彰。公开。

④子 此指前妻之子。母 此指后母。

⑤弟 此指后母之子。黜(chù) 贬斥。兄 此指前妻之子。佣：佣保 雇佣的仆役。

⑥辞 言语。迹 字迹。

⑦祖考 已去世之父叫考 祖考 指已去世之祖。长短 是非 好坏。

⑧直己 使自己有理。

⑨佞(nìng) 用花言巧语谄媚他人。

⑩义 情义。

⑪移 改变 动摇。

⑫容 欢悦。

⑬说(shuì) 劝说别人使别人相信自己的话。引 引诱。

⑭积年累月 指日子过久了。

[译文]

到本人死亡之后，家里的人为诉讼跑穿了公门，把诽谤污辱的言语嚷到大路上，前妻之子诬蔑后母为小老婆，后母之子贬斥前妻之子为仆役。宣扬先人的言词字迹，暴露祖考的是非好坏，使自己变得很有道理似的，经常可以见到，真可悲啊！从古以来的奸臣佞妾，用一句话来害人的多得很呢。何况凭夫妇的情义，早晚想办法来改变男人的心意，而婢仆为了讨主子的欢心，帮着劝说引诱，日子一久，怎么还有孝子呢？对此不可以不畏惧。

[原文]

凡庸之性，后夫多宠前夫之孤^①，后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妇人怀嫉妒之情^②，丈夫有沉惑之僻^③，亦事势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与我子争家，提携鞠养，积习生爱^④，故宠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学婚嫁^⑤，莫不为防焉，故虐之。异姓宠则父母被怨^⑥，继亲虐则兄弟为仇^⑦，家有此者，皆门户之祸也^⑧。

[注释]

- ①后夫 妇女再婚的新夫叫后夫。
- ②嫉(jí)妒 妒忌。
- ③沉惑 沉迷 此指丈夫沉迷于妻的美色。僻 邪僻 不正的行为。
- ④积习 天长日久相承的习惯。
- ⑤宦学 指做官与学业。
- ⑥异姓 指前夫之子姓不同后夫。
- ⑦继亲 指继母 即后母。
- ⑧门户 家门 家庭。

[译文]

一般平庸人的习性 ,后夫多数宠爱前夫的孤儿 ,后妻必定虐待前妻的孩子。这不仅因为妇人心怀妒忌 ,丈夫沉迷女色 ,也是事态促使如此。前夫的孤儿 ,不敢和我的孩子争夺家业 ,将他提携抚养 ,天长日久自然生爱 ,因而宠爱他 ;前妻的孩子 ,常常居于自己所生孩子之上 ,无论学业做官婚姻嫁娶 ,没有不需防范的 ,因而虐待他。异姓之子受宠则父母遭怨恨 ,后母虐待前妻之子则兄弟成仇敌 ,家庭里发生这类事情 ,都是门户的祸殃。

治家篇五

[解题]

怎样把家管理好 ,从古到今都重视。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参在《大学》里提出 :“齐家治国平天下。”颜之推在《治家篇》里提出 :“施而不奢 ,俭而不吝。”应宽猛结合 ,不应让夫人干政 ,不应杀害女婴 ,不应买卖婚姻 ,不应损坏书籍 ,不应相信巫术等等。

〔原文〕

夫风化者^①，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②，夫义而妇陵^③，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④，非训导之所移也。

〔注释〕

①风化：指教育感化。

②傲：傲慢，轻慢。

③陵：以下侮上。

④戮(lù)：杀。摄：通“慑”，使之害怕。

〔译文〕

教育感化这件事，是从上向下推行的，是从先向后施行影响的。所以父不慈就子不孝，兄不友爱就弟不恭敬，夫不仁义就妇不温顺了。至于父虽慈而子要逆，兄虽友爱而弟要傲慢，夫虽仁义而妇要欺侮，那就是天生的凶恶之人，要用刑罚杀戮来使他畏惧，而不是用训诲诱导能改变的了。

〔原文〕

答怒废于家^①，则竖子之过立见^②；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③。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孔子曰^④：“奢则不孙^⑤，俭则固^⑥。与其不孙也，宁固。”又云^⑦：“如有周公之才之美^⑧，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⑨。”然则可俭而不可吝已。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

〔注释〕

①废：不用。

②竖(shù)子 童仆。

③中(zhōng) 合适、确当。措 安放。

④孔子曰 此句见于《论语·述而》。

⑤孙 同“逊” 逊让。

⑥固 固陋,见识短浅。

⑦又云 此句见于《论语·秦伯》。

⑧周公 周武王之弟周公旦,辅佐周成王灭掉殷商残余势力,相传是位多才多艺的贤人。

⑨其余 指骄和吝以外的那点才。不足观 不值得称道。已 通“矣”,相当语气词“了”。

[译文]

家里没有人发怒、不用鞭打,那童仆的过错就会马上出现,刑罚用得的确当,那老百姓就无所措手足。治家的宽和猛,就好比治国一样。

孔子说:“奢侈了就不逊让,节俭了就固陋。与其不逊让,宁可固陋。”又说:“如果有周公那样的才那样的美,但只要他既骄且吝,余下的也就不足观了。”这样说来是可以俭省而不可以吝啬了。俭省,是合乎礼的节省,吝啬,是对困难危急也不体恤。当今常有讲施舍就成为奢侈,讲节俭就进入到吝啬。如果能够做到施舍而不奢侈,俭省而不吝啬,那就很好了。

[原文]

生民之本^①,要当稼穡而食^②,桑麻以衣^③。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④,埭圈之所生^⑤。爰及栋宇器械^⑥,樵苏脂烛^⑦,莫非种植之物也^⑧。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⑨,但家无盐井耳^⑩。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贍衣食^⑪。江南奢侈^⑫,多不逮焉。

[注释]

①生民 :人民。

②稼 播种庄稼。穡(sè) :收获谷物。

③桑麻以衣 :古代种桑养蚕织绢供富家做衣 ,普通人做衣服是种麻织麻布。明朝才用棉花布做衣服。

④豚(tún) :小猪。善 通“膳”。

⑤埽(shí) 墙壁上挖洞做成的鸡窠。圈(juàn) 猪或羊的畜栏。

⑥栋宇 本指房屋的正梁 ,此指房屋。

⑦樵苏 本指打柴割草 ,此指柴草。

⑧殖 通“植”。

⑨为生之具 :生活必须的东西。

⑩盐井 :是说“家无盐井” ,即不能产盐之意。

⑪贍(shàn) :供给。

⑫江南 :江左 ,长江以南的泛称。

[译文]

人民生活最根本的事情 ,是要播收谷物而食 ,种植桑麻而衣。所贮藏的蔬菜果品 ,是果园场圃之所出产 ;所充膳的鸡猪 ,是鸡窝猪圈之所畜养。还有那房屋器具 ,柴草蜡烛 ,没有不是靠种植的东西来制造的。那种能保守家业的 ,可以关上门而生活必需品都够用 ,只是家里没有口盐井而已。如今北方的风俗 ,都能做到省俭节用 ,温饱就满意了。江南一带地方奢侈 ,多数比不上北方。

[原文]

世间名士^① ,但务宽仁 ,至于饮食饷馈^② ,僮仆减损 ,施惠然诺 ,妻子节量 ,狎侮宾客^③ ,侵耗乡党^④ ,此亦为家之巨蠹矣^⑤。

.....

裴子野有疏亲故属饥寒不能自济者^⑥,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⑦,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邺下有一领军^⑧,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朝夕每人肴膳^⑨,以十五钱为率^⑩,遇有客旅^⑪,更无以兼。后坐事伏法^⑫,籍其家产^⑬,麻鞋一屋,弊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南阳有人^⑭,为生奥博^⑮,性殊俭吝。冬至后女婿谒之^⑯,乃设一铜瓯酒^⑰,数膋獐肉^⑱,婿恨其单率^⑲,一举尽之,主人愕然^⑳,俯仰命益^㉑,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兄遂杀弟。

妇主中馈^㉓,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㉔,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㉕。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㉖,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㉗,以致祸也。

[注释]

①名士:知名的文人。

②饔:用食物招待。馈:用食物赠送。

③宾客:客人,也指食客。

④侵耗:侵蚀损耗。乡党:乡邻。

⑤蠹(dù):本指蛀虫,引申为侵蚀国与家的人和事。

⑥裴子野:南朝萧梁文士,以孝行著称。

⑦石: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

⑧邺下:指邺,在今河南临漳,北齐的都城。

⑨肴(yáo)膳:此通指饭菜。

⑩率(lù):标准。

⑪客旅:前来投靠或路过的宾客。

⑫坐事:因事,指因事被判罪的事。伏法:因犯法被处死刑。

⑬籍:即籍没,登记并没收财产。

- ⑭南阳 :当时郡名 ,治所宛县 ,即今河南南阳。
- ⑮奥博 :深藏广蓄。
- ⑯冬至 :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
- ⑰瓠 :瓦器 ,此指酒器。
- ⑱臠(luán) :切成块的肉。獐(zhāng) :鹿科动物 ,其肉可食。
- ⑲单率 :单薄简率 ,不丰盛。
- ⑳主人 :指这个南阳人。愕(è)然 :突然一惊。
- ㉑俯仰 :随宜应付。
- ㉒郎 :旧时称富家男青年。相当后来的“少爷”。
- ㉓中馈 :家中饮食之事。
- ㉔事 :从事。
- ㉕干蛊(gǔ) :只是干事情的意思。
- ㉖君子 :此指妇女的丈夫。
- ㉗牝(pìn) :母鸡晨鸣。含不祥之兆之意。牝鸡 ,即母鸡。

[译文]

世上的名士 ,但图宽厚仁爱 ,却弄得待客馈送的饮食 ,被僮仆减损 ,允诺资助的东西 ,被妻子克扣 ,轻侮宾客 ,刻薄乡邻 ,这也是治家的大祸害。

.....

裴子野有远亲故旧饥寒无力自救的 ,都收养下来。家里一向清贫 ,有时遇上水旱灾 ,用二石米煮成稀粥 ,勉强让大家都吃上 ,自己也亲自和大家一起吃 ,从没有厌倦。京城邺下有个领军大将军 ,贪欲积聚得实在够狠 ,家僮已有了八百人 ,还发誓凑满一千 ,早晚每人的饭菜 ,以十五文钱为标准 ,遇到客人来 ,也不增加一些。后来犯事处死 ,籍册没收家产 ,麻鞋有一屋子 ,旧衣藏几个库 ,其余的财宝 ,更多得说不完。

南阳地方有个人 ,深藏广蓄 ,性极吝啬 ,冬至后女婿来看他 ,他只给准备了一铜瓠的酒 ,还有几块獐子肉 ,女婿嫌太简单 ,一下子就吃

尽喝光了。这个人很吃惊,只好勉强对付添上一点,这样添过几次,回头责怪女儿说:“某郎太爱喝酒,才弄得你老是贫穷。”等到他死后,几个儿子为争夺遗产,因而发生了兄杀弟的事情。

妇女主持家中饮食之事,只从事酒食衣服并做得合礼而已,国不能让她过问大政,家不能让她干办正事。如果真有聪明才智,见识通达古今,也只应辅佐丈夫,对他达不到的做点帮助。一定不要母鸡晨鸣,招致祸殃。

[原文]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①,致殷勤焉^②。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③,车乘填街衢^④,绮罗盈府寺^⑤,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⑥?南间贫素^⑦,皆事外饰^⑧,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⑨,多由内政^⑩,绮罗金翠^⑪,不可废阙^⑫,羸马悴奴^⑬,仅充而已^⑭,倡和之礼^⑮,或尔汝之^⑯。

[注释]

①信命:派人传送音信。遗(wèi):赠送。

②殷勤:情意深厚。

③造:前往。请:谒见。逢迎:迎接。

④车乘(shèng):古时一辆车配上四匹马叫一乘。车乘,即马拉的车,此指北齐贵族妇女所坐的车。

⑤绮罗:有花纹的高级丝织品,此指穿着绮罗的贵族妇女。府寺:古代官署,此指北齐的政府机关。

⑥恒代之遗风:北魏建都平城县,在今山西大同,当时属恒州代郡管辖。此指北魏以来的旧习俗。

⑦南间:南方,指南北朝的南朝地区。

⑧外饰：外表的修饰。

⑨河北：当时地理习惯用语，指今河北以及河南、山东的古黄河以北的地区。人事：交际应酬。

⑩内政：此指主持家务的妇女。

⑪金翠：指用黄金和绿宝石这类贵重物品制成的妇女饰物。

⑫阙(qu)：通“缺”。

⑬羸(léi)：瘦弱。悴(cuì)：憔悴。

⑭充：充数。

⑮倡和：倡随，即“夫倡妇随”，指夫妇间的交谈。

⑯尔汝之：夫妇间交谈中以“尔”、“汝”相称，当时河北贵族之家如此。

[译文]

江东的妇女，很少对外交游，在结成婚姻的亲家中，有十几年还不相识的，只派人传达音信或送礼品，来表示殷勤。邺城的风俗，专门让妇女当家，争讼曲直，谒见迎候，驾车乘的填塞道路，穿绮罗的挤满官署，替儿子乞求官职，给丈夫诉说冤屈，这应是恒代的遗风吧？南方的贫素人家，都注意修饰外表，车马、衣服，一定讲究整齐，而家人妻子，反不免饥寒。河北交际应酬，多凭妇女，绮罗金翠，不能短少，而马匹瘦弱奴仆憔悴，勉强充数而已，夫妇之间交谈，有时“尔”“汝”相称，用词并不拘泥于此。

[原文]

河北妇人，织组组之事^①，黼黻锦绣罗绮之工^②，大优于江东也。

太公曰^③：“养女太多，一费也。”陈蕃曰^④：“盗不过五女之门^⑤。”女之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⑥，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⑦，贼行骨肉^⑧，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吾有疏亲，家饶妓媵^⑨，诞育将及^⑩，便遣阍竖守之^⑪，

体有不安^⑫，窥窗倚户，若生女者，辄持将去^⑬，母随号泣，使人不忍闻也。

[注释]

①织纴(rèn)组紃(xiún) 指编制丝织品。

②黼黻(fú) 锦绣罗绮 指绣制有花纹的衣服。

③太公曰：见于《太平御览》所引《六韬》。

④陈蕃曰：见于《后汉书·陈蕃传》，是陈蕃这位名士大臣上疏中引用的俗谚。

⑤盗不过五女之门：意思是为五个女儿操办嫁妆必被弄穷，连盗贼都不来光顾。

⑥天生蒸民：蒸，是众多的意思，出自《诗·大雅·荡》。

⑦举：抚养。

⑧贼：残害。行：施加于。

⑨饶：富有。妓：指家妓和婢女、小妾地位差不多。

⑩诞(dàn)：本古作“大”的意思，后为“生育”的意思。

⑪阍(hūn)：守门人。

⑫体有不安：此指妇女临产。

⑬辄持将去：就把女婴拿去弄死。

[译文]

河北妇女，从事编织纺绩的工作，制作绣有花纹绸衣的工巧，都大大胜过江东。

姜太公说：“养女儿太多，是一种耗费。”后汉大臣陈蕃说过：“盗贼都不愿偷窃有五个女儿的家庭。”女儿办嫁妆使人耗资、受害也够深重了。但天生芸芸众生，又是先人的遗体，能对她怎么样呢？世人多有生了女儿不养育，残害亲生骨肉，这样岂能盼望上天降福吗？我有个远亲，家里有许多妓妾，将要生育，就派童仆守候着，临产时，看着窗户靠着门柱，如果生了女婴，马上拿走弄死，产妇随即哭号，真叫

人不忍心听。

〔原文〕

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宠婿则兄弟之怨生焉^①，虐妇则姊妹之谗行焉^②。然则女之行留，皆得罪于其家者^③，母实为之。至有谚曰：“落索阿姑餐^④。”此其相报也。家之常弊，可不诫哉！

〔注释〕

①兄弟 指女儿的兄弟。

②妹妹 指儿子的姊妹。

③行 指女儿出嫁。留 指娶进儿媳妇。

④阿姑 夫之母。

〔译文〕

妇女的习性，多宠爱女婿而虐待儿媳妇，宠爱女婿那女儿的兄弟就会产生怨恨，虐待儿媳妇那儿子的姐妹就易进谗言。这样看来女的不论出嫁还是娶进都会得罪于家，都是为母的所造成。以至俗语谚语有道：“落索阿姑餐。”说做儿媳妇的以此冷落来相报复婆婆。这是家庭里常见的弊端，能不警戒吗！

〔原文〕

婚姻素对^①，靖侯成规^②。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③，买妇输绢^④，比量父祖^⑤，计较锱铢^⑥，责多还少^⑦，市井无异^⑧。或猥婿在门^⑨，或傲妇擅室^⑩，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

〔注释〕

①素 寒素。对 配对。

②靖侯成规 靖侯是颜之推的九世祖颜含死后的谥号。

③卖女纳财 :指嫁女收受财礼 ,等于卖出。

④买妇输绢 :指娶儿媳妇要给对方财礼 ,等于买进。输 :送达。绢 :丝织品。在当时也是货币。

⑤比量父祖 :比较评量父、祖上代的官爵 ,因为当时还是门阀的时代 ,婚姻嫁娶要选择高门士族。

⑥计较锱铢(zhī zhū) :计较微小的钱财者。锱等于六铢 ,四铢等于一两。

⑦责 :索取。还 :回报。

⑧市井 :古代用来做买卖的地方 ,此指做买卖。

⑨猥 :卑鄙下流。

⑩擅 :专擅 ,操纵。

[译文]

婚姻要找贫寒人家 ,这是当年祖宗靖侯的老规矩。近代嫁娶 ,就有接受财礼出卖女儿的 ,运送绢帛买进儿媳妇的 ,这些人比量门祖家势。计较锱铢钱财、索取多而回报少 ,这和做买卖没有区别 ,以致有的门庭里弄来个下流女婿 ,有的屋里主管权操纵在恶儿媳妇手中 ,贪荣求利 ,招来耻辱 ,这样的事能不审慎吗 !

[原文]

借人典籍 ,皆须爱护 ,先有缺坏 ,就为补治 ,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①。济阳江禄^② ,读书未竟 ,虽有急速 ,必待卷束整齐^③ ,然后得起^④ ,故无损败 ,人不厌其求假焉^⑤。或有狼籍几案^⑥ ,分散部帙^⑦ ,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污^⑧ ,风雨虫鼠之所毁伤 ,实为累德^⑨。吾每读圣人之书 ,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⑩ ,不敢秽用也^⑪。

吾家巫覡祷请^⑫ ,绝于言议 ;符书章醮^⑬ ,亦无祈焉。并汝曹所见也 ,勿为妖妄之费。

[注释]

①百行(xíng) 封建社会里士大夫要求自己做到的多种善行为。

②济阳 :县名 ,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江禄 :南朝萧梁的文人。

③卷束 当时的书本都作卷轴形式 ,读过收拾必须卷好并束起来。

④起 起身 ,我国在晚唐以前通行跪坐 ,有事情得起身。

⑤厌 厌烦。假 借。

⑥狼籍 纵横散乱的样子。

⑦部帙(zhì) :书籍的篇次、卷页。

⑧点污 弄脏。

⑨累德 :有损于道德。

⑩《五经》 南北朝时通常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为《五经》。

⑪秽用 :用在污秽的地方。

⑫巫覡(xí) 巫 指自言能与鬼神交往的人。覡 ,专指男巫。祷请 :向鬼神祈祷请求。

⑬符书 通称“符箓(lù)” ,道教徒用墨笔或红笔在纸上画成似字非字的图形 ,自言可以驱使鬼神 ,治病延年 ,其实都是迷信。章醮(jiào) :一种祈祷神仙的祭礼。

[译文]

借人家的书籍 ,都得爱护 ,原先有缺失损坏卷页 ,要给修补完好 ,这也是士大夫百种善行之一。济阳人江禄 ,每当读书未读完 ,即使有紧急事情 ,也要等把书本卷束整齐 ,然后才起身 ,因此书籍不会损坏 ,人家对他来求借不感到厌烦。有人把书籍在桌面上乱丢 ,以致卷页分散 ,多被小孩婢妾弄脏 ,又被风雨虫鼠毁伤 ,这真是有损道德。我每读圣人写的书 ,从没有不严肃恭敬地相对。废旧纸上有《五经》文义和贤达人的姓名 ,也不敢用在污秽之处。

我们家里从来不讲巫婆或道僧祈祷神鬼之事 ,也没有用符书设

道场去祈求之举。这都是你们所见到的,切莫把钱花费在这些巫妖虚妄的事情上。

风操篇六

[解题]

风操,是指封建社会士大夫家的风度节操。颜氏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避讳问题,再是称谓问题,三是与丧事有关的问题。当时社会上很重视这些问题。

[原文]

《礼》曰^①：“见似目瞿^②,闻名心瞿^③。”有所感触,恻怆心眼^④,若在从容平常之地^⑤,幸须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当忍之。犹如伯叔、兄弟,酷类先人,可得终身肠断与之绝耶^⑥?又“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君所无私讳^⑦”。盖知闻名须有消息^⑧,不必期于颠沛而走也^⑨。梁世谢举^⑩,甚有声誉,闻讳必哭,为世所讥。又有臧逢世,臧严之子也^⑪,笃学修行,不坠门风^⑫,孝元经牧江州^⑬,遣在建昌督事^⑭,郡县民庶^⑮,竞修笺书^⑯,朝夕辐辏^⑰,几案盈积,书有称“严寒”者,必对之流涕^⑱,不省取记^⑲,多废公事,物情怨骇^⑳,竟以不办而还。此并过事也。

近在扬都^㉑,有一士人讳审,而与沈氏交结周厚,沈与其书,名而不姓^㉒,此非人情也。

[注释]

①《礼》曰:引文见于《礼记·杂记》。

- ②瞿(jù) 吃惊 这是说看到容貌和自己父母相像的人就目惊。
- ③闻名心瞿 这是说听到和父名相同时就心惊。
- ④恻(cè) 凄恻 ,伤痛。 怆(chuàng) 凄怆 ,伤悲。
- ⑤从(cMg)容平常 :正常情况。
- ⑥肠断 :极度悲痛。
- ⑦讳 :古人对君主及父祖尊长之名不能说 ,不能写 ,不能同 ,这叫避讳。
- ⑧消息 :斟酌 ,看情况办。
- ⑨期 :一定要。 颠沛 :倾跌。
- ⑩谢举 :南朝萧梁文士。
- ⑪臧严 :萧梁文士。
- ⑫门风 :家风。
- ⑬孝元经牧江州 :孝元是梁元帝萧绎。 经牧 :经略治理。
- ⑭建昌 :江州(九江)的属县。 在今九江、南昌之间。
- ⑮民庶 :没有官爵的居民。
- ⑯修 撰写。 笺(ji n) :书信。
- ⑰辐辏 :本指车辐凑集于毂上 ,用来比喻人或物集聚。
- ⑱书之流涕 :臧逢世因为父名严 ,所以见到写有“严寒”的书信就对之流涕。
- ⑲不省(x ng) :不察看 ,不检查。 记 :书信 ,此指写书信。
- ⑳物情 :人情 ,人心。
- ㉑扬都 :指东晋南朝的京城建康 ,因为它又是扬州的治所 ,所以也称扬都。
- ㉒名而不姓 :因避讳“沈”与“审”同音 ,只署上名而不写姓沈。

[译文]

《礼记》上说：“见到容貌相似的目惊，听到名字相同的心惊。”有所感触，心目凄怆，如果处在正常情况，自应该让这种感情表达出来啦。但如果无法回避，也应该有所忍耐，譬如伯叔、兄弟，容貌极像先

人,能够终身见到他们就极度悲痛以至和他们断绝往来吗?

《礼记》上又说:“做文章不用避讳,在庙里祭祀不用避讳,在君王面前不避自己父祖的名讳。”可见听到名讳应该有所斟酌,不必一定要匆忙走避。梁朝时有个叫谢举的,很有声望,但听到自己父祖的名讳就哭,被世人所讥笑。还有个臧逢世,是臧严的儿子,学问踏实,品行端正,能维持门风。梁元帝出任江州,派他去建昌督办公事,郡县的民众,都抢着给他写信,信多得早晚汇集,堆满了案桌,信上有写了“严寒”的,他看到了一定对信流泪,再不察看作复函;公事常因此不得处理,引起人们的责怪怨恨,终于因避讳影响办事而被召回。这都是把避讳事情做过头了。

近来在扬都,有个士人避讳“审”字,同时又和姓沈的结交友情深厚,姓沈的给他写信,只署名而不写上“沈”姓,这因避讳也不近人情。

[原文]

晋侯霸之子孙^①,称其祖父曰家公;陈思王称其父为家父^②,母为家母;潘尼称其祖曰家祖^③: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④。凡与人言,言己世父^⑤,以次第称之^⑥,不云“家”者,以尊于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⑦,已嫁则以夫氏称之,在室则以次第称之^⑧,言礼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孙不得称“家”者,轻略之也^⑨。蔡邕书集呼其姑、姊为家姑、家姊^⑩,班固书集亦云家孙^⑪,今并不行也。

[注释]

①侯霸:东汉时人,官至大司徒,有传见《后汉书》。

②陈思王:三国时曹魏大文学家曹植,封为陈王,死后谥为思,人称陈思王,有传见《三国志》。

- ③潘尼 :西晋时文学家 ,有传附见《晋书·潘岳传》。
- ④无云“家”者 :后世常称自己的祖父为家祖 ,父为家父 ,母为家母。
- ⑤世父 :伯父。
- ⑥次第 :排行。
- ⑦女子子 :指女孩子 ,女儿。
- ⑧在室 :女子未出嫁叫在室。
- ⑨轻略 :忽略轻视。
- ⑩蔡邕 :东汉末年文学家 ,有传见《后汉书》。
- ⑪班固 :东汉初年文学家、史学家 ,《汉书》的撰写者。

[译文]

从前侯霸的子孙 ,称他们的祖父叫家公 ,陈思王曹植称他的父亲叫家父 ,母亲叫家母 ,潘尼称他的祖叫家祖 ,这都是古人所做的 ,而为今人所笑的。如今南北风俗 ,讲到他的祖和父母二亲 ,没有说“家”的 ,农村里卑贱的人 ,才有这种叫法。凡和人谈话 ,讲到自己的伯父 ,用排行来称呼 ,不说“家” ,是因为伯父比父亲还尊 ,不敢称“家” 。凡讲到姑、姊妹、女儿 ,已经出嫁的就用丈夫的姓来称呼 ,没有出嫁的就用排行来称呼 ,意思是行婚礼就成为别的家族的人 ,不好称“家” 。子孙不好称“家” ,是对他们的轻视忽略。蔡邕文集里称呼他的姑、姊为家姑、家姊 ,班固文集里也说家孙 ,如今都不通行。

[原文]

凡与人言 ,称彼祖父母、世父母 ;父母及长姑^① ,皆加“尊”字 ,自叔父母已下 ,则加“贤”字 ,尊卑之差也。王羲之书^② ,称彼之母与自称己母同 ,不云“尊”字 ,今所非也。

.....

昔者 ,王侯自称孤、寡、不谷。自兹以降 ,虽孔子圣师 ,与门人言皆称名也^③。后虽有臣、仆之称 ,行者盖亦寡焉。

江南轻重,各有谓号^④,具诸《书仪》^⑤。北人多称名者,乃古之遗风。吾善其称名焉。

[注释]

①世父母:伯父和伯母。长姑:父之姊(姐)。

②王羲之:东晋时大书法家,有传见《晋书》。

③门人:弟子、学生。

④轻重:指礼仪轻重。谓号:称谓。

⑤《书仪》:记述礼节的书,在当时称为《书仪》。

[译文]

一般和人谈话,称人家的祖父母、伯父母、父母和长姑,都加个“尊”字,从叔父母以下,就加个“贤”字,以表示尊卑有别。王羲之写信,称人家的母和称自己的母亲相同,都不说“尊”,这是如今所不取的。

从前王侯自己称自己孤、寡、不谷。从此以后,尽管孔子这样的圣师,和弟子谈话都自己称名。后来虽有自称臣、仆的,但也很少有人这么做。江南地方礼仪轻重各有称谓,都记载在专讲礼节的《书仪》上。北方人多自己称名,这是古代的遗风。我个人认为自己称名的好。

[原文]

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单呼伯、叔。从父兄弟姊妹已孤^①,而对其前呼其母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与他人言,对孤者前呼为兄子、弟子,颇为不忍,北土人多呼为侄^②。案《尔雅》、《丧服经》、《左传》,侄虽名通男女^③,并是对姑之称,晋世以来,始呼叔侄。今呼为侄,于理为胜也。

[注释]

①已孤:父已死去。

②北土 北方。

③《尔雅》:我国最早的解释词义的专书,西汉成书,后升格成为《十三经》之一。《丧服经》:即《仪礼》中的《丧服》篇。《仪礼》为《三礼》及《十三经》之一。

[译文]

古人都喊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单喊伯、叔。从父兄弟姐妹已孤,而当他面喊他母亲为伯母、叔母,这是无从回避的。兄弟之子已孤,和别人讲话,对着已孤者叫他兄之子、弟之子,就颇为不忍,北方人多叫他侄。按之《尔雅》、《丧服经》、《左传》,侄虽通用于男女,都是对姑而言的,晋代以来,才叫叔侄。如今叫他侄,从道理上讲是对的。

[原文]

古者,名以正体^①,字以表德^②,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③。孔子弟子记事者,皆称仲尼^④;吕后微时^⑤,尝字高祖为季^⑥;至汉爱种^⑦,字其叔父曰丝^⑧;王丹与侯霸子语^⑨,字霸为君房^⑩。江南至今不讳字也。河北人士全不辨之,名亦呼为字,字固呼为字。尚书王元景兄弟^⑪,皆号名人,其父名云,字罗汉,一皆讳之^⑫,其余不足怪也。

[注释]

①正体 表明本身,即指出是谁。

②表德 表示德行。

③为孙氏:用来作为孙辈的氏。当时姓和氏是有区别的,氏只是姓里面的一支,秦汉以来姓和氏就没有区别,通称为姓而不再称氏了。

④仲尼:见于《论语·子张》篇说:“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是孔子的字。

⑤吕后:西汉高祖的皇后吕雉。微时:微贱而未富贵的时候。

⑥尝字高祖为季 季是汉高祖刘邦的字 见《史记·高祖纪》。

⑦爰种 西汉爰盎(àng)的儿子。

⑧字其叔父曰丝 丝是爰盎的字 见《汉书·爰盎传》。

⑨王丹 东汉时人 传见《后汉书》。

⑩君房 侯霸的字。

⑪王元景 北齐王昕(x n)字元景 与其弟王晞(x)均好学有知名度 传见《北齐书》。

⑫一皆 一概 一并。

[译文]

古时候 名用来表明本身 字用来表示德行 名在死后就要避讳 字就可以作为孙辈的氏。孔子的弟子记事时 都称孔子为仲尼 吕后在微贱时 曾称呼汉高祖的字叫他季 至汉人爰种 称他叔父的字叫丝 王丹和侯霸的儿子谈话 称呼侯霸的字叫君房。江南地方至今对称字不避讳。这时候在河北地区人士对名和字完全不加区别 名也叫做字 字自然叫做字。尚书王元景兄弟 都号称名人 父名云 字罗汉 一概避讳 其余的人就不足怪了。

[原文]

偏傍之书^① 死有归杀^② 子孙逃窜 莫肯在家 画瓦书符 作诸厌胜^③ 丧出之日^④ 门前然火^⑤ 户外列灰^⑥ 祓送家鬼^⑦ 章断注连^⑧。凡如此比 不近有情^⑨ 乃儒雅之罪人^⑩ 弹议所当加也^⑪。

《礼经》^⑫：“父之遗书 母之杯圈^⑬ 感其手口之泽^⑭ 不忍读用。”政为常所讲习^⑮ 虽校缮写^⑯ 及偏加服用^⑰ 有迹可思者耳。若寻常坟典^⑱ 为生什物^⑲ 安可悉废之乎？既不读用 无容散逸 惟当緘保 以留后世耳^⑳。

[注释]

①偏傍之书 不属正经的书 旁门左道的书。

②归杀 :杀 ,也写作“煞”(sh) ,即所谓“回煞” ,讲人死后到某一天“煞”要回来 ,家里的人必须外出躲避。据文献记载这种迷信恶俗在汉魏时已有了。

③厌(y)胜 :古代的一种巫术 ,用诅咒来制服人或物。

④丧出 :出丧 ,把尸体送出。

⑤门前然火 :用火拦住鬼不让重新进门。然 ,同“燃”。

⑥户外列灰 :用灰拦住鬼不让重新进门。

⑦祓(fú) :古代除灾去邪的仪式。家鬼 :死者本是家里的人 ,所以称“家鬼”。

⑧章断注连 :指疾病传染连续的意思。

⑨有情 :合乎人情。

⑩儒雅 :儒学正道。

⑪弹(tán) :弹劾 ,检举官吏的过失。

⑫《礼经》 :此节要见于《礼记·玉藻》。

⑬圈(juàn) 通 椀(ju n) ,曲木制成的盂。

⑭手口之泽 :手上的汗水和唾水。

⑮政 通“正”。

⑯讎(chóu)校 :也作“校讎” ,即校勘 ,校对。缮 :抄写。

⑰服用 :使用。

⑱坟典 :古书名 ,因而人们常用“坟典”作为古书的代称。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有“三坟、五典、八素、九丘”的说法。

⑲为生 :营生。什物 :常用器物。

⑳緘(jì n) 封闭。

[译文]

旁门左道的书里讲 ,人死后有“回煞” ,子孙要逃避在外 ,没有人肯留在家里 ,要画瓦书符 ,作种种巫术法术 ;出丧那天 ,要门前生火 ,户外铺灰 ,除灾去邪 ,送走家鬼 ,上章以求断绝死者所患疾病之传染连续。所有这类迷信恶俗做法 ,都不近情 ,是儒学雅道的罪人 ,应该

加以弹劾检举。

《礼经》上说：“父亲留下的书籍，母亲用过的杯圈，觉得上面有汗水和唾水，就不忍再阅读使用。”这正因为是父亲所常讲习，经校勘抄写，以及母亲个人使用，有遗迹可供思念。如果是一般的书籍，公用的器物，怎能统统废弃不用呢？既已不读不用，那也不该分散丢失，而应封存保留传给后代。

[原文]

江南风俗，儿生一期^①，为制新衣，盥浴装饰^②，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③，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④，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⑤，致宴享焉^⑥。……

四海之人，结为兄弟^⑦，亦何容易^⑧，必有志均义敌^⑨，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后^⑩，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交之敬^⑪，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⑫，行路相逢，便定昆季^⑬，望年现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⑭。

[注释]

①期(j)：一周。

②盥(guàn)：浇水洗手。浴：洗澡。

③刀：剪刀。缕(l)：线。

④发意：动念头。

⑤亲表：亲属中表，中表包括父亲的姐妹(姑母)的子女，母亲的兄弟(舅父)以及姐妹(姨母)的子女。

⑥享：通“飧”(xīng)，用酒食款待人。

⑦结为兄弟：即所说的结义兄弟。

⑧容易：此指轻易、随便。

⑨敌 匹敌 相当。

⑩一尔：一旦如此。

⑪父交：父之所交往，父辈。

⑫北人：北方人。此节 这一点。

⑬昆季：兄弟。

⑭结父为兄：把父辈结为兄。托子为弟：把子侄辈结为弟。

[译文]

江南的风俗，在孩子出生一周年，要给缝制新衣，洗浴打扮，男孩就用弓箭纸笔，女孩就用刀尺针线，再加上饮食，还有珍宝和衣服玩具，放在孩子面前，看他动念头拿什么，用来测试他是贪还是廉，是愚还是智，这叫做试儿，聚集亲属姑舅姨等表亲，招待宴请。……

四海五湖之人，结义拜为兄弟，也不能随便，一定要志同道合，始终如一的，才谈得上。一旦如此，就要叫自己的儿子出来拜见，称呼对方为丈人，表达对父辈的敬意，自己对对方的双亲，也应该施礼。近来见到北方人对这一点很轻率，路上相遇，就可结成兄弟，只需看年纪老少，不讲是非，甚至有结父辈为兄，结子辈为弟的。

慕贤篇七

[解题]

慕贤，即仰慕贤才的意思。颜之推在此篇文中指出，“贵耳贱目，重遥轻近”，以致身边明明有贤人却不知礼敬。这里所说的慕贤，不仅礼敬远贤，而且要礼敬近贤。再一点是讲：不是指景仰古代的大圣大贤，而是讲对当世贤才的仰慕。

[原文]

古人云：“千载一圣，犹旦暮也^①；五百年一贤，犹比髀也^②。”言圣贤之难得疏阔如此^③。傥遭不世明达君子^④，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⑤！吾生于乱世，长于戎马^⑥，流离播越^⑦，闻见已多，所值名贤，未尝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⑧。人在年少，神情未定^⑨，所与款狎^⑩，熏渍陶染^⑪，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⑫，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⑬，较明易习者也^⑭！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⑮，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⑯，久而自臭也^⑰。墨子悲于染丝^⑱，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孔子曰^⑲：“无友不如己者。”颜、闵之徒^⑳，何可世得^㉑，但优于我，便足贵之。

[注释]

①千载：千年。旦暮：从早到晚。

②髀(bó)：肩膀。比髀：肩膊靠肩膀。

③疏阔：不密，稀疏。

④傥(tǎng)：倘或。不世：不世出，世上所少有。

⑤攀附：依附。

⑥戎马：兵马，战争。

⑦流离：流转离散。播越：播迁逃亡。

⑧心醉魂迷：形容仰慕之深。

⑨神情：精神意态。

⑩款狎：款洽狎习，交往极其亲密。

⑪熏：熏炙。渍(zì)：浸渍。陶：陶冶。染：沾染。

⑫潜移默化：今多说“潜移默化”，指思想行为性格受外界感染在不知不觉中起变化。

⑬操履：操行，品行。艺能：技能，本领。

⑭较 通“皎”，明显。

⑮芝兰：香草。芝 通“芷”，香草。兰：香草。

⑯鲍鱼：此指盐渍的咸鱼，有一种强烈的腥秽味。

⑰臭(ch u) 秽恶的气味。

⑱墨子悲于染丝：墨子见到染丝而发感叹，说洁白丝染在什么颜色里就会变成什么颜色，所以染丝不能不谨慎。

⑲孔子曰：此句见于《论语·学而》。

⑳颜、闵：颜回、闵损，都是孔子弟子中的杰出人物。

㉑世得：常得，常有。

[译文]

古人说：“一千年出一位圣人，还近得像从早到晚之间；五百年出一位贤人，还密得像肩碰肩。”这是讲圣人贤人是如此稀少难得。倘或遇上世间所少有的明达君子，怎能不攀附景仰啊！我出生在乱离之时，长成在兵马之间，流离播迁，见闻已多，遇上名流贤士，没有不心醉魂迷地向往仰慕。人在年少时候，精神意态还未定型，和人家交往亲密，受到熏渍陶染，人家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即使无心去学习，也会潜移默化，自然相似，何况人家的操行技能，是更为明显易于学习的东西呢！因此和善人在一起，如同进入养育芝兰的花房，时间一久自然就芬芳；若是和恶人在一起，如同进入卖鲍鱼的店铺，时间一久自然就腥臭。墨子看到染丝的情况，感叹丝染在什么颜色里就会变成什么颜色。所以君子在交友方面必须谨慎。孔子说：“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像颜回、闵损那样的人，哪能常有，只要有胜过我的地方，就很可贵。

[原文]

世人多蔽^①，贵耳贱目，重遥轻近。少长周旋^②，如有贤哲^③，每相狎侮，不加礼敬；他乡异县，微借风声^④，延颈企踵^⑤，甚于饥渴。校其长短，核其精粗，或彼不能如此矣，所

以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⑥。昔虞国宫之奇少长于君,君狎之,不纳其谏,以至亡国,不可不留心也!

[注释]

①蔽(bì):本义蒙蔽,这里引申义为壅蔽不能通晓明达。

②少长:从幼小到长大。周旋:此指来往。

③哲:哲人,才能见识超越寻常的人。

④风声:此指名声。

⑤延:引伸。企踵:提起脚后跟。踵(zhǒng):脚后跟。

⑥东家丘:丘是孔子的名,孔子是鲁国人而住在东边,所以当地人随便地叫他“东家丘”,为毫无敬意的称呼。

[译文]

世上的人大多有所壅蔽不能通明,重视耳闻的而轻视目睹的,重视远处的而轻视身边的。从小到大常往来的人中,如果有了贤士哲人,也往往轻慢,缺少礼貌尊敬。而对身居别县他乡的,稍稍传闻名声,就会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如饥似渴地想见一见,其实比较二者的短长,审察二者的精粗,很可能远处的还不如身边的,此所以鲁人会把孔子叫做“东家丘”。从前虞国的宫之奇从小生长在虞君身边,虞君对他很随便,听不进他的劝谏,终于落了个亡国的结局,真不能不留心啊!

[原文]

梁孝元前在荆州^①,有丁觐者^②,洪亭民耳^③,颇善属文,殊工草隶^④,孝元书记^⑤,一皆使之。军府轻贱^⑥,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⑦。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⑧。”吾雅爱其手迹^⑨,常所宝持。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⑩,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⑪,及写诗笔^⑫,殊为佳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问^⑬?”编以实答,子云叹曰:

“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于是闻者稍复刮目^⑭，稍仕至尚仪曹郎^⑮。末为晋安王侍读^⑯，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殒^⑰，简牍湮散^⑱，丁亦寻卒于扬州^⑲。前所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注释]

①荆州：治所在江陵，即今湖北江陵。

②觚(chū)：人名。

③洪亭：当时荆州辖区的小地名。

④草：草书。隶：隶书。

⑤书记：书牋，书信。

⑥军府：当时梁元帝萧绎是湘东王，兼荆州刺史，所以他的治所叫军府。

⑦楷法：楷模法式。

⑧王褒：萧梁的书法家，后入仕在北周，传见《周书》。

⑨雅：素，向来。

⑩典签：南朝方镇身边掌管文书的人，很有权势。萧祭酒：萧子云，王褒的姑父，仕梁为国子祭酒，书法家。

⑪比：近来，刚才。书翰：书信。

⑫笔：南北朝人称有韵的为文，无韵的为笔。

⑬声问：声誉，名声。

⑭刮目：刮目相看，用新眼光看待。

⑮稍：逐渐。尚仪曹郎：萧梁尚书省设郎二十二人，仪曹郎是其一。

⑯晋安王：即梁简文帝萧纲，当时封晋安王。侍读：当时亲王有侍读，给王讲授经书。

⑰西台陷殒：台是台省，南北朝时称中央政府为台省，梁元帝在江陵称帝，江陵在西，所以称西台。元帝承圣三年(554年)西魏攻陷

江陵,杀元帝,这就是此文所说的“西台陷殒”。

⑱简牍 纸发明前,我国古代用竹简和木片书写,叫简牍,后来则常用“简牍”代指“书信”之类。

⑲扬州 指扬州的治所建康(今南京)。

[译文]

梁元帝从前在荆州时,有个叫丁觐的,只是个洪亭地方的普通百姓,因为会作文章,尤其擅长写草书、隶书,元帝的往来书信,都叫他代写。可是,军府里的人轻贱他,对他的书法不重视,不愿自己的子弟模仿学习,一时有“丁君写的十张纸,比不上王褒几个字”的说法。我是一向喜爱丁觐的书法的,还经常加以珍藏。后来,梁元帝派掌管文书的叫惠编的送文章给祭酒官萧子云看,萧子云问道:“君王刚才所赐的书信,还有所写的诗笔,真出于好手,此人姓什么叫什么,怎么会毫无名声?”惠编如实回答,萧子云叹道:“此人在后生中没有谁能比得上,却不为世人称道,也算是奇怪事情!”从此后听到这话的对丁觐稍稍刮目相看,丁觐也逐步做上尚书仪曹郎。最后丁觐做了晋安王的侍读,随王东下。到元帝被杀西台陷落,书信文件散失埋没,丁觐不久也死于扬州。以前那轻视丁觐的人,以后想要丁觐的一纸书法也不可得了。

[原文]

侯景初入建业^①,台门虽闭^②,公私草扰^③,各不自全。太子左卫率羊侃坐东掖门^④,部分经略^⑤,一宿皆办,遂得百余日抗拒凶逆。于是城内四万许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

齐文宣帝即位数年^⑥,便沉湎纵恣^⑦,略无纲纪^⑧。尚能委政尚书令杨遵彦^⑨,内外清谧^⑩,朝野晏如^⑪,各得其所,物无异议,终天保之朝^⑫。遵彦后为孝昭所戮^⑬,刑政于是衰

矣^⑭。斛律明月^⑮，齐朝折冲之臣^⑯，无罪被诛，将士解体^⑰，周人始有吞齐之志，关中至今誉之^⑱。此人用兵，岂止万夫之望而已哉^⑲！国之存亡，系其生死。

〔注释〕

①侯景：本是北朝大将，后投南朝萧梁，又起兵叛梁，攻入梁都城建康，梁武帝被拘留饿死，侯景自称帝。后失败，出逃被杀。建业：建康的旧名，即今江苏南京。

②台门：建康有台城，是台省中央机构及宫殿所在。台门即台城的城门，当时闭了台门抗拒侯景叛军。

③公私：指政府官员和百姓。草扰：纷乱惊扰。

④太子左卫率(l)：萧梁有太子左右卫率，是太子手下的最高级武官，统带领东宫警卫部队。羊侃(k n)：本仕北朝，后投靠梁，是当时的名将。东掖门：台城的城门。

⑤部分：部署处分。经略：策划处理。

⑥齐文宣帝：北齐文宣帝高洋。

⑦沉湎：沉迷于酒。纵恣：放纵恣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⑧纲纪：法纪。

⑨尚书令：尚书省的长官，中央政府机构的首脑。杨遵彦：杨愔(y n)，字遵彦，北齐大臣。

⑩内外：内指京城之内，外指京城以外的所有统治地区。谧(mì)：安定。

⑪朝野：朝廷和民间。晏如：平静。

⑫天保：北齐文宣帝的年号，共十年(550—559)。

⑬孝昭：北齐孝昭帝高演。

⑭刑政：刑罚政令。

⑮斛律明月：斛律先，字明月，北齐大将。

⑯折冲：御侮，抵御敌人。

①7解体 肢体解散,比喻人心叛离。

①8关中 地理上的习惯用语,有时专指陕西关中盆地,有时也包括陕北、陇西。当时是北周的主要根据地。

①9万夫之望 见《易·系辞下》,意思是万人之所瞻望,即众望所归。

[译文]

侯景刚进入建康(南京)时,台门虽已闭守,而官员百姓一片混乱,人人不得自保。太子左卫率羊侃坐镇东掖门,部署处分,一夜齐备,才能抗拒凶逆到一百多天。这时台城里有四万多人,王公朝官,不下一百,就是靠羊侃一个人才使大家安定,才能高下相差如此。

……

齐文宣帝即位几年,就沉迷酒色、放纵恣肆,法纪全无。但还能把政事委托给尚书令杨遵彦,才使内外安定,朝野平静,大家各得其所,而无异议,整个天保一朝都如此。杨遵彦后来被孝昭帝所杀,刑政于是败坏。斛律明月,是齐朝抵御敌人之臣,无罪被杀,将士离心,周人才有灭齐的打算,关中到现在还称颂这位斛律明月。这个人的用兵,何止是万夫之望而已,国家的存亡,实关系于他的生死。

勉学篇八

[解题]

勉学 就是勉励学习。颜之推写这篇《勉学》,就是要劝人努力学习。

《勉学篇》在《颜氏家训》中是主要的一篇,内容特长,字数特多,道理重要。因古今在学习内容上有根本性的差异,所以这里只精选在今天还适用的部分,特别是道理讲解得既深刻又生动的部分。

[原文]

自古明王圣帝 , 犹须勤学 , 况凡庶乎 ! 此事遍于经史 , 吾亦不能郑重^① , 聊举近世切要 , 以启寤汝耳^②。士大夫之弟 , 数岁已上 , 莫不被教 , 多者或至《礼》、《传》 , 少者不失《诗》、《论》^③。及至冠婚^④ , 体性稍定^⑤ , 因此天机^⑥ , 倍须训诱^⑦。有志向者 , 遂能磨砺^⑧ , 以就素业^⑨ ; 无履立者^⑩ , 自兹堕慢^⑪ , 便为凡人。人生在世 , 会当有业^⑫ , 农民则计量耕稼^⑬ , 商贾则讨论货贿^⑭ , 工巧则致精器用^⑮ , 伎艺则沉思法术^⑯ , 武夫则惯习弓马 , 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⑰ , 羞务工伎^⑱ , 射则不能穿札^⑲ , 笔则才记姓名 , 饱食醉酒 , 忽忽无事^⑳ , 以此销日^㉑ , 以此终年^㉒。或因家世余绪^㉓ , 得一阶半级^㉔ , 便自为足 , 全忘修学^㉕ , 及有吉凶大事^㉖ , 议论得失 , 蒙然张口^㉗ , 如坐云雾 , 公私宴集 , 谈古赋诗 , 塞默低头^㉘ , 欠伸而已^㉙。有识旁观 , 代其入地^㉚。何惜数年勤学 , 长受一生愧辱哉 !

[注释]

①郑重 频繁。

②寤(wù) 通“悟” , 觉醒。

③《论》 指《论语》。

④冠(guàn)婚 : 古礼称男子二十岁加冠 , 先秦男子三十岁娶妻称婚。“冠婚”是说人到二三十岁时。

⑤体性 : 体质性情。

⑥天机 : 天赋的机灵。

⑦倍 加倍。

⑧磨砺 : 此为磨炼。

⑨素业 : 儒素之业 , 即士族从事的事业。

- ⑩履立 指想成就功业。
- ⑪堕 通“惰”。慢 怠慢。
- ⑫会 合 应。
- ⑬计量 计较商量。
- ⑭贿 财物。
- ⑮工巧 能工巧匠。器用 器皿用具。
- ⑯伎 同“技”。伎艺 技术才艺。法术 方法技术。
- ⑰耻 耻于 ,以做某件事为耻。
- ⑱羞 羞于 ,以做某件事为羞。
- ⑲札 古代铠甲上的铁片。
- ⑳忽忽 内心空虚恍惚。
- ㉑销日 消磨日子。
- ㉒终年 终其天年 ,到老死。
- ㉓家世余绪(xù) 家世余荫。指世家大族子弟仕进的特权。
- ㉔一阶半级 一官半职。
- ㉕修 学习。
- ㉖吉凶大事 婚丧礼仪之大事。
- ㉗蒙然 蒙昧无知 ,昏昏然。张口 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
- ㉘塞默 沉默。
- ㉙欠 打呵欠。伸 伸懒腰。
- ㉚入地 羞惭得无脸见人 ,真想钻到地下去。

[译文]

从古以来的贤王圣帝 ,还需要勤学 ,何况是普通百姓之人呢 ! 这类事情遍见于经籍史书 ,我也不能一一列举 ,只举点近代切要的 ,来启发提醒你们。士大夫的子弟 ,几岁以上 ,没有不受教育的 ,多的读到《礼记》、《左传》,少的也起码读了《毛诗》和《论语》。到了加冠成婚年纪 ,体质性情稍稍稳定 ,凭着这天赋的机灵 ,应该加倍教训诱导。有志向的 ,就能因此磨炼 ,成就士族的事业 ;不想有所树立的 ,从此怠

情,就成为庸人。人生在世,应当有所专业,农民则商议耕稼,商人则讨论货财,工匠则精造器用,技艺则考虑方法,武夫则练习弓马,文士则讲究经书。然而常看到士大夫耻于涉足农商,羞于从事工技,射箭则不能穿铠甲,握笔则才记起姓名,饱食醉酒,恍惚空虚,以此来消磨日子,以此来终尽天年。有的凭家世余荫,弄到一官半职,自感满足,全忘学习,遇到婚丧大事,议论得失,就昏昏然张口结舌,像坐在云雾之中。公家或私人集会宴饮,谈古赋诗,又是沉默低头,只会打呵欠伸懒腰。有见识的人在旁看到,真替他羞得无处容身。为什么不愿用几年时间勤学,以致一辈子长时间受愧辱呢?

[原文]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①,多无学术,至于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②,体中何如则秘书^③。”无不熏衣剃面^④,傅粉施朱^⑤,驾长檐车^⑥,跟高齿屐^⑦,坐棋子方褥^⑧,凭斑丝隐囊^⑨,列器玩于左右^⑩,从容出入^⑪,望若神仙,明经求第^⑫,则顾人答策^⑬,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⑭,当尔之时,亦快士也^⑮。及离乱之后^⑯,朝市迁革^⑰,铨衡选举^⑱,非复曩者之亲^⑲,当路秉权^⑳,不见晋时之党^㉑,求诸身而无所适,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㉒,失皮而露质^㉓,兀若枯木^㉔,泊若穷流^㉕,鹿独戎马之间^㉖,转死沟壑之际^㉗,当尔之时,诚弩材也^㉘。有学艺者,触地而安^㉙。自荒乱以来^㉚,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㉛,知读《论语》、《孝经》者^㉜,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㉝,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现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注释]

①贵游子弟:本指王公的子弟,这里指士族子弟。

②上车不落则著作:著作,指著作郎,是清贵官。南朝时士族子

弟一开始就可做这个官。“上车不落”是当时俗语,是“起码”的意思。

③体中何如则秘书:秘书,秘书郎,也是南朝士族子弟一开始就可做的官职。体中何如:问人家身体好不好。

④熏衣剃面:用香熏衣服,用刀剃面,都是当时士族子弟的生活习惯。

⑤傅粉施朱:涂脂抹粉,汉魏以来男子的习惯,这时士族子弟仍如此。

⑥长檐车:车盖有前檐的车。

⑦跟:跟着转。高齿屐(j):屐是本底的鞋。下面有齿,高齿的屐是当时士族所常着。

⑧棋子方褥(rù):褥是坐垫,当时仍是跪坐,跪坐在一种方形的床上,讲究的床上铺褥。棋子的棋,指围棋。棋子方褥,是指褥上有如同围棋棋盘那样的方块图案。

⑨斑丝隐囊:指富贵软囊外表用染色丝织成。

⑩器玩:器用玩物。

⑪从容:舒缓,不急迫。

⑫明经求第:汉魏晋南北朝时州郡有举秀才、孝廉的办法,每年或隔几年由州郡送几名秀才、孝廉,经中央考试及第后录用,考试是“策试”,即出问题让回答,所问多有经义,所以叫“明经求第”,这和隋唐正式设置明经科不是一回事。

⑬顾:通“雇”。答策:回答策试秀才、孝廉的问题。

⑭三九:三公九卿,泛指朝廷显贵。公宴:公家举办的正式宴会。

⑮假手:本指利用他人为自己办事,这里指请人代笔。

⑯快士:佳士。

⑰离乱:乱离,战乱流离。

⑱朝市:指朝廷。

⑲铨衡:本指衡量轻重的器具,引申为执掌选拔人才的职位。选

举 选拔人才 和今天所说的选举不是一回事。

②①囊(n ng) :从前。亲 :亲属。

②②当路秉权 :当路 ,当道 ,秉权 ,掌权。一般指宰相。

②③党 私党 ,亲属。

②④褐(hè) :兽毛或粗麻制成的短衣 ,古时贫贱人穿用。丧珠 :指内里也没有珠玉 ,即没有本领。

②⑤失皮而露质 :古人有“羊质虎皮”的说法 ,指其人外表像样内里不行 ,这里是说连外表的虎皮也丢了 ,只剩下内里的羊质。

②⑥兀(wù) :浑然无所知觉。

②⑦泊 通“薄”。穷流 :干涸的水流。

②⑧鹿独 :落拓 ,流离颠沛。

②⑨转 辗转。

②⑩弩(nú) :能力低下。

②⑪触地 随地 ,到处。

②⑫荒乱 :兵荒马乱 ,战乱。

②⑬百世小人 :累世都出于庶族寒门而非士族的人。这是魏晋南北朝门阀盛行时的特殊讲法。

②⑭《孝经》 :战国后期儒家讲孝道的一种小书 ,在汉代和《论语》一书都是启蒙性读物 ,后列入《十三经》。

②⑮千载冠冕 :千载是夸大的说法 ,实际就是世代冠冕即世代做大官的意思。冕(mi n) :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所戴的礼帽 ,这里是指当时的世家大族 ,他们一般都世代做大官。

[译文]

梁朝全盛时期 ,士族子弟 ,多数没有学问 ,以至有俗谚说 :“上车不落就可当著作郎 ,体中无货也可做秘书官。”没有人不讲究熏衣剃面 ,涂脂抹粉 ,驾着长檐车 ,踏着高齿屐 ,坐着有棋盘图案的方块褥子 ,靠着用染色丝织成的软囊 ,左右摆满了器用玩物 ,从容地出入 ,看上去真好似神仙一般 ,若要明经义求取及第 ,那就雇人回答考试问

题,要出席朝廷显贵的宴会,就请人帮助作文赋诗。在这种时候,也算得上是个“才子佳士”。等到发生战乱流离后,朝廷变迁,执掌选拔人才的职位,不再是从前的亲属,当道执政掌权,不再见当年的私党,求之自身一无所得,施之世事一无所用,外边披上粗麻短衣,而内里没有真正本领,外边失去虎皮外表,而里边肉里露出羊质,呆然像段枯木,泊然像条干涸的水流,落拓兵马之间,辗转死亡沟壑之际,在这种时候,真成了驽才。只有有学问才艺的人,才能随处可以安身。从战乱以来,所见被俘虏的,即使世代寒士,懂得读《论语》、《孝经》的,还能给人家当老师;虽是历代做大官,不懂得书记的,没有不是去耕田养马,从这点来看,怎能不自勉呢?如能经常保几百卷的书,过上千年也不会成为小人。

[原文]

夫明《六经》之指^①,涉百家之书^②,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③,犹为一艺,得以自资^④。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⑤,一旦流离,无人庇荫^⑥,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⑦。”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⑧,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读书之人,自羲、农已来^⑨,宇宙之下^⑩,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

[注释]

①《六经》:先秦时本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但《乐》并没书本可读,所以西汉时只有《五经》,这里讲《六经》只是对经书的泛称。

②百家:诸子百家。本指先秦诸子,百家是说学派之多,这里是指《五经》以来的各种学问。

③敦厉 :敦厚砥砺。

④资 :凭借 ,依靠。

⑤乡国 :家乡。

⑥庇荫 :覆盖 ,保护。

⑦伎 :通“技”。

⑧饌(zhuàn) :食物。

⑨羲、农 :伏羲、神农 ,神话传说中我国远古的帝王。

⑩宇宙 :据《淮南子·齐俗训》上说 :“往古来今谓之宙 ,四方上下谓之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天下”。

[译文]

搞清《六经》的要旨 ,博览百家的著述 ,即使不能在德行方面有所增长 ,在风俗方面有所敦砺 ,总还是身有一种才艺 ,得以自资。父兄不可能永远依凭 ,家乡不可能永远保有 ,一朝流离 ,无人保佑 ,只应自己靠自己了。俗谚说 :“积财千万 ,不如薄技在身。”技之容易学习而且可贵的 ,没有比得上读书了。世上的人不论是愚是智 ,都要求人认识得多 ,事情经历得广 ,却不肯读书 ,这就好比要求吃饱而懒于做饭 ,要求穿暖和而惰于裁衣。读书的人 ,从伏羲、神农以来 ,在宇宙之下 ,认识了多少人 ,经历了多少事 ,人间的成败好坏 ,自不必说 ,即使天地的神秘也不能藏 ,鬼神的原形也不能隐啊 !

[原文]

有客难主人^①曰 :“吾见强弩长戟^② ,诛罪安民 ,以取公侯者有矣 ;文义习吏^③ ,匡^④时富国 ,以取卿相者有矣 ;学备古今 ,才兼文武 ,身无禄位 ,妻子饥寒者 ,不可胜数 ,安足贵学乎 ?”主人对曰 :“夫命之穷达^⑤ ,犹金玉木石也 ;修^⑥以学艺 ,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⑦ ,自美其矿璞^⑧ ;木石之段块 ,自丑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 ,乃胜金玉之矿璞哉 ?

不得以有学之贫贱 ,比于无学之富贵也。且负甲为兵 ,咋笔^⑨为吏 ,身死名灭者如牛毛 ,角立杰出者如芝草^⑩ ;握素披黄^⑪ ,吟道咏^⑫德 ,苦辛无益者如日蚀^⑬ ,逸乐名利者如秋荼^⑭ ,岂得同年而语^⑮矣。且又闻之 :生而知之者上 ,学而知之者次。所以学者 ,欲其多知明达耳。必有天才 ,拔群出类 ,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⑯同术 ,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⑰之教 ,虽未读书 ,吾亦谓之学矣。今子即不能然 ,不师古之踪迹 ,犹蒙被^⑱而卧耳。”

[注释]

①有客难(nàn)主人 这是假设 ,难是诘难。主人指作者。

②弩 :用扳机发射的强弓。戟 :先秦时就出现的兵器 ,是所谓有枝兵 ,既既可直刺 ,又可横击 ,和宋代以后出现的方天画戟不是一回事。

③吏 :旧时官员的通称。

④匡 纠正 ,救助。

⑤命之穷达 :穷是困厄 ,做不上官。达是显达 ,做上大官。

⑥修 :学习 ,研习。

⑦莹(yíng) :磨之使光亮。

⑧矿璞(pú) :矿内有金 ,未经冶炼的金属 ;璞内蕴玉 ,未经雕琢的玉石。

⑨咋(zé)笔 :咋是啃咬 ,过去办公都用毛笔 ,使用毛笔时有人习惯用嘴咬开笔头。

⑩角立 :卓然特立。芝草 :灵芝 ,是一种菌 ,古人认为是罕见的祥瑞之物。

⑪素 :白色的生绢 ,使用纸前以及刚使用纸时曾用它来写书 ,这里即指书。黄 :东晋南北朝隋唐时用纸制的卷子写书 ,这种卷子都染成黄色的防蠹 ,这里也指书。

⑫吟、咏(yín yǒng):发出声叫吟,声音拉长叫咏,此指诵读。

⑬日蚀:是稀少的天象,用在这里是稀少的意思。

⑭秋荼(tú):荼是一种苦茶,到秋天愈加长得繁盛。此指多的意思。

⑮同年而语:也常说成“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意思。

⑯孙武:相传是春秋时杰出的军事家,在吴国任大将,传见《史记》,但《左传》不载其事迹。吴起:战国前期的军事家、法家,历仕魏、楚等国,传见《史记》。

⑰管仲:春秋时齐国的政治家,传见《史记》。子产:春秋时郑国的政治家,传见《史记》。

⑱蒙被:用被子蒙着头。

[译文]

有位客人追问我:“我看见有的人只凭借强弓长戟,就去讨伐叛逆,安抚民心,以取得公侯的爵位;有的人只凭借精通文史,就去匡救时代,使国家富强,以取得卿相的官职。而学贯古今,文武双全的人,却没有官禄爵位,妻子儿女饥寒交迫,类似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学习又怎么值得崇尚呢?”我回答说:“人的命运坎坷或者通达,就好像金、玉、木、石,钻研学问,掌握本领,就好像琢磨与雕刻的手艺。琢磨过的金玉之所以漂亮,是因为金玉本身是美物;一截木头,一块石头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尚未经过雕刻。但我们怎么能说雕刻过的木石胜过尚未琢磨过的宝玉呢?同样,我们不能将有学问的贫贱之士与没有学问的富贵之人相比。况且,身怀武艺的人,也有去当小兵的;满腹诗书的人,也有去当小吏的;身死名天的人多如牛毛,出类拔萃的人少如芝草。埋头读书,传扬道德文章的人,劳而无益的,少如日蚀;追求名利,耽于享乐的人,四处碰壁的,多如秋草。二者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另外,我又听说:一生下来不学就会的人,是天才;经过学习才会的人,就差了一等。因而,学习是使人增长知识,明白通达。只有天才才能出类拔萃,当将领就暗合于孙子、吴起的兵法;执政者就

同于管仲、子产的政治素养,像这样的人,即使不读书,我也说他们已经读过了。你们现在既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如果不效仿古人的勤奋好学的榜样,就像盖着被子蒙头大睡,什么也不知道。”

[原文]

人见邻里亲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学之,不知使学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马被甲,长稍强弓^①,便云我能将为;不知明乎天道,辩乎地利^②,比量逆顺^③,鉴达兴亡之妙也^④。但知承上接下,积财聚谷,便云我能相;不知敬鬼神,移风易俗,调节阴阳,荐举贤圣之至也^⑤。但知私财不入^⑥,公事夙办^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诚己刑物^⑧,执辔如组^⑨,反风灭火^⑩,化鸱为凤之术也^⑪。但知抱令守律^⑫,早刑晚舍^⑬,便云我能平狱^⑭;不知同辕观罪,分剑追财^⑮,假言而奸露^⑯,不问而情得之察也^⑰。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⑱,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⑲,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注释]

①稍(shu):同“槊”,一种柄特别长的矛。

②明乎天道,辩乎地利:据《孙子·始计》上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生死也。”天道、地利即指此。

③比量:比较衡量。逆顺:逆在这里指违背时势人心,顺指顺乎时势人心。

④鉴达:明察通晓。

⑤至:最高的水平、境界。

⑥私财不入:即不贪赃。

⑦夙(sù):早。

⑧刑物:刑,通“型”。刑物:给别人做出榜样。

⑨执轡如组 轡是驾驭牲口的缰绳 组是织组 即织丝带 执轡如组是指驾马像织组那样有文章条理 这里用来比作治理百姓之有条理。

⑩反风灭火 这里用刘昆的使火熄灭的故事 见《后汉书·儒林传》说 刘昆在光武帝时任江陵令 县里连年火灾 刘昆向火叩头 多能降雨止风 使火熄灭 这当然是江陵人给这位好县令制造的神话。

⑪化鸱(ch)为凤 这里用仇览的故事。见《后汉书·循吏传》说 仇览是陈留郡考城县(今河南兰考县)人 县里选任他为薄亭长 境内有个叫陈元的不孝其母 经仇览劝导后变成了孝子 当地人歌颂仇览能把鸱鸺(xi o)教化好。鸱鸺 猫头鹰一类的鸟 古人认为是不孝之鸟 其实是益鸟。鸾凤是仇览自比 并非说把原来是鸱鸺的陈元变化凤 此是颜之推记错了。

⑫令 中国古代由政府规定的各种法制。律 中国古代的刑法。

⑬刑 判刑。舍 赦免。

⑭平狱 处理刑狱轻重适中。

⑮分剑追财 这是用何武的故事。见《太平御览·风俗通》说 西汉何武任沛郡太守 郡内有个富人 妻先死 自己死前儿子才几岁 女儿已嫁又不贤 就假意把全部财产传给女儿 只留下一剑给儿子 还嘱咐等儿子长到十五岁时才给 后来儿子长到十五岁 女儿连剑也不给 告到何武那里。何武说 当初富人把财产传女儿 是怕不传女儿要害死儿子 剑是象征决断的 叫十五岁时给 是估计此时已有能力诉讼 于是把财产全判归儿子。

⑯假言而奸露 这是用李崇的故事。见《魏书·李崇传》 李崇任北魏的扬州刺史(治所在安徽寿春县) 寿春人苟泰的儿子三岁时失去 为同县赵奉伯收养 后双方争这个儿子 都说是自己亲生的。李崇叫把这个孩子藏起来 过些时候假意对双方说 这孩子已暴死 苟泰听了放声悲哭 赵奉伯只是叹息而已。于是李崇知道苟泰是孩子的真父亲 把孩子就判还给苟泰。

⑰不问而情得 这是用陆云办案的故事。见《晋书·陆云传》,

陆云任浚仪(今河南开封)令,有人被杀,陆云叫把此人的妻关起来,又不讯问,过了十多天放掉,而叫人偷偷地跟着,说:“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束。”果然捉到这样的男子,原来是他和这女私通,把其丈夫杀死,这时听到女人放出,急于等着问个究竟,结果落网抵罪。

⑮厮役:供使唤服劳役的人。

⑯师表:表率,学习的榜样。

[译文]

人们看到乡邻亲戚中有称心的好榜样,叫子弟去仰慕学习,而不知道叫去学习古人,为什么这样糊涂?世人只知道骑马披甲,长矛强弓,就说我能为将,却不知道要有明察天道,辨识地利,比较衡量是否顺乎时势人心、明察通晓兴亡的能耐。只知道承上接下,积财聚谷,就说我能为相,却不知道要有敬神事鬼,移风易俗,调节阴阳,推荐选举贤圣之人的水平。只知道不谋私财,早办公事,就说我能治理百姓,却不知道要有诚己正人,治理有条理,救灾灭祸,教化百姓的本领。只知道执行律令,早判晚赦,就说我能平狱,却不知道侦察、取证、审讯、推断等种种技巧。在古代,不管是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当仆人的、做奴隶的,还是钓鱼的、杀猪的、喂牛牧羊的人们中,都有显达贤明的先辈,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博学寻求,没有不利于成就事业啊!

[原文]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①,利于行耳。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②,怡声下气^③,不惮劬劳^④,以致甘腴^⑤,惕然惭惧^⑥,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⑦,见危授命^⑧,不忘诚谏^⑨,以利社稷^⑩,惻然自念^⑪,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⑫,礼为教本,敬者身基^⑬,翟然自失^⑭,敛容抑志也^⑮。

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矜穷恤匮^①,赧然悔耻^②,积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观古人之小心黜己^③,齿弊舌存^④,含垢藏疾^⑤,尊贤容众^⑥,忼然沮丧^⑦,若不胜衣也^⑧。素怯懦者,欲其观古人之达生委命^⑨,强毅正直^⑩,立言必信,求福不回^⑪,勃然奋厉^⑫,不可恐慑也^⑬。历兹以往,百行皆然,纵不能淳^⑭,去泰去甚^⑮,学之所知,施无不达。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桷竖也^⑯,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⑰,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⑱,军国经纶^⑲,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⑳,良由是乎^㉑?

[注释]

①开心:开通心窍。明目:明亮眼睛。

②先意:探知父母的意旨。承颜:顺受父母的脸色。

③怡声:说话声音和悦。下气:呼吸不出声,表示极其恭顺,即所谓“大气也不敢出”。

④惮(dàn):怕。劬(qú):劳苦。

⑤甘腴(rú n):甘,本指甜,引申为美味。腴:软。甘腴:指软美而为老年者爱吃的东西。

⑥惕:戒惧。

⑦侵:侵官,指越权侵犯人家的职守。

⑧见危授命:这见于《论语·宪问》,意思是遇到危难时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⑨诚谏:忠谏。

⑩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所以社稷

成了国家的代称。

⑪恻：凄怆。

⑫卑以自牧：这见于《易·谦》，牧是养的意思，卑以自牧，就是谦卑以自养其德。

⑬礼为……身基：据《左传》成公十三年有“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的说法，这是说“礼敬”为立身的基干。

⑭自失：茫无所措。

⑮敛容：正容以表示肃敬。抑志：抑制高昂的志气。

⑯啁(zhōu)：周济、救济。

⑰赧(nǎn)：羞愧的脸色。

⑱黜(chù)：贬抑。

⑲齿弊舌存：这见于《说苑·敬慎》，意思是牙齿坚硬但先脱落，舌头柔软倒能存在。

⑳含垢藏疾：垢是污秽，疾是毛病，即对人家的缺点毛病包容而不指出，古人认为是美德。

㉑尊贤容众：对贤人尊重，对一般人也包容。

㉒荼(ní)：疲倦的样子。

㉓不胜衣：形容身体弱，弱得加上一件衣服都重得受不了。

㉔达生：《庄子》里有一篇叫《达生》，这里借来指通晓人生的意义而不怕死。委命：指一切听任天命，这里指不怕死。

㉕强毅：坚强果断。

㉖求福不回：这见于《诗·大雅·旱麓》，旧注为求福而不入于邪，回：为邪。这里指把好事干下去不回头。

㉗勃：奋发的样子。

㉘慑(shè)：使之畏惧屈服。

㉙淳：通“纯”。

㉚泰：过甚。

㉛楣(méi)：房屋的横梁，又门上的横木也叫横。椳(zhuó)：梁

上的短柱。是竖着的。

③嘯 撮口发出长而清越的声音,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常爱嘯。

④迂诞 迂阔荒诞。

⑤军国 军务与国政。经纶(lún) 本是整理丝缕,引申为处理国家大事。

⑥嗤(ch) 讥笑。低(d) 毁谤。

⑦良 确 真。

[译文]

所以要读书做学问,本意在于使心胸开阔使眼睛明亮,以有利于行。不懂得奉养双亲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探知父母的心意,顺受父母的脸色,和声下气,不怕劳苦,弄来甜美软和的东西,于是谨慎戒惧,起而照办。不懂得服侍君主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守职不越权,见到危难不惜生命,不忘对君主忠谏,以利国家,于是凄恻自念,要想效法。一贯骄傲奢侈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敬为身基,于是惊视自失,敛容抑气。一贯鄙吝的,要他看到古人的重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济穷困,于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一贯暴悍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小心贬抑,齿弊舌存,待人宽容,尊贤纳众,于是疲倦沮丧,身体弱得不胜衣。一贯怯懦的,要他看到古人的达生委命,强毅正直,说活必信,好事干下去不回头,于是勃然奋厉,不可慑服。这样历数下去,百行无不如此,即使难做得纯正,至少可以去掉过于严重的毛病,学习所得,用在哪一方面都会见成效。只是世人读书的,往往只能说到,不能做到,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判断一件诉讼,不需要弄清事理,治理千户小县,不需要管好百姓,问他造屋,不需要知道楣是横而桷是竖,问他耕田,不需要知道耒是早而耜是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情既很悠闲,人材更见迂诞,处理军国大事,一点没有用处,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吧?

[原文]

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①，轻慢同列^②，人疾之如讎敌，恶之如鸱枭^③。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④。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⑤，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注释]

①凌：欺凌。忽：轻视。长者：辈分高、地位高的人。

②同列：同在朝班，同事。

③鸱枭(xi o)：即鸱鸺。

④进：仕进，做官。

⑤登：成熟收获。

[译文]

学者是要求有所进益的。看到有的人读了几十卷书，就自高自大，欺凌长者，看不起同事，使人把他痛恨得像仇敌，厌恶得像鸱枭。像这样以学而使自己受损，还不如不学习。

古时候的学者为自己，用学来补自己的不足；如今的学者为别人，只能口头空说。古时候的学者为别人，是行道以利当世；如今的学者为自己，是修身以求做官。学习好比种树，春天赏玩花朵，秋天收获果实，讲说讨论文章，是春天的花朵，修身以利言行，是秋天的果实。

[原文]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①，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②，至于今日，十年一

理^③ ,犹不遗忘。二十以外 ,所诵经书 ,一月废置 ,便至荒芜矣^④。然人有坎凜^⑤ ,失于盛年 ,犹当晚学 ,不可自弃。孔子曰 :“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 ,老而弥笃^⑥ ,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十七乃学^⑦ ,名闻天下 ;荀卿五十始来游学^⑧ ,犹为硕儒 ;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⑨ ,以此遂登丞相 ;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⑩ ,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⑪ ,皆终成大儒 ,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学 ,便称迟暮 ,因循面墙^⑫ ,亦为愚耳。幼而学者 ,如日出之光 ,老而学者 ,如秉烛夜行 ,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⑬。

[注释]

①专利 :专一 ,集中注意力。

②《灵光殿赋》 :西汉宗室鲁恭王建有灵光殿 ,经战乱到东汉时巍然独存 ,东汉王延寿为此写了《鲁灵光殿赋》 ,今存《文选》里。

③理 :对书本作温习。

④荒芜 :此指对书本荒疏。

⑤坎凜(kǎn lǐn) :困顿不得志。

⑥魏武 :魏武帝曹操曾说 :“长大而能勤学的 ,只有他自己和袁遗 ,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袁遗 :袁绍的从兄。笃 :认真 ,专心致志。

⑦曾子 :指孔子的弟子曾参。

⑧荀卿 :荀卿是战国儒家大师 ,传见《史记》。

⑨公孙 :公孙弘是西汉武帝时丞相 ,传见《汉书》。

⑩朱云 :是西汉元帝成帝时经学家 ,传见《汉书》。

⑪皇甫 :皇甫谧(mì)是西晋时学者 ,传见《晋书》。

⑫因循 :沿袭保守。面墙 :面对着墙壁一无所见 ,常用来比喻不学。

⑬瞑(míng)目 :闭上眼睛。

[译文]

人生在幼小的时期,精神专一,长成以后,思虑分散,这就该早教,不要失掉机会。我七岁时候,诵读《灵光殿赋》,直到今天,十年温习一次,还不忘记。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搁置,就荒疏了。但人会有困顿不得志而壮年失学,还该晚学,不可以自弃。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操、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曾参十七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凭此就做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于成为大儒,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没有学,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幼年学的像太阳刚升起的光芒,老年学的,像夜里走路拿着蜡烛,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原文]

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①,上明天时^②,下该^③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④,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⑤。梁朝皇孙以下,总之年^⑥卅^⑦,必先入学^⑧,观其志尚,出身^⑨己后,便从文吏^⑩,略无卒業^⑪者。冠冕,而为上者,则有何胤、刘瓛、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绾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⑫拙,相与专固^⑬,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⑭。邺下谚云:“博士^⑮买驴,书券^⑯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⑰。

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⑬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⑭，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⑮，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⑯焉。

〔注释〕

①汉时之道：西汉时盛行的是今文经学，学者只要在《五经》中读通一种经，能用来联系当时的政治就行。

②上明天时：西汉今文经学提倡所谓“天人感应”之说，说天象变化和人间政事有密切关系，这当然是迷信。

③该：包括，通贯。

④末俗：晚近的习俗，一般都指不好的习俗。

⑤章句：指古书的间节句读。今文经学大师们对所治的《经》都作了章句，但后人只抱住这点章句之学，和实际脱节。

⑥专儒：专守只知章句的儒生之学。

⑦髻(guàn)：古时儿童的发髻向上分开成两角的样子。总髻之年：指童年时代。

⑧入学：指进入国子学。当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进入国子学，也称国学。

⑨出身：指出仕，开始做官。

⑩文吏：文官。

⑪略无：很少有。卒业：完毕学业。

⑫蚩：通“媿”，丑陋。

⑬专固：专断保守。

⑭要会：要领。

⑮博士：当时国子学里主讲每一种《经》的人，此泛指治经执教的人。

⑩券：买卖的契约。

⑪气塞：气沮，沮丧得说不出话来。

⑫“仲尼居”：仲尼是孔子的字，居是一种坐的姿势。这是《孝经》第一章的开头第一句。

⑬燕寝：闲居之处。讲堂：讲习之所。

⑭机要：机微精要的东西。

⑮间：嫌隙，此处有指点批评的意思。

[译文]

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取决于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来弘扬圣人之道，上通天文，下知人事，以此获得卿相官职的人很多。末世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几乎没有一件用得上。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梁朝贵族子弟，到童年时代，必须先让他们入国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走上仕途后，就做文吏的事情，很少有完成学业的。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瓛、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绾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我也听说在洛阳的有崔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子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称上品。此外，大多数是田野间人，言语鄙陋，举止粗俗，还都专断保守，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张契约，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种人为师，会被他气死了。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现在有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不算正业吧！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粗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身做人就行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弄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高谁低，又有什么益处

呢？光阴似箭，应该珍惜，它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还。应当博览经典著作之精要，用来成就功名事业，如果能两全其美，那样我自然也就没必要再说什么了。

〔原文〕

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①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②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③《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④，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⑤，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⑥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注释〕

①经纬：经书和纬书。经书指儒家经典著作，纬书是汉代混合神学附和儒家经义的书。

②博陵：郡名，治所博陵县在今河经蠡（l）县。

③王粲：东汉末文学家，传见《三国志·魏书》。郑玄：东汉末经学家，遍注《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等书。传见《后汉书》。

④悬：凭空地，没有理由地。排蹙（cù）：排斥，斥责。

⑤铭：古代刻在碑石、器物上的一种文体，多申鉴戒或歌颂功德。诔（l i）：古代用来表彰死者德行并致哀悼的一种文体，仅能用于上对下。

⑥披：指打开书卷。

〔译文〕

世俗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

家经术的著作而已。我刚到邺下的时候,和博陵的崔文彦交往,曾对他讲起王粲的文集里有驳难郑玄所注《尚书》的地方。崔文彦转向儒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才开口,便被凭空排斥,说什么:“文集重只有诗、赋、铭、诔,难道会有讲论经书的问题吗?何况在先儒之中,没听说有个王粲。”崔文彦含笑而退,终于没把王粲的集子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的时候,和几位博士议论宗庙的事,他引用《汉书》作论据,博士们笑道:“没有听说《汉书》可以用来论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不再说什么。拿出《韦玄成传》丢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就离开了。博士们一通宵把《韦玄成传》一起披阅寻找,到了天亮,才前来向魏收致歉道:“原来不知道韦玄成还有这样的学问啊!”

[原文]

夫老、庄之书^①,益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②,终蹈流沙^③;匿迹漆园^④,卒辞楚相^⑤;此任纵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⑦,递相夸尚,景附草靡^⑧,皆以农、黄之化^⑨,在乎己身;周、孔^⑩之业,弃之度外^⑪。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⑫之网也;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⑬也;山巨源^⑭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⑮之文也;夏侯玄^⑯以才望被戮,无支离拥肿^⑰之鉴也;荀奉倩^⑱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⑲也;王夷甫^⑳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㉑也;嵇叔夜^㉒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㉓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㉔,宁后身外己^㉕之风也;阮嗣宗^㉖沉酒荒迷,乖畏途相诫^㉗之譬也;谢幼舆^㉘赃贿黜削,违弃其馀鱼^㉙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其余桎梏尘滓^㉚之中,颠仆名利^㉛之下者,岂可备言乎!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㉜,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兹风复阐^㉝,《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㉞,躬自

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⑤，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⑥，愁愤，辄以讲自释^⑦。吾时颇预末筵^⑧，亲承^⑨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

[注释]

①老、庄之书：《老子道德经》，相传是先秦时老子所撰写。《庄子》内篇当是战国时庄子撰写，外篇、杂篇多数是这一学派的人所撰写。这两部书在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时几乎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

②藏名柱史：老子做过周代守藏室的史，也就是管理图书的柱下史，藏名柱史，就是做柱下史而不为人们所知晓的意思。

③终蹈流沙：传说老子最后西游，进入流沙，不知所终。流沙：当指今新疆境内的沙漠。

④匿迹漆园：庄子做过漆园吏。匿迹：也是不露声色，不为人们所知晓的意思。

⑤卒辞楚相：据说楚国要聘庄子为相，庄子辞谢。

⑥任纵：任性放纵。

⑦玄宗：道家把“道”别称为玄宗，指道教。

⑧景：“影”的本字。靡：随风倒下。

⑨农、黄之化：指道家的教化。道家把神话传说中的古帝王神农、黄帝假托为他们这个学派的创始人。

⑩周、孔：周公和孔子。西周初年辅佐成王的周公旦，当时曾把周公说成是先圣，比先师孔子的地位还高，周、孔之业就指儒家的学问。

⑪弃之度外：今常作“置之度外”，即不予考虑。

⑫死权：为权势而死。

⑬阱：陷坑。

⑭山巨源：西晋大臣山涛，字巨源，曾是讲玄学的“竹林七贤”之

一、传见《晋书》。

⑮多藏厚亡：意思是收藏得多的散失也多。见《老子》。

⑯夏侯玄：曹魏玄学家，被司马师所杀，传见《三国志·魏志》。

⑰支离：是《庄子·人间世》里所提到的畸形人，以畸形而能终其天年。拥肿：是《庄子·逍遥游》里讲一种叫樗(ch)的大树，树干拥肿，小枝拳曲，因无用也就不被匠人砍伐，这里说的“拥肿”便是指樗。

⑱荀奉倩(qiàn)：曹魏荀粲字奉倩，妻死后虽不哭而神伤，不久自己也死亡，见《世说新语·惑溺》注引《荀粲别传》。

⑲鼓缶(fu)之情：《庄子·至乐》里说，庄子妻死，庄子箕踞鼓盆而歌，缶就是瓦盆。

⑳王夷甫：西晋王衍字夷甫，他在幼子死去后悲不自胜（不能克制自己）。

㉑东门之达：《列子·力命》里说，魏国有个东门吴的，儿子死了不忧愁，理由是他当初没有儿子并不忧愁。

㉒嵇叔夜：曹魏玄学家嵇康，字叔夜，“竹林七贤”之一。

㉓和光同尘：不露锋芒，与世无争。见《老子》第四章。

㉔郭子玄：西晋玄学家郭象，字子玄。倾动：指权势震动，专势即专权。

㉕后身外己：是让自身居后反而会占先，见《老子·七章》。

㉖阮嗣宗：曹魏玄学家阮籍，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常以酣醉不问世事来保全自身，传见《晋书》。

㉗畏途相诫：意思是不要随便外出以免遇到危险，见《庄子·达生》。

㉘谢幼舆：西晋玄学家谢鲲(kūn)，字幼舆，曾因家僮取用公家的麦草而被削除官职，因为这也是一种贪污行为，传见《晋书》。

㉙弃其余鱼：意思是庄子见惠子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对他很反感，把自己吃剩的鱼都丢弃了，以示节俭知足之意。

- ⑩桎梏尘滓 :意思是为尘俗所桎梏 ,即在尘俗中混日子。
- ⑪颠仆(p)名利 :意思是为名利而奔走倾跌。仆 :向前跌倒。
- ⑫往复 :问答。
- ⑬阐(ch n) :开 ,广。
- ⑭武皇 :南朝萧梁的梁武帝萧衍。简文 :梁简文帝萧纲。
- ⑮大猷(yóu) :治国的大道。
- ⑯倦剧 :非常疲倦。
- ⑰释 :宽解 ,排遣。
- ⑱末筵 末席 ,末座 ,卑下的位次 ,是一种自谦语。
- ⑲承 :接受 ,听取。

[译文]

老子、庄子的著作 ,强调修身养性 ,保全本质 ,不肯让外物妨碍自身的天性。所以 ,老子隐姓埋名在周朝担任柱下史 ,最后进入了流沙 ,隐居起来。庄子在漆园隐身匿迹 ,终于辞却了楚相 ,他们都是无所拘束 ,自由自在的人。何晏、王弼师法前人 ,论述道教的玄理 ,竞相宣扬崇尚道教。当时的人如影随形 ,如草随风一样地追随他们 ,都以神农、黄帝的教化作为立身之本 ,将周公、孔子的儒家经术置之度外。何晏因与曹爽结党而被诛杀 ,陷入争权夺利的罗网 ;王弼因讥笑别人而遭人憎恨 ,掉进争强好胜的陷阱 ;山巨源因蓄积财物而遭人讥讽 ,重蹈积蓄越多、失去越多的覆辙 ;夏侯玄因炫耀才学名望而被害 ,没有借鉴“支离拥肿”的经验 ,苟奉倩丧妻后 ,因过度悲伤而死 ,没有像庄子那样 ,丧妻后鼓盆而歌的通达之情 ;王夷甫丧子后 ,悲伤不已 ,不像东门子丧子后无忧达观 ;嵇康因不随流入俗而遭祸害 ,并不是随流合众之人 ;郭子玄权势震动一时 ,没有达到甘于人后、忘掉自我的境界 ;阮嗣宗好酒贪杯、荒诞迷乱 ,背离了险途中应该小心谨慎的古训 ;谢幼舆因贪赃枉法而被罢官 ,违背了不应该贪得无厌的教义。以上这些人物 ,都是其中的领袖 ,都是皈依道教的。其余那些受到尘世污浊之风的熏染 ,为名利奔走的人 ,难道还值得细说吗 !这些人只是会

高谈阔论,剖析玄奥微妙的义理,宾主之间互相问答,娛心悦耳而已,并不把它当作救世匡俗的要道。到了梁代,这种清谈之风又盛行起来,《庄子》、《老子》和《周易》,总称为《三玄》,梁武帝和简文帝都亲自讲解评论。还有周弘正奉命传播道教,在都邑教化推行,门徒有一千多人,真可谓盛况空前。梁元帝在江州、荆州期间,也很喜欢讲习《三玄》,召集门生,亲自传授,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甚至倦极愁愤的时候,就用讲授来排遣。我当时多次到现场末席,亲自听他讲授,只是自己生性愚钝,也不太爱好这一类的说教。

[原文]

古人勤学,有握锥^①、投斧^②,照雪^③、聚萤^④,锄则带经^⑤,牧则编简^⑥,亦为勤笃。梁世彭城刘绮^⑦,交州刺史勃之孙^⑧,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荻尺寸折之,然明夜读。孝元初出会稽^⑨,精选赛寮^⑩,绮以才华,为国常侍兼记室^⑪,殊蒙礼遇,终于金紫光禄^⑫。义阳朱詹^⑬,世居江陵,后出扬都,好学,家贫无资,累日不爨^⑭,乃时吞纸以实腹,寒无毡被^⑮,抱犬而卧,犬亦饥虚^⑯,起行盗食,呼之不至,哀声动邻,犹不废业,卒成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⑰,为孝元所礼。此乃不可为之事,亦是勤学之一人。东莞臧逢世^⑱,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未^⑲,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

[注释]

①握锥(zhu) 战国时苏秦读书将倦睡,就用锥刺股,见《战国策·秦策》。锥:有尖头的用来钻孔的工具。投斧:西汉时文党和别人一起进山伐木,说自己想远出学习,试投斧树上,斧挂住就去,结果斧真的挂住了,他就去长安,见《太平御览》引《庐江七贤传》。

②照雪:东晋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见《太平御览》引《宋齐

语》。聚萤：东晋车胤家贫，夏月萤火虫放在囊中取光读书，传见《晋书》。

③锄则带经：西汉儿宽带着经书锄地，休息时就诵读，传见《汉书》。

④牧则编简：西汉路温舒牧羊时取泽中蒲作简，编连起来书写，传见《汉书》。

⑤彭城：这是南朝刘宋时设置的郡，治所彭城县，即今江苏徐州。

⑥交州：当时治所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

⑦孝元初出会稽：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萧绎封湘东王，出任会稽太守。会稽郡的治所山阴，即今浙江绍兴。

⑧寮（liáo cài）僚属，即幕僚属官。禀通“僚”。寮是官。

⑨国常侍：萧绎当时是湘东王，王国仿照中央也设有常侍，是王左右的亲近显贵官。记室：中记室参军的省称，掌管章奏文书等工作。

⑩金紫光禄：金紫光禄大夫的省称，梁时官分十八班，班多为贵，金紫光禄大夫是十四班，已属显贵。

⑪义阳：郡名，治所义阳县，在今河南信阳。

⑫爨（cuàn）烧火做饭。

⑬毡（zhān）：用羊毛或其他动物毛压成，可御寒。

⑭虚：腹中空虚。

⑮镇南录事参军：萧绎在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出任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录事参军就是镇南将军属下的录事参军。

⑯东莞（guān）：县名，在今山东莒县。

⑰乞丐：乞求，向人讨。客刺：名帖，相当于今天的名片，不过纸幅宽大。

[译文]

古人勤学，有的握锥、投斧，有的照雪、聚萤，还有人锄地时带

经书,在休息时就诵读,也有人在放牧时取泽中蒲作简,编连起来书写,这些都堪称勤奋读书、专心致学的范例。梁代有位彭城人刘绮,是交州刺史刘勃的孙儿,早年失去亲人,家境贫寒,没有能力置备灯烛,常买了荻一尺一寸地折断,点着照明夜读。元帝最初出任会稽太守,仔细挑选僚属,刘绮因有才华,被任为湘东国的常侍兼充记室,常管章奏文书工作,很受礼遇,最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还有位义阳人朱詹,世代住在江陵,后来出居扬都,爱好学习,家贫缺乏资财,接连多天不生火做饭,常常吞下纸来填肚子,寒冷没有毡被,抱只狗睡眠,狗也饿空了肚子,起来走动偷食吃,叫它不来,哀号的声音惊动邻居,但仍不废学业,终于成为学士,官做到镇南将军属下的录事参军,被元帝所礼遇。这个人所做的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也真是一位勤学者。再有位东莞人臧逢世,二十多岁时,要读班固著的《汉书》,苦于向人借时间不能太长,就向姐夫刘缓乞讨名帖书翰纸末,亲手抄写一部,军府里的人佩服他有志气,终于以精通《汉书》著称。

[原文]

邺平之后,见徒入关。思鲁尝谓吾曰^①：“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②。每被课笃^③,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使汝弃学徇财^④,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缊褐^⑤,我自欲之。”

[注释]

①思鲁:颜之推的长子颜思鲁。

②申:表达。

③课:按照规定的内容分量讲授学习。笃:应读作“督”,督促。

④徇(xùn)财:以身求财。徇通“殉”。

⑤藜羹(lí gēng):用豆叶之类做成的汤,指粗劣的饭菜。缊

(yùn) 乱麻 ,用乱麻为絮的袍子 ,贫贱者所服。褐 粗布衣服。

[译文]

邺下平定以后 ,我被迁送进关中。大儿思鲁曾对我说 :“ 朝廷上没有禄位 ,家里面没有积财 ,应该多出气力 ,来表达供养之情。而每被课程督促 ,在经史上用苦功夫 ,不知做儿子的能安心吗 ?”我教训他说 :“ 做儿子的应当以养为心 ,做父亲的应当以学为教。如果叫你放弃学业而一意求财 ,让我衣食丰足 ,我吃下去哪能觉得甘美 ,穿上身哪能感到暖和 ?如果从事于先王之道 ,继承了家世之业 ,即使吃粗劣饭菜、穿乱麻衣服 ,我自己也愿意。”

[原文]

校订书籍 ,亦何容易 ,自扬雄、刘向^① ,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 ,不得妥下雌黄^②。或彼以为非 ,此以为是 ,或本同末异 ,或两文皆欠 ,不可偏信一隅^③也。

[注释]

①扬雄 :西汉大文学家 ,曾在皇室的天禄阁校书 ,传见《汉书》。刘向 :西汉大学者 ,在校定古书上有极大贡献 ,传附见《汉书·楚元王传》。

②雌黄 :本是一种矿物 ,可制作黄色的颜料 ,古书用黄纸卷子书写 ,所以写错了字要用雌黄涂去 ,从而也称校改书籍为“雌黄”。

③一隅(yú) :一个角落 ,一个方面。

[译文]

校勘写订书籍 ,也很不容易 ,只有当年的扬雄、刘向才算得上是称职的。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典籍 ,就不可以妄下雌黄修改校定。有的那个本子以为错 ,这个本子认为对 ;有的观点大同小异 ,有的两个本子的文字都有欠缺 ,所以不能偏听偏信 ,倒向一个方面。

文章篇九

[解题]

文章 此指文章理论。我国古代有人在文章写作的理论方面下功夫研究。南齐末年刘勰撰成的《文心雕龙》就是人所共知的文章理论名著。颜之推这篇是继《文心雕龙》之后的名作。

[原文]

夫文章者 , 原出《五经》。诏、命、策、檄^① , 生于《书》者也 ; 序、述、论、议^② , 生于《易》者也 ; 歌、咏、赋、颂^③ , 生于《诗》者也 ; 祭、哀、诔^④ , 生于《礼》者也 ; 书、奏、箴、铭^⑤ , 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⑥ , 军旅誓、诰^⑦ , 敷^⑧显仁义 , 发^⑨明功德 , 牧民^⑩建国 , 不可暂无。至于陶冶性灵^⑪ , 从容讽谏^⑫ , 入其滋味 , 亦乐事也。行有余力 , 则可习之。然而自古文人 , 多陷轻薄 ; 屈原露才扬己 , 显暴君过 ; 宋玉体貌容冶 , 见遇俳优 ; 东方曼倩^⑬ , 滑稽不雅 ; 司马长卿^⑭ , 窃资无操 ; 王褒过章《僮约》^⑮ , 扬雄德败《美新》^⑯ ; 李陵^⑰降辱夷虏 ; 刘歆^⑱反覆莽世 ; 傅毅^⑲党附权门 ; 班固^⑳盗窃父史 ; 赵元叔抗竦^㉑过度 ; 冯敬通^㉒浮华摈压 ; 马季长佞媚获谄^㉓ ; 蔡伯喈^㉔同恶受诛 ; 吴质^㉕诋忤乡里 ; 曹植^㉖悖慢犯法 ; 杜笃乞假^㉗无厌 ; 路粹^㉘隘狭已甚 ; 陈琳实号粗疏^㉙ ; 繁钦性无检格^㉚ ; 刘桢屈强输作^㉛ ; 王粲率躁见嫌^㉜ ; 孔融、弥衡^㉝ , 诞傲致殒 ; 杨修、丁廙 , 扇动取毙^㉞。

[注释]

①诏、命、策 :三种文体 ,都是皇帝颁发的命令文告。檄 :一种文体 ,用于声讨或征伐。

②序、述、论、议 :古代的四种文体 ,前两种相当于今天的记叙文 ,后两种相当于今天的议论文。

③歌、咏 :诗歌。赋 :古代的一种文体 ,铺陈华丽 ,讲究骈偶 ,多用典故 ,韵文与散文相错。颂 :古代一种文体 ,用于赞颂。

④祭 :祭文。祀 :古代祭祀时的乐歌。哀、诔(lì) :哀悼死者 ,记述死者生平的文章 ,哀又特指哀悼短夭者的文章。

⑤书、奏 :古时臣下向朝廷上书的文章。箴 :用于规戒的文章。铭 :用于赞颂或警戒的文章。

⑥宪章 :最重要的官方文书。

⑦誓 :誓言、誓约。诰 :古代以上训下的号令式的文章。

⑧敷 :宣扬、阐发。

⑨发 :扩张。

⑩牧民 :治理百姓 ,我国古代把治理百姓比做放牧牲畜 ,所以叫“牧民”。

⑪陶冶 :陶冶 ,化育。性灵 :性情灵感。

⑫讽谏 :不直言其事 ,用委婉的语言劝谏。

⑬东方曼倩 :东方朔 ,字曼倩 ,西汉文学家 ,以滑稽侍奉汉武帝 ,传见《汉书》。

⑭司马长卿 :司马相如 ,字长卿 ,西汉文学家 ,传见《史记》。他曾投靠富人卓王孙 ,卓王孙女儿文君爱他 ,一同偷去成都 ,卓王孙不得已分了财物给他俩 ,“无操”即指此事。

⑮王褒 :西汉文学家 ,传见《汉书》。《僮约》是他写的一篇文章 ,其中讲他到寡妇杨惠家里去 ,这在封建社会认为是过失。

⑯扬雄德败《美新》 :扬雄写过《剧秦美新》的文章 ,用否定秦朝来歌颂王莽的新朝 ,由于后来王莽垮台 ,写这篇文章就成为失德的行为。

①李陵：西汉时大将，因后人伪造他给苏武的诗，所以也把他当作文学家。他因战败力竭降了匈奴，传附见《史记·李将军传》。

②刘歆：刘向之子，西汉大学者，起初支持王莽，后反莽不成而自杀，传附见《汉书·楚元王传》。

③傅毅：东汉文学家，曾任外戚大将军窦宪的司马，传见《后汉书》。

④班固：班固的《汉书》是以前其父班彪的史稿为基础续成的，但司马迁的《史记》也用其父司马谈的旧稿，这是当时修史的习惯，本无可厚非，到颜之推时已不习惯这种做法，故称盗窃。

⑤赵元叔：赵壹字元叔，东汉文学家，恃才倨傲，见显贵司徒袁逢仅是长揖，传见《后汉书》。抗竦(sǒng)：高抗竦立。

⑥冯敬通：冯衍字敬通，东汉文学家，人们说他“文过其实”，压制他不予重用，传见《后汉书》。

⑦马季长：马融字季长，东汉经学家、文学家，佞媚外戚梁冀，为正直者所羞，传见《后汉书》。佞：用花言巧语去谄媚。诮：讥嘲。

⑧蔡伯喈(ji)：蔡邕字伯喈，东汉文学家，曾为董卓擢用，王允诛董卓，蔡邕言之而叹，被王允治罪，死于狱中，传见《后汉书》。

⑨吴质：曹魏文学家，不与乡里往来应酬，受到歧视，传附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⑩曹植：本封陈王，因醉酒悖慢贬为安乡侯，传见《三国志·魏志》。

⑪杜笃：东汉文学家，与当地县令往来，多次以私事乞求，终至闹翻，传见《后汉书》。气假：借贷。

⑫路粹：东汉末年曹魏的文学家。隘狭：气量狭小。

⑬陈琳：曹魏文学家。粗疏：粗心疏忽。

⑭繁钦：曹魏文学家。检格：即法式。

⑮刘桢：曹魏文学家。因事受罚，配在尚方磨石。屈强：即倔强，输作：罚做苦工。

③王粲：性躁竞。率轻率。躁，急躁不安静；竞，竞争，急于做官。

③孔融：东汉末文学家，因言论偏激，得罪曹操被杀。弥衡：东汉末文学家，因傲慢被黄祖所杀，传均见《后汉书》。

③杨修、丁廙(yì)：在曹魏的文学家，都是曹植的党羽，想帮助曹植当太子，结果失败，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扇动，即煽动。

[译文]

文章都源出于《五经》：诏、命、策、檄，是《书》所派生；序、述、论、议，是《易》所派生；歌、咏、赋、颂，是《诗》所派生；祭、祀、哀、诔，是《礼》所派生；书、奏、箴、铭，是《春秋》所派生。朝廷的宪章，军队的誓、诰，宣扬仁义，彰明功德，对于治民建国来说是不能一刻没有的。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能够体会其中的滋味，也是人生乐事。如有多余的精力，自可以学习。然而自古以来的文人，多失于轻薄：屈原夸扬才能，公开暴露君主的过错；宋玉长相美丽，被君王当做杂耍艺人；东方曼倩，言辞滑稽而欠大雅；司马长卿，巧取资财而无操行；王褒的过失见于《僮约》，扬雄的品德坏于《美新》；李陵降辱于匈奴，刘歆反覆于新莽；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窃取父史；赵元叔性格高抗而过度，冯敬通因浮华被排斥，马季长谄媚而被讥嘲；蔡伯喈党同罪人而受诛害，吴质诋忤于乡里；曹植悖慢而犯法，杜笃乞求借贷无厌，路粹气量过分狭小，陈琳确实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仍倔强于输作；王粲团轻躁被嫌弃；孔融、弥衡，以言论偏激傲慢而被杀；杨修、丁廙，因煽动策立太子而取死。

[原文]

阮籍^①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②，傅玄忿^③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④，陆机犯顺履险^⑤，潘岳干没^⑥取危，颜延年负气^⑦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⑧，王元长凶贼自诒^⑨，谢玄晖侮慢见及^⑩。凡此诸人，皆其翘秀^⑪者，不能悉记，大较^⑫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

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⑬，皆负世议，非懿德^⑭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⑮，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⑯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⑱，发引^⑲性灵，使人矜伐^⑳，故忽于持操^㉑，果于进取^㉒。今世文士，此患弥切^㉓，一事^㉔愆当，一句清巧^㉕，神厉九霄^㉖，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㉗，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㉘。深宜防患，以保元吉^㉙。

[注释]

①阮籍：阮籍母死，与人围棋不停止，人家去吊丧，他醉而直视，这在当时都算不讲礼仪败风俗的大事。

②嵇康：钟会去看嵇康，嵇康不为之礼，钟会在司马昭前进谗杀害嵇康。凌物：欺侮别人。凶终：不得善终，被杀。

③傅玄：西晋文学家，与人争论喧哗而被免官。忿：同“愤”，气愤。

④孙楚：西晋文学家，以才气自负，对上级不礼貌。矜夸：夸耀自己长处。

⑤陆机：西晋文学家，赵王司马伦专权篡位，而陆机为其僚属。犯顺：指造反作乱。履险：指做危险的事情。

⑥潘岳：西晋文学家，性轻躁，趋世利，其母教训他：“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最终为赵王伦所杀。干没：侥幸取利。

⑦颜延年：颜延之字延年，南朝刘宋文学家，因作《五君咏》，为宋文帝免职。负气：恃其意气不能屈居人下。

⑧谢灵运：南朝刘宋文学家，以谋叛被杀。空疏：指没有实在的本领。乱纪：作乱。

⑨王元长：王融字元长，南齐文学家，齐武帝死，他拥立竟陵王萧子良，不成被杀。凶贼自诿：凶逆作乱终于自己被害。

⑩谢朓：字玄晖，南齐文学家，因轻视江祐，被害死于狱中。见

及 这里指被陷害。

⑪翘秀 翘楚秀出 ,高出众人。

⑫大较 大略 ,大概。

⑬汉武 :西汉武帝刘彻。魏太祖 :曹魏武帝曹操。文帝 :曹魏文帝曹丕。明帝 :曹魏明帝曹叡。宋孝武帝 :刘宋孝武帝刘骏。

⑭懿德 美德。

⑮子游 孔子弟子 ,姓言名偃字子游 ,以文学见称。子夏 孔子弟子 ,姓卜名商字子夏 ,也以文学见称。荀况 荀子名况。孟子 孟子名轲。枚乘 西汉文学家。贾谊 西汉文学家、政治家。苏武 西汉人 ,以出使匈奴不屈节知名 ,因后人伪造其诗。张衡 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左思 西晋文学家。侑 同类。

⑯损败 损丧败坏。

⑰所积 “积”本是一种病 ,如寒积、食积 ,所积就是指所以气积 ,也就是指的病因。

⑱标举 高超。兴(xìng)会 兴致。

⑲发引 触发引动。

⑳矜伐 夸耀才能或功绩。

㉑持操 讲究操守 ,讲究品行。

㉒果于 勇于、敢于。进取 此指追求富贵利禄。

㉓弥切 更加深切。

㉔事 此指用事 ,即所引用的典故 ,当时作诗文好用典。

㉕清巧 清新精巧。

㉖厉 上。九霄 天的极高处。

㉗砂砾所伤 指细小的伤害。

㉘风尘 指风霆 ,即指疾风迅雷。

㉙元吉 元是大 ,吉是福。

[译文]

阮籍因无礼败坏风俗 ;嵇康因欺物不得善终 ;傅玄因愤争而免

官,孙楚因夸耀而欺上,陆机因作乱而冒险,潘岳因侥幸取利而致危;颜延年因负气而被免职,谢灵运因空疏而作乱,王元长因凶逆而被杀,谢玄晖因侮慢而遇害。以上这些人物的事例,都是文人中翘楚秀出的,其他不能统统的记起,大体如此。至于帝王,有的也未能避免这类毛病。从古当上天子并有才华的,只有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都被世人讥议,不算有美德的人君。从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夏到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等一流人物,享有盛名而免于过失祸患的,也时常听到,只是其中损丧败坏的占多数。对此我常思考,寻找病根,当是由于文章这样的东西,要高超兴致,触发性灵,这就会使人夸耀才能,从而忽视操守,敢于追求名利。在现代文士身上,这种毛病更加深切,一个典故用得恰当,一个句子做得清巧,就会心神上达九霄,意气下凌千年,自己吟咏自我欣赏,不知道身边还有别人。加以砂砾般的伤人,会比矛戟伤人更狠毒,讽刺而招祸,会比疾风迅雷更迅速。应该认真思考防范,来保有大福。

[原文]

学问有利钝^①,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②,流布丑拙^③,亦以^④众矣,江南号为“吟痴符^⑤”。近在并州^⑥,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诮^⑦擎邢、魏^⑦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酺^⑧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⑨!”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⑩,此诚难也。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⑪,知可施行^⑫,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⑬,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⑭,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

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⑮世,亦俟河之清乎^⑯。

[注释]

①利钝:此指聪慧和愚笨。

②清华:清新华丽。

③丑拙:丑恶拙劣。

④以:同“已”。

⑤矜(líng)痴符:古代方言,指没有才学而好夸耀的人。矜是叫卖,矜痴就是叫卖痴呆。

⑥并州:治所晋阳,即今山西太原。

⑦诮(ti o)讦:以言戏人。邢、魏:邢邵和魏收,都是北齐文学家、大名人,传均见《北齐书》。

⑧击牛:宰牛,古人常宰牛宴客。酺(sh) :斟酒。

⑨行路:行路之人,不相干的人。

⑩自见之谓明:见《韩非子·喻老》,说自己能看得清自己就称得上“明”。

⑪裁:裁决,判断。

⑫施行:用得上,拿得出去。

⑬师心自任:指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师心:指以己心为师。师心自任:今多作“怀心自用”。

⑭宏丽:壮丽。精华:精粹。

⑮动:惊动。盖:压倒。

⑯俟(sì) :等待。河之清:河指黄河,黄河因上游河床受冲刷而杂有大量泥沙,呈黄色,不得澄清,所以古人把河清看作稀罕难有、一辈子也等不到的事情。

[译文]

学问有利和钝,文章有巧和拙,学问钝的人积累功夫,不妨达到精熟;文章拙的人钻研思考,终究难免陋劣。其实只要有了学问,就

是以自立做人,真是缺乏天才,就不必勉强执笔写文。我见到世人中间,有极其缺乏才思,却还自命清新华丽,让丑拙的文章流传在外的,也很众多了,这在江南被称为“诔痴符”。近来在并州地方,有个士族出身的,喜欢写引人发笑的诗赋,还和邢邵、魏收诸公开玩笑,人家嘲弄他,假意称赞他,他就杀牛斟酒,请人家帮他扩大影响。他的妻是个心里清楚的女人,哭着劝他,他却叹着气说:“我的才华不被妻子所承认,何况不相干的人!”到死也没有醒悟。自己能看清自己才叫明,这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

学做文章,先和亲友商量,得到他们的评判,知道拿得出去,然后出手,千万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为旁人所取笑。从古以来执笔写文的,多得说也说不清,但真能做到宏丽精华的,不过几十篇而已。只要体裁没有问题,辞意也还可观,就可称为才士。但要当真惊世流俗压倒当世,那也就像黄河澄清那样不容易等待到了。

[原文]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驎^①,虽有逸气^②,当以衔勒^③制之,勿使流乱轨躅^④,放意填坑岸^⑤也。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膺^⑥,气调^⑦为筋骨,事义^⑧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⑨,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⑩而忘归,穿凿^⑪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注释]

①骐驎:日行千里的良马。

②逸气:俊逸之气。

③衔 横在马口中以备抽勒的铁。勒 套在马头上带嚼口的笼头。

④流 行动无定。轨躅(zhuó) 轨迹。

⑤放意 恣意。填坑岸 跌进坑岸下。

⑥理致 :义理意致。心膂(1) 心和脊骨 表示最核心紧要之处。

⑦气调 :气韵格调。

⑧事义 :用事 ,即用典故合宜。

⑨末 指华丽辞藻。本 指理致、气调、事义。

⑩流宕(dàng) 流荡。

⑪穿凿 附会 ,任意牵合。

[译文]

凡是作文章 ,好比人骑千里马 ,虽有俊逸之气 ,还得用衔勒来控制它 ,不要让它乱了奔走的轨迹 ,恣意跃进那坑岸之下。

文章要以义理意致为核心脊梁骨 ,气韵格调为筋骨 ,用典合宜为皮肤 ,华丽辞藻为冠冕。如今相因袭的文章 ,都是弃本趋末 ,多求浮艳 ,辞藻和义理相竞 ,辞藻胜而义理伏 ,用典和才思相争 ,用典繁而才思损 ,放逸的流荡而忘归 ,穿凿的补缀而不足。时世习俗既如此 ,也不好独自立异 ,但求不要做得太过头。真出个负重名的大才 ,对这种体裁有所改革 ,那才是我所盼望的。

[原文]

古人之文^① ,宏才逸气 ,体度^② 风格 ,去今实远 ;但缉缀^③ 疏朴 ,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 ,章句偶对^④ ,讳避精详 ,贤于往昔多矣^⑤。宜以古之制裁为本 ,今之辞调为末 ,并须两存 ,不可偏弃也。

[注释]

①古人之文 :此指骈文流行之前的先秦两汉文章。

②体度 :体势气度。

③缉缀 缝接拼合 ,此指文章的撰写联缀、过渡钩连。

④音律及偶对 这都是骈文的特征。

⑤贤于往昔多矣 这“往昔”指骈文流行前的古人之文,说贤于往昔,也是颜之推的看法。

[译文]

古人的文章,气势宏大,潇洒飘逸,体度风格,比现今的文章真高出很多。只是古人在结撰编著中,用词遣句、过渡钩连等方面还粗疏质朴,于是文章就显得不够周密细致。如今的文章,音律和谐华丽,辞句工整对称,避讳精细详密,则比古人的高超多了。应该用古文的体制格调为根本,以今人的文辞格调作补充,这两方面都做得好,并存不可以偏废。

名实篇十

[解题]

这篇《名实》讲的是名不符实的问题,文中指出以种种伪装来图好名声而出现了名与实不相称,并指出这种虚名总归要败露,其中有些话在今天仍有教育意义。

[原文]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①,则名必善焉;容色姝^②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③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④,享鬼神之福祐^⑤,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⑥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⑦,干浮华之虚称^⑧,非所以得名也。

[注释]

- ①德艺 :品德才艺。周厚 :周备深厚。
 ②姝(sh) :美丽。
 ③上士 :高水平的人 ,这士是士大夫的“士”。
 ④体道 :以道为本体。合德 :与道德相融合。
 ⑤享鬼神之福祐 :这是古人的迷信话。
 ⑥荣观(guàn) :荣名 ,荣誉。
 ⑦厚貌深奸 :外表敦厚内心奸险。
 ⑧干 :干求 ,谋求。浮华 :华而不实。虚称 :虚名。

[译文]

名的对于实 ,好比形的对于影的。德艺周厚 ,那 name 就一定好 ;容貌美丽 ,那影就一定美。如今不修身而想在世上传好的名 ,就好比容貌很丑而要求镜子里现出美的影了。上士忘名 ,中士立名 ,下士窃名。忘名 ,就是体道合德 ,享受鬼神的福祐 ,而不是用来求名的 ;立名 ,就是修身慎行 ,生怕荣誉会被湮没 ,而不是为了让名的 ;窃名 ,就是外朴内奸 ,谋求浮华的虚名 ,而不是真能得到名的。

[原文]

吾见世人 ,清名登而金贝^①入 ,信誉显而然诺^②亏 ,不知后之矛戟 ,毁前之干櫓^③也 ! 虞子贱^④云 :“ 诚于此者形^⑤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 ,无不见乎迹 ,但察之未熟^⑥耳。一为察之所鉴 ,巧伪不如拙诚 ,承之以羞^⑦大矣。伯石让卿^⑧ ,王莽辞政^⑨ ,当于尔时 ,自以巧密 ,后人书之 ,留传万代 ,可为骨寒毛竖^⑩也。近有大贵 ,以孝著声 ,前后居丧 ,哀毁^⑪逾制 ,亦足以高于人矣 ,而尝于苦块^⑫之中 ,以巴豆^⑬涂脸。遂使成疮 ,表哭泣之过 ,左右童竖 ,不能掩之 ,益使外人谓其居处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丧百诚者 ,乃贪名不已故也 !

[注释]

①登 :升 ,此指播扬。金贝 :金钱。

②然诺 :许诺。亏 :亏损 ,此指许诺了不兑现。

③干櫓 :干 ,即盾 ,盾牌 ,古代防御刀剑用的东西。櫓 :大盾牌。

④虑子贱 :孔子的学生 ,姓虑 ,名子贱 ,见于《伪孔子家语· 屈节》。

⑤形 :通“ 刑 ”、“ 型 ” ,做出榜样。

⑥熟 :精审 ,仔细。

⑦承之以羞 :据《易· 恒》有“ 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 ”的话 ,意思是说 :不能经常保有其德 ,羞辱就可能到来。

⑧伯石让卿 :春秋时郑国叫太史任命伯石为卿 ,伯石假意推辞 ,太史走后 ,他又叫太史再来任命自己 ,这样假意推辞了三次才接受 ,见《左传· 襄公三十年》。

⑨王莽辞政 :东汉末年王莽一再推辞不当大司马 ,其实也是伪装 ,见《汉书· 王莽传》。

⑩骨寒毛竖 :骨头发冷 ,汗毛竖起 ,是大吃一惊的意思。

⑪衰毁 :哀痛得使身体容貌都受到了损毁。

⑫苫(sh n) :是草荐。块 :是土块。古礼居父母之丧时要垫草荐 ,枕土块 ,因而又把“ 苫块之中 ”作为居丧的代称。

⑬巴豆 :一种植物 ,种子可入药 ,但有大毒。

[译文]

我见到世上的人 ,清名播扬但金钱暗入 ,信誉昭著但许诺有亏 ,真不知是不是后面的矛戟 ,在捣毁前面的盾牌啊 ! 虑子贱说过 :“ 在这件事上做得真诚 ,就给另件事树立了榜样。”人的虚或实 ,真或伪固然在于心 ,但没有不在行动上流露出来的 ,只是观察得不仔细罢了。一旦观察得真切 ,那种巧于作伪就还不如拙而诚实 ,接着招来的羞辱也够大的。伯石的推让卿位 ,王莽的辞谢政权 ,在当时自以为既

巧又密,可是被后人记载下来,留传万世,就叫人看了毛竖骨寒了。近来有个大贵人,以孝著称,先后居丧。哀痛毁伤过度,这也是以显得高于一般人了;可他在草荐土块之中,还用有大毒的巴豆来涂脸,有意使脸上成疮,来显出他哭泣得多么厉害,但这种做作不能蒙过身旁童仆的眼睛,反而使外边人说他丧中的居处饮食都在伪装。由于有一件事情伪装出现假,而毁掉了百件事情的真,这就是贪名不足的结果啊!

〔原文〕

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①,多以酒犒珍玩^②,交诸名士。甘其饵^③者,递共吹嘘^④,朝廷以为文华,亦尝出境聘^⑤。东莱王韩晋明^⑥笃好文学,疑彼制作,多非机杼^⑦,遂设宴言^⑧,面相讨试。竟日欢谐,辞人^⑨满席,属音赋韵^⑩,命笔为诗,彼造次^⑪即成,了^⑫非向韵,众客各自沉吟,遂无觉者。韩退叹曰:“果如所量。”

……

治点^⑬子弟文章,以为声价^⑭,大弊事也。一则不可常继,终露其情;二则学者有凭,益不精励。

邺下有一少年,出为襄国^⑮令,颇自勉笃,公事经怀,每加抚恤,以求声誉。凡遣兵役,握手送离,或赍梨枣饼饵^⑯,人人赠别,云:“上命相烦,情所不忍,道路饥渴,以此见思^⑰。”民庶称之,不容于口^⑱。及迁为泗州别驾^⑲,此费日广,不可常周。一有伪情,触涂^⑳难继,功绩遂损败矣。

〔注释〕

①雅:素常,向来。矜持:装出端庄严肃的样子。

②酒犒(dú):牛酒,即杀牛备酒办宴会。珍玩:珍宝玩好,用来赠送名士们。

③甘 此指感兴趣的意思。饵 钓饵,引申为诱饵。

④递 :一个接一个地。吹嘘 吹捧。

⑤聘 :古代国与国之间派使者访问叫聘,此指南朝的萧梁去北朝的北齐聘问。

⑥韩晋明 北齐韩晋明,韩轨之子,封东莱王,传附见《北齐书·韩轨传》,其中说:“诸勋贵子孙中,晋明最留心学问。”

⑦机杼(zhù):本指织布机,引申为纺织,再引申为文章的命意构思。

⑧宴言 :宴会叙谈。

⑨辞人 此指诗人。

⑩属(zh)音赋韵 :作诗的意思。属 连接字句的意思。

⑪造次 :匆忙 轻率。

⑫了 :全然。

⑬治 整治,修改。点 :点窜,涂改。

⑭声价 :声望和身份。

⑮襄国 :县名。当时属于襄国郡,在今河北邢台西南。

⑯赍(j) :以物送人。饵 这里指糕饼。

⑰见思 :表示思念之情。

⑱不容于口 :不是口说所能说得完。

⑲泗州 北周末时设置,治所宿预,在今江苏宿迁东南。别驾 州的长官称刺史,刺史下面最重要的辅佐官称别驾。

⑳触涂 :触处,到处。

[译文]

有一个士族,读的书不过二三百卷,天资笨拙,可家世殷实富裕,他向来矜持,多用牛酒珍宝玩好来结交那些名士。名士中对牛酒珍宝玩好感兴趣的,一个个接着吹捧他,使朝廷也以为他有文采才华,派他曾出境聘问。齐东莱王韩晋明深爱文学,对他的作品发生怀疑,怀疑大多数的情况,认为不是他本人所命意构思的,于是就设宴叙

谈 , 当面对讨论测试。当时整天欢乐和谐 , 诗人满座 , 属音赋韵 , 提笔作诗 , 这个士族轻率间就写成 , 可全然没有向来的风格韵味 , 好在客人们各自在沉思吟味 , 没有发觉。韩晋明宴会后叹息道 : “ 果真像我们所估量的那样。 ”

修改子弟的文章 , 来抬高声价 , 是一大坏事。一则不能经常如此 , 终究要透露出真情来 ; 二则正在学习的子弟有了依赖 , 更加不肯专心努力。

邺下有个少年 , 出任襄国县令 , 能勤勉 , 公事经手 , 常加抚恤 , 来谋求声誉。每派遣兵差 , 都要握手相送 , 有时还拿出梨枣糕饼 , 人人赠别 , 说 : “ 上边有命令要麻烦你们 , 我感情上实在不忍 , 路上饥渴 , 送这些以表思念。 ” 民众对他称赞 , 不是口说所能说得完的。到迁任泗州别驾官时 , 这种费用一天天增多 , 不可能经常办到。可见一有虚假 , 就到处难以相继 , 原先的功绩也随之而毁灭。

涉务篇十一

[解题]

所谓涉务 , 就是办实事的意思。经过东晋到南朝后期 , 门阀制度在南方已日趋没落 , 士族的子弟除摆空架子外 , 几乎全不能办实事 , 朝廷要办实事不得不转而惜重士族看不起的庶族寒士。颜之推虽然也出身士族 , 但已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 所以专门写此篇 , 对不办实事形同废物的士族子弟进行谴责。

[原文]

士君子之处世 , 贵能有益于物耳 , 不徒高谈虚论 , 左琴右书^① , 以费人君禄位也 ! 国之用材 , 大较不过六事 : 一则朝

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②,经纶^③博雅;二则文史之臣^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⑥;四则藩屏之臣^⑦,取其明练^⑧风俗,清白^⑨爱民;五则使命之臣^⑩,取其识变从宜^⑪,不辱君命^⑫;六则兴造之臣^⑬,取其程功节费^⑭,开略^⑮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⑯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⑰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⑱,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注释]

①左琴右书:弹琴读书,是北朝士大夫们自以为风雅的事情。

②治体:治理国家的体制纲要。

③经纶:本是整理丝缕,引申为安排处理国家大事。

④文史之臣:此指先秦西汉时的文史之臣,即在帝王身边主管文书档案,撰写诏令典章的人。

⑤不忘前古:前古即古先,古代。

⑥强干:能力强。习事:办事熟练。

⑦藩屏之臣:指地方高级长官,如州的刺史、郡的太守,他们都是中央的藩屏。藩屏:是屏障的意思。

⑧明练:了解熟悉。

⑨清白:干净,不贪污。

⑩使命之臣:奉命出使邻国之臣。

⑪识变从宜:懂得权变,会随机应变。

⑫不辱君命:不使君命受到折辱而完成了使命。

⑬兴造之臣:兴建营造之臣,即今天所谓管土木建筑的。

⑭程功:考核工程进度。节费:节省费用。

⑮开略:打开思路,想出办法。

⑯守行:奉行,认真做好。

⑰责:一定要求。具:都,完全。

⑮指趣 :也写作“旨趣”,大意,要旨。

[译文]

士君子的处世,贵在能够有益于事物,不能光是高谈阔论,左琴右书,君主给他俸禄官位啊!国家使用人材,大体不外六个方面:一是朝廷的臣子,用他能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纲要,经纶博雅;二是文史的臣子,用他能撰写典章,不忘古先;三是军旅的臣子,用他能决断有谋,强干习事;四是藩屏的臣子,用他能熟悉风俗,清白爱民;五是使命的臣子,用他能随机应变,不辱君命;六是兴造的臣子,用他能考核工程节省费用,多出主意:这都是勤奋学习、认真工作的人所能办到的。只是人的秉性各有短长,怎可以一定要求这六个方面都做好呢?只要对这些都通晓大意,而做好其中的一个方面,也就无所惭愧了。

[原文]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①古今,若指诸掌^②,及有试用,多无所堪^③。居承平^④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⑤之下,不知有战陈^⑥之急;保俸禄之资^⑦,不知有耕稼之苦;肆^⑧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⑨也。晋朝南渡,优借^⑩士族,故江南冠带^⑪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⑫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迁诞^⑬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⑭,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⑮,主书^⑯监帅,诸王签省^⑰,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⑱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⑲耳。

[注释]

①品藻:评价。

②指诸掌 :通称“指掌”,此是指做得容易。

③堪 :能随受,胜任。

④承平 :累代相承太平。

⑤庙堂 :此指朝廷。

⑥战陈 :作战列阵。陈是“阵”的本字。

⑦俸禄 :古代官员任职的正常报酬。资 :供给。

⑧肆 :任意放纵。

⑨应世经务 :应付时世和处理政务。

⑩优借 :优待。

⑪冠带 :士大夫、士族的代称,因为他们都戴冠束带。

⑫令仆 :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和副职尚书左、右仆射(yè)。尚书省是当时的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尚书郎 :南朝梁时尚书省分二十二曹,每个曹设郎一人,总称尚书郎,是清贵显要之职。中书舍人 :南朝梁时在中书省下设置,任起草诏令之职,参与机密,也是清贵显要之职。

⑬迂诞 :迂腐荒诞。

⑭惜 :舍不得。捶楚 :杖责。原先对失职的中下级官可以杖责,即使尚书郎也难免,从南齐起尚书郎成为清贵显要就再没有被杖责了。

⑮台阁令史 :台阁指尚书省,令史指尚书省之低级办事员。

⑯主书 :也是尚书省里的低级办事人员。

⑰请王签省 :南朝在外任的亲王处设有典签,本为处理文书的小吏,但实际上对这些亲王起监督作用,这里的“签”就是典签。省则是州郡里的省事,也是低级办事人员。

⑱梁武帝父子 :指梁武帝萧衍和他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萧纲。

⑲睫(jié) :眼睫毛。

[译文]

我见到世上的文学之士,评议古今,好似指掌一般,等有所试用,

多数不能胜任。处在累代太平之世,不知道有丧乱之祸;身在朝廷之上,不知道有战阵之急;保有俸禄供给,不知道有耕稼之苦;纵肆吏民头上,不知道有劳役之勤。这样就很难应付时世和处理政务了。晋朝南渡,对士族优待宽容,因此江南冠带中有才干的,就擢升到尚书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执掌机要。其余只懂得点文义的多数迂诞浮华,不会处理世务,有了点小过错,又舍不得杖责,因而把他们放在清高的位置上,来给他们护短。至于那些台阁令史、主办监帅、诸王签省,都对工作通晓熟练,能按需要完成任务,纵使流露出小人的情态,还可以鞭打监督,所以多被委任使用,这是在用他们的长处。人往往不能自量,世上都在抱怨梁武帝父子喜欢小人而疏远士大夫,这也就好像眼睛不能看到眼睫毛了。

[原文]

梁世士大夫,皆尚褰衣博带^①,大冠高履^②,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③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④之,举朝以为放达^⑤。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⑥,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⑦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歔^⑧陆梁^⑧。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穡^⑨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⑩之道也。夫食为民天^⑪,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耘^⑫耨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廩,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⑬,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⑭,皆信^⑮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⑯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故治官则

不了,营家则不办^⑰,皆优闲之过也。

[注释]

①褰衣博带 :宽大的袍子和衣带。

②高履 :即高齿屐。

③周弘正 :字思行,南朝学者,在梁、陈之际做过官。宣城王 :梁简文帝的太子萧大器的封号。

④果下马 :在当时视为珍品的一种小马,只有三尺高,能在果树下行走,故名。见《三国志》中《魏书》的《东夷传》注。服御 :用。这里指骑。

⑤放达 :这里是放纵不拘法礼的意思。

⑥至乃 :至于。纠劾(hé) :弹劾,上书给皇帝揭发罪状,请予处分。侯景 :原是北朝的武人,投降梁朝,在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叛乱,攻破建康,梁武帝被困而死。史称“侯景之乱”。

⑦坐死仓猝 :在仓猝事变(侯景之乱)中坐以待毙。

⑧陆梁 :跳跃。

⑨稼穡 :指农事。

⑩本 :与下文之“末业”相对,本指农业,末指商业。

⑪食为民天 :天,意思是人们所最尊重和仰赖的事物。据《汉书》的《酈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⑫蒠(hó) :同“薅”,除草。

⑬中兴 :西晋亡后,东晋又建国于江南,故称中兴。

⑭假令有者 :即使有种田的。

⑮信 :依赖。

⑯埤(bì) :耕地时一耦(广一尺,深一尺的土)所一翻起的土。

⑰办 :治理。

[译文]

梁朝的士大夫,都崇尚着宽衣,系阔腰带,戴大帽子,穿高跟木

屐,出门就乘车代步,进门就有人伺候,城里城外,见不着骑马的士大夫。宣城王萧大器很喜欢南朝学者周弘正,送给他一匹果下马,他常骑着这匹马。朝廷上下都认为他放纵旷达,不拘礼俗。如果是尚书郎骑马,就会遭到弹劾。到了侯景之乱的时候,士大夫们一个个都是细皮嫩肉的,不能承受步行的辛苦,体质虚弱,又不能经受寒冷或酷热。暴病而死的人,往往是由于这个原因。建康令王复,性情温文尔雅,从未骑过马,一看见马嘶鸣跳跃,就惊慌害怕,他对人说道:“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当时的风气竟然颓废到这种程度。

古人深刻体验务农的艰辛,这是为了使人珍惜粮食,重视农业劳动。民以食为天,没有食物,人们就无法生存,三天不吃饭的话,父子之间就没有力气互相问候。粮食要经过耕种、锄草、收割、储存、舂打、扬场等好几道工序,才能放存粮仓,怎么可以轻视农业而重视商业呢?江南朝廷里的官员,随着晋朝的复兴,南渡过江,流落他乡,到现在也经历了八九代了。这些官员从来没有人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完全依靠俸禄供养。如果他们有田产,也是随意交给年轻的仆役耕种,从没见过别人挖一块泥土,插一次秧,不知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又怎能懂得其他事务呢?因此,他们做官就不识世务,治家就不办产业,这都是养尊处优带来的危害!

省事篇十二

〔解题〕

这篇《省事》里的所谓省事,是讲要省些事,即有些事不该做,不必做,犹今人所说“不必做些无用功”。这里选择篇首一段,所讲技能不必太多而应专精,这在今天学习上都有参考价值。

[原文]

铭金人云^①：“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夺其翼，善飞者减其指，有角者无上齿，丰后者无前足，盖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为少善，不如执一；鼯鼠^②五能，不成伎术。”近世有两人，朗悟^③士也，性多营综^④，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⑤，书迹^⑥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⑦，医药治十差^⑧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⑨，如此之类，略得梗概^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⑪，若省其异端^⑫，当精妙也。

[注释]

①铭金人云：见于《说苑·敬慎》，说孔子到周，在太庙前看到有个三缄其口的金人，背下铭文有“无多言……”等话。

②鼯(shí)鼠：即梧鼠，据说它能飞不能过屋脊，能爬不能到树顶，能游不能渡涧谷，能穴不能藏身体，能走不能超过人。

③朗悟：聪明。

④营综：经营。

⑤集录：选录的本子。

⑥书迹：字迹。

⑦卜筮(shì)：卜是用龟壳卜，筮是用蓍(shí)草占。通称占卜，是古人相信的一种企图猜测未来的迷信活动。射六得三：射是猜测，用占卜猜中三次完全是偶然碰上，绝不是真有什么灵验。

⑧差(chài)：病愈。

⑨棋：是围棋。博：六博，古代的一种游戏，先秦时已出现，唐宋以后不再有人玩了。胡书：写鲜卑文字或西域少数民族的文字，当时

通称他们为胡,所以把他们的文字称为“胡书”。炼锡为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锡和银是不同的化学元素,但古人认为可能,弄所谓“炼金术”之类。

⑩梗(g ng)概:大概。

⑪神明:此指人的精神,灵气。

⑫异端:正经学问以外的东西。

[译文]

铭在金人身上的文字说:“不要多话,多话会多失败;不要多事,多事会多祸患。”对极了这个训诫啊!会走的不让生翅膀,善飞的减少其指头,长了双角的缺掉上齿,后部丰硕的没有前足,大概是天道不叫生物兼具这些东西吧!古人说:“做得多而做好的少,还不如专心做好一件。”鼯鼠有五种本事,可都成不了技术。”近代有两位,都是聪明人,喜欢多所经营,可没有一样成名,经学禁不起人家提问,史学够不上和人家讨论,文章不能入选流传,字迹不堪存留把玩,卜筮六次才有三次猜对,医治十人才有五人痊愈,音乐水平在几十人之下,弓箭技能在千百人之中,天文、绘画、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诸如此类,只是懂个大概,都不精通熟练。可惜啊!凭这两位灵气,如果不去弄那些异端,应该很精妙了。

止足篇十三

[解题]

止足,一般写成“知足”。这里止足,是既有要满足又要知止,知止,就是说做官、积财都该有个限度,财富太多、官位太高都容易招来祸患,不如有个限度得以平安过日子为好。这是南北朝时士族经历

祸患后的经验之谈。止足,由《老子》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而来,旨趣一致。

[原文]

《礼》云^①：“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②，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止，为立涯限^③尔。先祖靖侯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④，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⑤，婚姻勿贪势家^⑥。”吾终身服膺^⑦，以为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⑧，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⑨以塞饥乏耳。形骸^⑩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⑪邪？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⑫，贵为天子，不知纪极^⑬，犹自败累^⑭，况士庶^⑮乎？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⑯，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⑰，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⑱。不啻^⑲此者，以义^⑳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注释]

①《礼》云：见于《礼记·曲礼上》。

②臻(zhēn)：至，到达。极：穷尽之处，边缘。

③涯限：边限，限度。

④世无富贵：颜之推家是士族，好多代都有做官的，这里所说世代没有富贵，只是指没有特大的富贵。

⑤二千石：汉代郡的太守每年俸禄为二千石粮食，以后“二千石”就成为太守的代称。此指太守和中品级的中央官。

⑥势家：有权有势之家。

⑦服膺(yng)：信服并谨记在心。

⑧冲：谦和。损：自己贬抑自己。

⑨趣：旨趣，目的。

⑩形骸(hài) :人的形体。

⑪泰 骄傲放肆。

⑫周穆王 :西周的周王姬满 ,传说他去西方巡游作乐 ,引起东方徐戎的反叛。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虐用民力 ,到儿子秦二世皇帝胡亥就天下大乱 ,不久灭亡。汉武帝 :西汉武帝刘彻 ,好大喜功 ,虐用民力 ,晚年多处爆发农民起义 ,还发生宫廷变乱。有四海 :四海之内都为其所有 ,即古人所说“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意思。

⑬纪极 :有个限度 ,适可而止。

⑭败累(lèi) :败坏受害。

⑮士庶 :士大夫和庶人(百姓)。

⑯顷 :田地一百亩为一顷。

⑰杖策 :扶着手杖。

⑱拟 预备。吉凶 :婚事丧事。急速 :指急需 ,急用。

⑲不啻(chì) :不仅 ,不止。

⑳义 :合乎道理。

[译文]

《礼记》上说：“欲不可以放纵，志不可以满盈。”宇宙还可到达边缘，情性则没有个尽头。只有少欲知止，立个限度。先祖靖侯告诫子侄说：“你家是书生门户，世代没有出现过大富大贵，从今做官不可超过二千石，婚姻不能贪图权势之家。”我终身信服并谨记在心，认为是名言。

天地鬼神之道，都厌恶满盈，谦虚贬损，可以免害。人生穿衣服的目的是在覆盖身体以免寒冷，吃东西的目的在填饱肚子以免饥饿乏力而已。形体之内，尚且无从奢侈浪费，自身之外，还要极尽骄傲放肆吗？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不懂得适可而止，还招致败坏受害，何况士庶呢？常认为二十口之家，奴婢最多不可超出二十人，有十顷良田，堂室才能遮挡风雨，车马仅以代替扶杖。积蓄上几万钱财，用来预备婚丧急用。已经不止这些，要合乎道理地

散掉 ,还不到这些 ,也切勿用不正当的办法来求取。

诫兵篇十四

[解题]

颜之推在这篇《诫兵》里没有讲战争的性质 ,只是主张士大夫不该参预军事而用兵 ,并列举了历史上姓颜的多以儒雅知名 ,而喜武的常无成就 ,甚至不得好结局 ,来论证他的主张。

[原文]

颜氏之先 ,本乎邹、鲁^① ,或分入齐^② ,世以儒雅为业 ,遍在书记^③。仲尼门徒 ,升堂^④者七十有二 ,颜氏居八人焉。秦汉魏晋 ,下逮齐梁 ,未有用兵以取达者。春秋世颜高。颜鸣、颜息、颜羽之徒 ,皆一斗夫^⑤耳。齐有颜涿聚 ,赵有颜最 ,汉末有颜良 ,宋有颜延之^⑥ ,并处将军之任 ,竟以颠覆。汉郎颜驷 ,自称好武 ,更无事迹。颜忠以党楚王受诛 ,颜俊以据武威见杀 ,得姓已来 ,无清操者 ,唯此二人 ,皆罹^⑦祸败。顷世乱离 ,衣冠之士^⑧ ,虽无身手^⑨ ,或聚徒众 ,违弃素业^⑩ ,侥幸战功。吾既羸薄 ,仰惟前代^⑪ ,故置心于此^⑫ ,子孙志^⑬之。孔子力翹门关^⑭ ,不以力闻 ,此圣证^⑮也。吾见今世士大夫 ,才有气干^⑯ ,便倚赖之 ,不能被甲执兵 ,以卫社稷 ,但微行险服^⑰ ,逞弄拳腕 ,大则陷危亡 ,小则貽耻辱 ,遂无免者。

[注释]

①颜氏之先 ,本乎邹、鲁 邹和鲁都是西周、春秋到战国时的诸侯国 ,都在以今曲阜为中心的山东东南地区 ,是儒家的发源地 ,颜之推

认为他的远祖是孔子的大弟子颜回 ,故这么说。

②齐 :春秋、战国时西周的诸侯国。

③书记 :这里是书籍记载的意思。

④升堂 :升堂入室的略语。《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 ,未入室也。”后称人学问造诣精深为升堂入室。据说这升堂的有七十二人 ,其中姓颜的有颜回、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哱、颜何共八人 ,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⑤斗夫 :会战斗拼杀的人。

⑥颜延之 :应作颜延 ,东晋末年王恭的将领 ,为刘牢之所杀 ,见《宋书·刘敬宣传》 ,这里的“宋有”应作“晋有”。

⑦罹(lì) :遭遇 ,指遭受不幸的事情。

⑧衣冠之士 :指士大夫、官绅。

⑨身手 :勇力武艺。

⑩素业 :指士大夫的本业 ,即读书做官。

⑪仰惟前代 :想起过去时代那些姓颜的人好兵致祸的教训。惟 :思。

⑫置心于此 :把心放在这读书做官上面。

⑬志 :记在心里 ,记住。

⑭翹 :举起。门关是古代城门上的悬门 ,紧急时从上闸下把门闭住。

⑮圣证 :请出圣人孔子来作证。

⑯气干 :气血和躯体。

⑰微行 :改穿贫贱人的服饰 ,隐匿原来高贵身份外出。险服 :武士或剑客所穿的上衣 ,后幅较短 ,便于活动。

[译文]

颜氏的祖先 ,本来在邹国、鲁国 ,有一分支迁到齐国 ,世代从事儒雅的事业 ,都在古书上面记载着。孔子的学生 ,学问已经入门的有七十二人 ,姓颜的就占了八个。秦汉、魏晋 ,直到齐梁 ,颜氏家族中没有人靠带兵打仗来显贵的。春秋时代 ,颜高、颜鸣、颜息、颜羽之流 ,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齐国有颜涿聚 ,赵国有颜最 ,东汉末年有颜

良,东晋有颜延,都担任过将军的职务,最终都遭到悲惨的命运。西汉时侍郎的颜驷,自称喜好武功,却没有见他干什么功绩。颜忠因党附楚王而被杀,颜俊因谋反占据武威而被诛,颜氏家族中到现在为止,节操不清白的,只有这两个人,他们都遭到祸患。近代天下大乱,有些士大夫和贵族子弟,虽然没有勇力习武,却聚集众人,放弃清高儒雅的事业,想侥幸猎取战功。我身体瘦弱单薄,又想起过去时代姓颜的人好兵致祸的教训,所以仍旧把心放在读书做官上面,子孙们对此要牢记在心里。孔子力能推开沉重的国门,却不肯以“大力士”闻名于世,这是圣人留下的榜样。我看到今世的士大夫,才有点气力,就作为资本,又不能披铠甲执兵器来保卫国家。而是行踪神秘,穿着奇装异服,卖弄拳勇,重则陷于危亡,轻则留下耻辱,竟没有谁能幸免这可耻的下场。

[原文]

国之兴亡,兵之胜败,博学所至,幸讨论之。入帷幄^①之中,参庙堂^②之上,不能为主尽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然而每见文士,颇^③读兵书,微有经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闱^④,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误^⑤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⑥反覆,纵横^⑦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诫之哉!诫之哉!

习^⑧五兵,便乘骑,正可称武夫尔。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

[注释]

①帷幄 此指天子决策之处。

②庙堂 朝廷。此指国君接受朝见、议论政事的殿堂。

③颇 此处是略微的意思。

④睥睨 窥视,侦伺。宫闱:帝王后宫。

⑤诖误 贻误 连累。

⑥构扇 :也作“ 构煽 ” ,挑拨煽动。

⑦纵横 :即合纵连横的简称。战国时 ,苏秦游说六国诸侯联合拒秦 ,称合纵。张仪游说诸侯共同事秦 ,称连横。此指在各个势力之间进行游说煽动 ,使之互相攻伐。

⑧习 熟悉。

[译文]

国家的兴亡 ,战争的胜败这类问题 ,希望你们在学问达到渊博的时候 ,细心加以研究。在军队中运筹帷幄 ,朝廷里参与议政 ,如果不尽力为君主出谋献策 ,商议国家大事 ,这是君子的耻辱。然而我看见一些文人 ,略微读过几本兵书 ,稍懂得一些谋略 ,如果生活在太平盛世 ,就蔑视宫廷 ,幸灾乐祸 ,首先起来叛乱 ,连累贻害善良 ;如果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 ,就勾结煽动众人反叛 ,无所顾忌 ,四处游说 ,拉拢诱骗 ,不识存亡之机 ,拼命相互扶植拥戴 ,这些都是招致杀身灭族的祸根。要引以为戒啊 !要引以为戒 !

熟练五种兵器 ,擅长骑马 ,这才可以称得上武夫。当今的士大夫 ,只要不肯读书 ,就称自己是武夫 ,实际上是酒囊饭袋罢了。

养生篇十五

[解题]

颜氏在《养生篇》里主张保养身体 ,提出“ 生不可不惜 ,不可苟惜 ” ,必要时为了利国保全家 ,应该不惜牺牲个人生命 ,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可取的。

[原文]

神仙之事 ,未可全诬 ;但性命在天 ,或难钟值^①。人生居世 ,触途牵縶^② ;幼少之日 ,既有供养之勤 ;成立之年 ,便增妻孥^③之累。衣食资须^④ ,公私驱役^⑤ ;而望遁迹山林 ,超然尘滓^⑥ ,千万不遇一尔。加以金玉之费 ,炉器^⑦所需 ,益非贫士所办。学如牛毛 ,成如麟角^⑧。华山之下 ,白骨如莽^⑨ ,何有可遂之理 ?考之内教^⑩ ,纵使得仙 ,终当有死 ,不能出世^⑪ ,不愿汝曹专精于此。若其爱养神明^⑫ ,调护气息^⑬ ,慎节起居 ,均适寒暄^⑭ ,禁忌食饮^⑮ ,将饵^⑯药物 ,遂其所禀^⑰ ,不为夭折者 ,吾无间然^⑱。诸药饵法 ,不废世务也。庾肩吾常服槐实^⑲ ,年七十余 ,目看细字 ,须发犹黑。邺中朝士 ,有单服杏仁、枸杞、黄精、白术、车前^⑳得益者甚多 ,不能一一说尔。吾尝患齿 ,摇动欲落 ,饮食热冷 ,皆苦疼痛。见《抱朴子》牢齿之法 ,早朝叩齿三百下为良 ;行之数日 ,即使平愈 ,今恒持之。此辈小术 ,无损于事 ,亦可修也。凡欲饵药 ,陶隐居^㉑《太清方》中总录甚备 ,但须精审 ,不可轻脱。近有王爱州在邺学服松脂^㉒ ,不得节度 ,肠塞而死 ,为药所误者甚多。

[注释]

①钟值 相遇 ,碰上。

②触途 处处。縶(zhí) 本指用绳索绊住马足 ,引申为绊住。

③妻孥(nú) 妻子儿女。

④资 供给。须 须求。

⑤驱役 奔走役使。

⑥尘滓(z) 尘埃 ,尘世。

⑦金玉之费 指修仙炼丹药时要耗费的黄金、玉、丹砂、云母等贵重物品。炉器 指炼丹炉。

⑧麟角：凤毛麟角，比喻珍贵稀少。

⑨华山：在陕西省西安附近。道教修仙炼丹要进深山，华山是他们最愿去的地方。白骨如莽：指修仙不成反为虎狼等所祸害，死在山下。莽：本指密生的草，此用来形容白骨之多。

⑩内教：即佛教，信佛的人称儒学为外学，佛学为内学，所以也称儒家为外教，佛教为内教，儒书为外典，佛书为内典。

⑪出世：宗教徒以人间世为俗世，脱离人世的束缚，称出世。

⑫神明：指人的精神、心思。

⑬调护气息：气息即呼吸，道教认为调节好呼吸可以延长生命以至不死，这当然是在妄想。

⑭暄(xuān) 暖。

⑮禁忌饮食：我国古代对饮食有种种禁忌，有的合乎科学，有的出于习惯并不科学。

⑯将：将养，调养。饵：食，服用。

⑰遂其所禀：指顺着达到上天所赋予的自然年限。

⑱间然：找空子，抓毛病。无间然就是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

⑲庾肩吾：字子慎，南朝梁人。曾任度支尚书，江州刺史。槐实：槐的果实，可入药。

⑳杏仁、枸杞、黄精、白术、车前均为中药名。

㉑陶隐居：即陶弘景。字通明，南朝时丹阳秣陵人。

㉒松脂：松树之树干所分泌的树脂。

[译文]

得道成仙的事情，不能说全是虚假，只是人的性命长短取决于天，很难说会碰上好运还是遭逢厄运。人在世一生，到处都有牵挂羁绊；少年时候，要尽供养侍奉父母的辛劳，成年以后，又增加养育妻子儿女的拖累。衣食供给需求，为公事、私事操劳奔波，而希望隐居于山林，超脱于尘世的人，千万人中遇不到一个。加上得道成仙之术，要耗费黄金宝玉，需要炉鼎器具，更不是贫士所能办到的。学道的人

多如牛毛,成功的人稀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多如野草,哪里有顺心如愿的道理?再认真考查内教,即使能成仙,最后还是得死,无法摆脱人世间的羁绊而长生。我不愿意让你们专心致力于此事。如果是爱惜保养精神,调理护养气息,起居有规律,穿衣冷暖适当,饮食有节制,吃些补药滋养,顺着本来的天赋,保住元气,而不致夭折,这样,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

服用补药要得法,不要耽误了大事。庾肩吾常服用槐树的果实,到了七十多岁,眼睛还能看清小字,胡须头发还很黑。邺城的朝廷官员有人专门服用杏仁、枸杞、黄精、白术、车前,从中得到很多好处,不能一一例举。我曾患有牙疼病,牙齿松动快掉了,吃冷热的东西,都要疼痛受苦。看了《抱朴子》里固齿的方法,以早上起来就叩碰牙齿三百次为佳,我坚持了几天,牙就好了,现在还坚持这么做。这一类的小技巧,对别的事没有损害,也可以学学。凡是要服用补药,陶隐居的《太清方》中收录的很完备,但是必须精心挑选,不能轻率。最近有个叫王爱州的人,在邺城效仿别人服用松脂,没有节制,肠子堵塞而死。被药物伤害的人很多。

[原文]

夫养生者先须虑祸^①,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②也。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③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嵇康著《养身》之论,而以傲物^④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⑤,而以贪溺取祸,往事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⑥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⑦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⑧,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⑨国,君子不咎^⑩也。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⑪辱,令人愤懣^⑫。……

[注释]

①养生 : 保养身心 , 以期保健延年。虑祸 : 预防祸患。

②无生 : 指不生存在世上。

③单豹 : 见于《庄子·达生》, 说鲁国有个叫单豹的, 善于养身, 结果被饿虎吃掉; 有个叫张毅的, 会到处活动拉关系, 结果害内热之病死掉。

④物 : 这里指人。

⑤石崇 : 西晋人, 传见《晋书》。他一边服食药物以图延年, 一边广积财物, 结果人家钦羡他的财物, 在政治斗争中把他杀害。服饵 : 指服食药物。征 : 有征验, 有效。

⑥苟 : 苟且, 只考虑目前利害而不讲原则道义。

⑦谗(chán) : 说别人坏话。慝(tè) : 起恶念。

⑧诚孝 : 应为“忠孝”, 作“诚”是避隋文帝杨忠的名讳。贼 : 杀害。

⑨泯(mǐn) : 灭。济 : 有利于。

⑩咎(jiù) : 罪责, 责怪。

⑪窘(jǐn) : 受到困迫。

⑫慙(mèn) : 愤闷, 气愤。

[译文]

养生的人首先应该考虑避免祸患, 先要保住身家性命。有了这个生命, 然后才得以保养它; 不要白费心思地去保养不存在的所谓长生不老的生命。单豹这人很重视养生, 但不去防备外界的饿虎伤害他, 结果被饿虎吃掉; 张毅这人很重视防备外来侵害, 但死于内热病。这些都是前人留下的教训。嵇康写了《养生》的论著, 但是由于傲慢无礼而遭杀头; 石崇希望服药延年益寿, 却因积财贪得无厌而遭杀害。这都是前代人的糊涂。

生命不能不珍惜, 也不能苟且偷生。走上邪恶危险的道路, 卷入祸难的事情, 追求欲望的满足而丧身, 进谗言, 藏恶念而致死, 君子应

该珍惜生命 ,不应该做这些事。干忠孝的事而被害 ,做仁义的事而获罪 ,丧一身而保全家 ,丧一身而利国家 ,这些都是君子所不责怪的。自从梁朝乱离以来 ,我看到一些有名望的官吏和贤能的文士 ,面临危难 ,苟且求生 ,终于生既不能求得 ,还白白地遭致窘迫和污辱 ,真叫人愤懑。

归心篇十六

[解题]

颜之推是佛教信徒 ,这篇《归心》 ,就是讲人要归心于佛教 ,把为什么要信佛教的道理告诉子孙后代。其中佛儒内外两教本为一体、和为佛教辩护的种种言论 ,体现出当时门阀士族的另一种精神面貌。

[原文]

……内外两教 ,本为一体 ,渐积^①为异 ,深浅不同。内典初门 ,设五种禁^② ,外典仁、义、礼、智、信 ,皆与之符。仁者 ,不杀之禁也 ;义者 ,不盗之禁也 ;礼者 ,不邪之禁也 ;智者 ,不酒之禁也 ;信者 ,不妄^③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④ ,燕享^⑤刑罚 ,因民之性 ,不可卒^⑥除 ,就为之节 ,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⑦ ,何其迷也 !

[注释]

①渐积 逐渐积累 积久。

②五禁 即五戒。《魏书·释老志》：“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

③不妄 不乱说假话。

④畋(tián) 打猎。狩(shù) :也是打猎。军旅 :本是军队 ,引申为作战打仗。

⑤燕享 :同“宴飨” ,古代帝王宴饮群臣。

⑥卒(cù) :同“猝”。

⑦释宗 :佛教 ,因佛教创始者汉译为释迦牟尼 ,故以“释”指佛。

[译文]

内外两教佛教与儒家 ,本来互为一体 ,经过逐渐的演变 ,两者就有了差异 ,境界的深与浅有所不同。佛教经典的初学门径 ,设有五种禁戒 ,儒家经典中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这种德行 ,都与五禁相符合。仁 ,就是不杀生的禁戒 ;义 ,就是不偷盗的禁戒 ;礼 ,就是不邪恶的禁戒 ;智 ,就是不酗酒的禁戒 ;信 ,就是不虚妄的禁戒。至于像打猎、作战、宴饮、刑罚等 ,这些则是顺随人类的本性 ,不能急忙废除 ,只好就此加以节制 ,使它们不至于泛滥成灾。既然尊崇周公、孔子之道 ,为什么要违背佛教的教义呢 ?这是多么糊涂啊 !

[原文]

释三曰 :“开辟已来^① ,不善人多而善人少 ,何由悉责其精洁^②乎 ?见有名僧高行 ,弃而不说 ,若睹凡僧流俗 ,便生非毁。且学者之不勤 ,岂教者之为过 ?俗僧之学经律^③ ,何异世人之学《诗》、《礼》 ?以《诗》、《礼》之教 ,格^④朝廷之人 ,略无全行者 ;以经律之禁 ,格出家之辈 ,而独责无犯哉 ?且阙行之臣 ,犹求禄位 ;毁禁之侣 ,何惭供养^⑤乎 ?其于戒行 ,自当有犯。一披法服^⑥ ,已堕僧数 ,岁中所计 ,斋讲诵持^⑦ ,比诸白衣^⑧ ,犹不啻山海^⑨也。

[注释]

①开辟已来 :我国古代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开辟已来就是指有天地以来。

②精洁 纯净无杂质。

③经律 佛教徒把记述佛的言论的书叫做经 ,把记述戒律的书叫做律。

④格 度量。

⑤供养 佛教徒不从事生产 ,靠人家提供食物 ,叫供养。

⑥法服 佛教徒在举行仪式时穿的法衣。

⑦斋 汉族佛教徒的持斋 ,即素食不吃肉。讲 :讲经 ,解说佛经。诵 :诵经 ,读佛经。持 持名 ,念佛号。

⑧白衣 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徒穿缁(z)衣 ,即黑衣 ,教外在家的世俗人家穿白衣。因此常以“白衣”代称世俗之人。

⑨畜(chì) 但只 ,仅。山海 :山高海深 ,此用来说佛教徒的德行总比白衣高深。

[译文]

对于第三种指责 ,我解释如下 :开天辟地有了人类以来 ,就是坏人多而好人少 ,怎么可以要求每一个僧尼都是清白的好人呢 ?看见名僧高尚的德行 ,都放在一旁不说 ,只要见到了凡庸僧人伤风败俗 ,就指责非议谤毁。况且 ,接受教育的人不勤勉 ,难道是教育者的过错 ?凡庸僧尼学习佛经 ,又跟士人学习《诗经》、《礼记》有什么两样 ?用《诗经》、《礼记》中所要求的标准去衡量朝廷中的大官员 ,大概没有几个是符合标准的。用佛经的戒律衡量出家人 ,怎么能惟独要求他们不能违犯戒律呢 ?品德很差的官员 ,还依然能获取高官厚禄 ,犯了禁律的僧尼 ,坐享供养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 ?对于所规定的行为规范 ,人们自然会偶尔违反。出家人一披上法衣 ,一年到头吃斋念佛 ,与世俗之人的修养相比 ,其高低的程度远胜过高山与深海的差距。

[原文]

……形体虽死 ,精神犹存。人生在世 ,望于后身^①似不

相属 ;及其歿后 ,则与前身似犹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② ,示现梦想^③ ,或降童妾 ,或感妻孥 ,求索饮食 ,征须福祐^④ ,亦为不少矣。今人贫贱疾苦 ,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⑤。以此而论 ,安可不为之作地^⑥乎?夫有子孙 ,自是天地间一苍生^⑦耳 ,何预身事 ,而乃爱护 ,遗其基址^⑧。况于己之神爽^⑨ ,顿欲弃之哉?凡夫蒙蔽 ,不见未来 ,故言彼生与今非一体耳

.....

[注释]

- ① 前身 :佛教认为人死要转生 ,所以有前身、后身的说法。
- ② 魂神 :此指死者的灵魂。
- ③ 示现梦想 :说灵魂出现于生者的梦中 ,即所谓鬼来托梦。
- ④ 征须 :征求需索。福祐 这里指向生存者求作佛事以福祐鬼魂。
- ⑤ 功业 :指佛教的所谓功德。
- ⑥ 作地 :为他后身留余地步。
- ⑦ 苍生 :百姓。
- ⑧ 基址 :基业、产业。
- ⑨ 神爽 :精神 ,灵魂。

[译文]

人的形体虽然死去 ,精神依然存在。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远望死后的事 ,似乎生前与死后毫不相干 ,等到死后 ,你的灵魂与你前身之间的关系 ,就像老人与小孩、早晨与晚上一般关系密切。世上有死者的灵魂 ,会在活人梦中出现 ,有的托梦给仆童、小妾 ,有的托梦给妻子、儿女 ,向他们讨求饮食 ,乞求福祐而得到应验的事 ,也是不少了。现在有人看到自己一辈子贫贱痛苦 ,无不怨恨前世没有修好功德的。从这一点来说 ,生前怎么能不为来世的灵魂开辟一片安乐之地呢?至于人有子孙 ,他们只不过是天地间一个百姓而已 ,跟我自身有什么

相干？尚且要尽心加以爱护，将家业留给他们。何况对于自己的灵魂，怎能轻易舍弃不顾呢？凡夫俗子愚昧无知，无法预见来世，所以说来生和今生不是一体。

[原文]

世有痴人，不识仁义，不知富贵并由天命。为子娶妇，恨其生资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蛇虺^①其性，毒口加诬，不识忌讳，骂辱妇之父母，却成教妇不孝己身，不顾他恨。但怜己之子女，不爱己之儿妇。如此之人，阴纪其过^②，鬼夺其算。慎不可与为邻，何况交结乎？避之哉！

[注释]

①蛇虺：虺(hu)，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

②阴纪其过：意即阴曹地府会将他的罪过记录下来。

[译文]

世上有一种痴人，不懂得仁义，也不知道富贵皆由天命。为儿子娶媳妇，恨媳妇的嫁妆太少，仗着自己当公婆的尊贵身份，怀着毒蛇般的心性，对媳妇恶意辱骂，不懂得忌讳，甚至谩骂侮辱媳妇的父母，这反而是教媳妇不孝自己，也不顾她的怨恨。只知道疼爱自己的子女，不知道爱护自己的儿媳。像这种人，阴间地府会把他的罪过记录下来，鬼神也会减掉他的寿命。千万不可与这种人为邻居，更何况与这种人交朋友呢？还是躲他远点吧！

书证篇十七

[解题]

这篇《书证》，是颜之推对经、史文章等所作的零星考证，一共有

四十七条,汇集成为《家训》中文字最长的一篇。其中多数考证表明他在文献、训诂等学问上确有较高的水平,对今天研究这些学问的专家特别有参考价值,其他读者也可学习颜氏的严谨治学精神。

[原文]

太公《六韬》^①,有天陈、地陈、人陈、云鸟之陈。《论语》曰^②：“卫灵公^③问陈于孔子。”《左传》：“为鱼丽^④之陈。”俗本多作“阜”旁^⑤车乘之“车”。案诸陈队,并作陈、郑^⑥之“陈”。夫行陈之义,取于陈列耳,此“六书”^⑦为假借也。《苍》、《雅》^⑧及近世字书,皆无别字,唯王羲之《小学章》独“阜”旁作“车”。纵复俗行,不宜追改《六韬》、《论语》、《左传》也。

[注释]

①《六韬(t o)》我国古代兵书,相传是西周初年吕望即姜太公所作,其实应是战国时人依托于他的作品。《隋书·经籍志》：“太公《六韬》五卷《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

②《论语》曰：见于《论语·卫灵公》。

③卫灵公：春秋后期卫国的国君,他曾向孔子请教战陈之事。

④《左传》这见于《左传·桓公五年》。鱼丽是当时战陈的名称。

⑤“阜”旁：即过去左边偏旁“阝”。

⑥陈、郑：春秋时期诸侯国名,陈的都城宛丘即今河南淮阳,郑的都城新郑即今河南新郑。

⑦六书：古人分析汉字造字的理论,即把汉字的结构分析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类型,叫“六书”。

⑧《苍》、《雅》：《苍颉篇》和《尔雅》,西汉后期出现的字书和训诂书,前者《仓颉篇》久已失传。

[译文]

姜太公的《六韬》里,说到天陈、地陈、人陈、云鸟之陈。《论语·

卫灵公》里说：“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左传·桓公五年》里有“为鱼丽之陈”的话。一般的流传俗本大多数是将以上几个“陈”字，写作“𠂔”偏旁加上“车乘”的“车”即“阵”字。据考查，表示各种军队陈列队伍的“陈”，都写作“陈、郑”的“陈”字。所以叫行陈，是取义于陈列，将“陈”写作“阵”，这在六书中属于假借法。《苍颉篇》、《尔雅》和近代的字书，“陈”都没有写成别的字，只有王羲之的《小学章》是将“陈”字写作“𠂔”旁加上“车”字，成了“阵”字。即使今人流俗通行这种写法，也不该反过来改动《六韬》、《论语》、《左传》等古书。

[原文]

“也”是语已及助句^①之辞，文籍备有之矣。河北经、传^②，悉略此字。其间字有不可得无者。至如“伯也执殳”^③，“于旅也语”^④，“回也屡空”^⑤，“风，风也，教也”^⑥，及《诗传》^⑦云“不戢，戢也；不雉^⑧，雉也”，“不多，多也”如斯之类，僦削此文，颇成废阙^⑨。

《诗》言：“青青子衿”^⑩，《传》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服。”按古者斜领下连于衿，故谓领为衿，孙炎、郭璞^⑪注《尔雅》，曹大家注《列女传》^⑫，并云：“衿，交领^⑬也。”邺下《诗》本^⑭既无“也”字，群儒因谬说云：“青衿、青领，是衣两处之名，皆以青为饰。”用释“青青”^⑮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学^⑯，闻经、传中时须“也”字，辄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

[注释]

①语已：即语尾，一句话说完。助句：语助词。

②河北：黄河下游的河北广大地区，也就是南北朝时北方的统治中心地区，当时通行的经、传和江南通行的在文字上有些出入。经传：儒家典籍经与传的统称。

③伯也执殳(sh) :见《诗·卫风·伯兮》,说伯拿着殳,殳是古人撞击用的长柄兵器。伯指兄弟排行,伯为老大。

④于旅也语 :见《仪礼·乡射礼》,说乡射礼毕后才可以言语。

⑤回也屡空 :见《论语·先进》。空是匮乏,贫穷。回指颜回,孔子学生。

⑥风,风也,教也 :第一个“风”,指《诗经》的十五《国风》;第二个“风”字读去声,通“讽”,劝告的意思。

⑦《诗传》 :《诗》的毛氏传。

⑧戢,收藏。雉 :今本作“难”。

⑨废阙,缺漏,此指句子不完整。

⑩衿(jīn) :衣的交领。又指古代读书人穿的衣服。

⑪孙炎 :三国时曹魏人,曾注《尔雅》,久已失传。郭璞 :西晋人,今通行的《尔雅》就是他的注本。

⑫曹大家(g) :东汉时史学家班固之妹班昭,有才学,曾续成班固未写完的《汉书》,并是汉和帝的皇后的老师,因为她的丈夫姓曹,人们称他曹大家。这里“家”字通“姑”,也就是曹大姑。《列女传》 :西汉刘向编辑的古代妇女的事迹,多数在当时是认为好的,也有少数算是坏的,后人还有所增补,书今存,但班昭的注久已失传。

⑬交领 :古代交叠于胸前的衣领。

⑭邺下《诗》本 :即前面所说的河北本。

⑮“青青”指“青青子衿”的“青青”,认为一个“青”指“青衿”,一个“青”指“青领”。

⑯俗学 :世俗流行之学。此指盲从世俗流行之学的人。

[译文]

“也”字是用在语句末尾做语气词或在句中做助词,文章典籍常用这个字。北方的经书传本中大都省略“也”字,而其中有的“也”字是不能省略的,比如像“伯也执殳”,“于旅也语”,“回也屡空”,“风,风也,教也”,以及《毛诗传》说:“不戢,戢也;不雉,雉也。”“不多,多

也。”诸如此类的句子,倘若省略了“也”字,就成了废文缺文了。《诗·郑风·子衿》有“青青子衿”之句,《毛诗传》解释说:“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服。”据考证:在古代,斜的领子下面连着衣襟,所以将领子称作“衿”。孙炎、郭璞注解《尔雅》、曹大家班昭注解《列女传》,都说:“衿,交领也。”邺下的《诗经》传本,就没有“也”字,许多儒生因而错误地认为“青衿,青领,是指衣服的两个部分的名称,都用‘青’字来形容。”这样理解“青青”两个字,实际上是大错特错。还有一些平庸的学子,听说《诗经》传注中常要补上“也”字,就随意添补,常常补充的不是地方,实在是可笑。

[原文]

《后汉书》^①:“酷吏樊晔为天水^②太守,凉州^③为之歌曰:‘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④,’而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学士因循,迷而不寤^⑤。夫虎豹穴居,事之较^⑥者,所以班超云^⑦:‘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宁当论其六七耶?”

[注释]

①《后汉书》:此见于《后汉书·樊晔传》。

②天水:汉代的郡,治所冀县在今甘肃天水西北。

③凉州:东汉时的州,天水郡在其境内,治所陇县即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④乳虎:正在哺乳的母虎,性情特别凶猛。冀府寺:在天水郡治所冀县的太府官署。府寺:官员办公的官署。

⑤寤:通“悟”。

⑥较:彰明较著,很明显。

⑦班超云:这见于《后汉书·班超传》。

[译文]

《后汉书·酷吏传》记载:“酷吏樊晔为天水郡太守,凉州人给他

编了首歌说：“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江南的《后汉书》底本和副本，都将“穴”字误写成“六”字，有些学者沿袭了这个错误，而不觉察。其实，虎豹住在洞穴中，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所以班超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怎么会去计量乳虎是六个还是七个呢？

〔原文〕

客有难主人曰：“今之经典，子皆谓非，《说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则许慎胜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应之曰：“今之经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说文》，皆许慎手迹乎？”答曰：“许慎检以六文^①，贯以部分^②，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耶？必如《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亥有二首六身之类，后人自不得辄改也，安敢以《说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专以《说文》为是也，其有援引经传，与今乖者，未之敢从。又相如《封禅书》曰：‘导一茎六穗于庖，牺双饕共抵之兽’^③，此导训择^④，光武诏云：‘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是也。而《说文》云：‘稯是禾名。’引《封禅书》为证，无妨自当有禾名稯，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茎六穗于庖，’岂成文乎？纵使相如天才鄙拙，强为此语，则下句当云‘麟双饕共抵之兽，’不得云牺也。吾尝笑许纯儒^⑤，不达文章之体，如此之流，不足凭信，大抵服^⑥其为书，隐括^⑦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注释〕

①六文：即六书。古人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②部分 指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创的部首编排法。

③导 通选择。庖 :厨房。牺 :宗庙祭祀的牲畜。觝 :骨角。抵 :本 ,指角的底部。

④导择 :二字连文为义 ,即选择的意思。

⑤纯儒 纯粹的儒者。这里指专于文字训诂。

⑥大抵 表示总括一般情况。服 :佩服。

⑦隐括 :也作隐栝 矫正竹木弯曲的器具。引申为修改、订正之意。

[译文]

有位客人责难我说 :“现在经典中对文字的解释 ,你认为有很多错误 ,而《说文解字》对文字的解释 ,你认为都是正确的 ,这样的话 ,那么许慎比孔子高明吗 ?”我拍掌大笑 ,回答说 :“现在的经典都是孔子的手迹吗 ?”客人反问道 :“现在的《说文解字》都是许慎的手迹吗 ?”我回答说 :“许慎根据六书来分析字形解释字义 ,将文字按部首分类 ,使文字的形、音、义准确无误 ,即使错了的 ,也能准确发现错在何处。孔子校订经书 ,只保存经文的大义宗旨 ,而不推究文字。以前的学者尚且还用改变字形的办法来附会文意 ,至于流传抄写过程中的错误就更多了。除非像《左传》中认为武字是由‘止’‘戈’组成 ,‘正’字反过来就是‘乏’ ;‘蛊’字是由‘皿’‘虫’组成 ;‘亥’字是由‘二’和‘六’组成 ,像这样对文字的分析解释 ,后人已无法随意改变 ,又怎么敢用《说文解字》去考订这种说法的是非呢 ?同时 ,我也不认为《说文解字》是完全正确的 ,书中引用的典籍原文 ,如果与现在通行的典籍有出入 ,我也不敢盲从。例如 :司马相如的《封禅书》说 :‘导一茎六穗于庖 ,牺双觝觝共抵之兽。’这句话中的‘导’是选择的意思 ,光武帝下诏书说 :‘非徒有豫养导泽之劳。’其中的‘导’字也是选择的意思。而《说文解字》却解释说 :‘是禾名’。并且引用了《封禅书》作为例证 ,也许有一种谷物名叫‘𥽿’ ,但并不是司马相如《封禅书》中的‘导’字。如果按照许慎的理解 ,‘禾一茎六穗于庖’难道还成为一句话吗 ?即使司马相如天生愚蠢 ,生硬地写出这句话 ,那么

下句就不应该是‘牺双觚共抵之兽’，而应该是‘麟双觚共抵之兽’，以此求得上下句词义、词性的对应。我曾经笑话许慎是个纯粹的书生，不了解文章的体裁，像这一类的引证，就不足以遵从信服。我大致信服《说文解字》对文字的解说。书中将文字按部首排列，分析字的形体，探求字的本义，郑玄注释经书，常常引证《说文解字》作为论据，如果不相信许慎的学说，就稀里糊涂，不知道一点一划有什么意义。”

音辞篇十八

〔 解题 〕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因而古今的语音有变化，南北人群的语音有异同。颜之推写这篇《音辞》，就是讨论研究经、史中某些文字的读音问题。

它本来可以放在前一篇《书证》中来讲的，可能是因为《书证》内容太多了，所以才把这些有关读音的内容独立成一篇。这里酌译一二段落。

〔 原文 〕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①，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②，得其质直^③，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④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⑤；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⑥，北杂夷虏^⑦，皆有深弊，不可具论。……

〔 注释 〕

①切诣(yì)：切至，真切。一说谓发音迅急。

②钁(è)圆。钝浑厚,不尖锐。

③质直:质朴率直。

④闾(l)里:乡里。闾是先秦时乡以下的居民组织。

⑤辩通“辨”。

⑥吴越:此指吴语地区而言。本是先秦时的诸侯国,吴的都城在今江苏省苏州,越的都城会稽在今浙江绍兴,都处在长江下游三角洲,这里是所谓吴语地区,和北方的正统汉语在语音上至今仍有很大出入。

⑦夷虏:南北朝时黄河流域有大量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入居,也学汉语,他们这种汉语难免夹杂进他们本民族的语言。

[译文]

……南方水土柔和,语音清亮高昂而且真切,不足之处在于发音浅而浮,言辞多浅陋粗俗;北方地形山高水深,语音低沉浊重而且圆钝,长处是质朴直率,言辞多留着许多古语。就士大夫的言谈水平而论,南方高于北方;从平民百姓的说话水平来看,北方胜过南方。让南方的士大夫与平民换穿衣服,只须谈上几句话,就可以辨别出他们的身份;隔墙听人交谈,北方的士大夫与平民言谈水平的差别很小,听一天也分辨不清他们的身份。但是南方话沾染吴语、越语的音调,北方话夹杂进外族的语言,二者都存在很大的弊病,这里不能详细论述。

……

[原文]

“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字,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①之号,须依字读耳。

“邪”者,未定之词。《左传》^②曰:“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③云:“天邪?地邪?”《汉

书》^④云：“是邪？非邪？”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亦为误矣。难者曰：“《系辞》^⑤云：‘乾坤，《易》之门户邪？’此又为未定辞乎？”答曰：“何为不尔，上先标问，下方列德以折^⑥之耳。”

[注释]

①管仲：是春秋时政治家，传见《史记》，他辅佐齐桓公成其霸业，齐桓公尊称他为仲父。范增是秦末政治家，辅佐项羽，项羽尊称他为亚父，这两个“父”字都得仍读为“父”而不能读为“甫”。

②《左传》曰：这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③《庄子》曰：这应见于《庄子·大宗师》，但今本都作“父邪？母邪？”可能是颜之推记忆错误。

④《汉书》云：这见于《汉书·李延年传》。

⑤《系辞》云：这见于《易·系辞下》。

⑥标问：即提出问题。这里是说上面先提出“乾坤，《易》之门户邪”这个问题，下面讲“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来回答这个问题。折：就是判断。

[译文]

“甫”是男子的美称，古书多通假为“父”字；北方人都依本字而读，没有一个人将“父”读作“甫”，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二者的通假关系。管仲号仲父，范增号亚父，只有像这种情况，“父”字应该依本字而读。

“邪”是表示疑问的语气词。《左传》说：“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上说：“天邪？地邪？”《汉书》上说：“是邪？非邪？”这类句子就是这样。而北方人却把“邪”字读作“也”，这也是错误的。有人质问我说：“《系辞》上说：‘乾坤，《易》之门户邪？’这个‘邪’字难道又是疑问语气词吗？”我回答说：“怎么不是啊！前面先提出问题，后面才列举事实乾坤之德来下判断回答它。”

[原文]

古人云^①：“膏粱难整^②。”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吾见王侯外戚^③，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④，外无良师友故耳。……

[注释]

①古人云：见于《国语·晋语七》。

②膏粱：本是指油脂的上等粮食，引申为吃膏粱的富贵人。
整：正。

③外戚：皇帝的母族和妻族都叫外戚。

④染：受影响。保傅：此指富贵人家里专门伺候管教孩子的人。

[译文]

古人说过：“整天享用精美食物的人，很难有品行端正的。”这是因为他们骄横奢侈，自我满足，而不能克制勉励自己。我见到的王侯外戚，语音多不纯正，这也是由于在内受到低贱保傅的影响，在外又没有良师益友的帮忙的缘故。

杂艺篇十九

[解题]

杂艺，在此是指士大夫们除了经、史、文章以外的其他技艺。《杂艺篇》里讲到的有书法、绘画、射箭、算术、医学、弹琴，在今天看来仍是健康有益的，所以都选译了。还有卜筮是迷信活动；六博、投壶在唐宋以后就再没有人会玩，讲下围棋的文字又太少，就都舍弃不入选了。

[原文]

真草^①书迹 ,微须留意。江南谚云 :“ 尺牋书疏^② ,千里面目^③也。”承晋宋余俗 ,相与事之 ,故无顿狼狈^④者。

吾幼承门业^⑤ ,加性爱重 ,所见法书^⑥亦多 ,而玩习功夫颇至 ,遂不能佳者 ,良^⑦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 ,常为人所役使 ,更觉为累。韦仲将^⑧遗戒 ,深有以也。

[注释]

①真草 :汉语字体先有甲骨文、金文 ,以后有小篆、隶书 ,隶书经南北朝到隋唐形成今天的所谓楷书即正书、真书。颜之推在这里说的“真” ,是刚形成还多少留有隶书痕迹的真书。另外在东汉后期又从隶书演化出草书 ,开始还带有隶书的笔法 ,叫草隶或章草 ,到南北朝后期又出现完全脱离隶书的今草。这里所说的“草” ,应兼指章草、今草。

②牋陵 :书信 ,在使用纸以前我国用木简即牋写信 ,通常一尺长 ,所以叫“尺牋”。书疏 :也是书信 ,疏是分条陈达的意思。

③千里面目 :千里之外可以看到人的面目。

④顿 :顿时 ,急促中。狼狈 :困顿窘迫的样子。

⑤门业 :家门素业。指士族世代相承的事业。

⑥法书 :可以作为法则以供学习的字 ,引申为高水平的字。

⑦良 :真 ,确实。

⑧韦仲将 :三国曹魏时书法家韦诞 ,字仲将 ,魏明帝盖了宫殿 ,叫他用梯子爬上去在殿榜上题字 ,据说他吓得头发都白了 ,于是告诫儿孙不要再成为书法家 ,见《世说新语·巧艺》。

[译文]

对于真书、草书等书法技艺 ,是要微加留意的。江南俗谚说 :

“一尺书信，千里相见；一手好字，人的脸面。”今人继承了东晋刘宋以来的习俗，都在这书法上用功学习，因此从没有在匆忙中弄得狼狈不堪的。我小时候受到家庭影响，加上本身也很爱好书法，所见到的书法字帖很多，而且临帖摹写也颇下功夫，可就是不能达到很高的造诣，确实是由于缺少天分的原因。然而这门技艺没必要学得太精深。否则就要能者多劳，智者多忧，常被人家役使，更感到累赘。魏代书法家韦仲将给子孙留下“不要学书法”的训诫，是很有道理的。

[原文]

王逸少风流^①才士，萧散^②名人，举世唯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③，勒成一典^④，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⑤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⑥，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⑦之间，辛苦笔砚之役^⑧，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⑨。虽然，厮猥之人^⑩，以能书拔擢^⑪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⑫也。

[注释]

①王逸少：东晋王羲之，字逸少，大书法家，传见《晋书》。因为他做过右军将军，人们又称他王右军。风流：这里指英俊的、杰出的。

②萧散：洒脱，不受拘束。

③《齐书》：南朝萧梁的萧子显撰写过南齐的《齐书》，而萧子云撰写的是《晋书》，见《梁书·萧子恪传》，颜氏记错了。

④勒：此是编写的意思。典：典要，纪传体断代史书是一个朝代的典要。

⑤地胄：地位。胄是后裔帝王，专指帝王显贵的后裔。

⑥入关：此指江陵被北周攻占后南朝的文士迁入关中，颜之推也是这次进入关中的。

⑦书工：擅长书法。崎岖：此指处境困难、困顿。碑碣：这里是碑和墓志等石刻文字的通称。

⑧役：事情。

⑨慎勿：切莫。自命：自以为了不起。

⑩厮猥之人：指地位低下的人。

⑪拔擢：选拔提升。

⑫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路子不一样就说不到一起。见于《论语·卫灵公》。

[译文]

王羲之是位风流才子，潇洒散淡的名人，所有的人都只知道他的书法，而其他方面特长反而都被掩盖了。萧子云常常感叹说：“我撰写了《齐书》刻印成一部典籍，书中的文章弘扬大义，我自以为很值得一看，可是到头来却只是因抄写得精妙，靠书法使我出了名，也真是怪事。”

王褒出身高贵门第，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后来虽然到了北周，也依然得到礼遇。因为擅长书法，他常为人书写，困顿于碑碣之间，辛苦于笔砚之役，他曾后悔说：“假如我不会书法，可能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劳碌吧？”由此看来，千万不要以精通书法而自命不凡。话虽如此，地位低下的人，因写得一手好字而被提拔的事例很多。所以说：道业不同的人，是不能互相谋划的。

[原文]

梁氏秘阁^①散逸以来，吾见二王^②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③，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④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⑤。萧晚节^⑥所变，乃右军年少时法也。

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⑦，所有部帙，楷正^⑧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⑨之间，斯风未变。大同^⑩之末，讹替滋^⑪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

伪字^⑫，朝野翕然^⑬，以为楷式，画虎不成^⑭，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⑮，逐便转移。尔后坟籍^⑯，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⑰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⑱，“言”“反”为“变”^⑲，“不”“用”为“罢”^⑳，“追”“来”为“归”^㉑，“更”“生”为“苏”^㉒，“先”“人”为“老”^㉓，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唯有姚元标工于楷隶^㉔，留心小学^㉕，后生师之者众，洎^㉖于齐末，秘书缮^㉗写，贤于往日多矣。

江南闾里间有《画书赋》，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轨则^㉘，托名贵师^㉙，世俗传信，后生颇为所误也。

[注释]

①秘阁：皇帝收藏书画图籍的地方常称为秘阁。意思是秘密收藏在阁里不让外边人窥看。

②二王：王羲之及子王献之，王献之也是东晋时的一位大书法家，传见《晋书》。

③卷：当时的书籍都是卷轴形式，“二王真草”本都是他父子写的书信，但当法书收藏时也装裱成卷轴形式。

④陶隐居：南朝萧梁时的道教思想家陶弘景，擅长书法，自号华阳隐居，传见《梁书》。阮交州：萧梁时阮研，官至交州刺史，擅书法，见唐张怀瓘《书断》。萧祭酒：萧子云，他曾任梁国子祭酒，就是国子监的长官。

⑤书之渊源：渊源本指水源，引申为根源，这里指王羲之的书法是其他各家书法的根源。

⑥晚节：此指晚年。

⑦染尚：影响崇尚。

⑧楷(kǐ)正 楷是楷式,可作为法式。“正”则和草书的“草”相对而言,正而不草率。

⑨梁天监 梁武帝年号,共十八年(502—519)。

⑩大同 梁武帝年号,有十一年(535—545)。

⑪讹替 指点划差错,结构恶劣的字。讹是错误,替是衰败。滋:繁殖。

⑫邵陵王 梁武帝之子萧纶,封邵陵王,传见《梁书》。伪字:写法不正规的字。

⑬翕(xì)然 翕是合,翕然就是一致。

⑭画虎不成 古人有“画虎不成反类狗”的谚语,见《后汉书·马援传》。意思是学人家没有学好,反而学坏了。

⑮斟酌 这里是损益的意思,即指增减字的笔画。

⑯坟籍 即坟典,指古书。

⑰专辄 专擅,专断。

⑱“百”“念”为“忱”:这里举的例都是繁体字而不是今天的简化字。这个例是说“百”下加个“念”,便成为繁体“忱”字。

⑲“言”“反”为变:“言”下加个“反”成为繁体“变”字。

⑳“不”“用”为“罢”:“不”下加个“用”成为繁体的“罢”。

㉑“追”“来”为“归”:“追”的右旁加个“来”成为繁体的“归”。

㉒“更”“生”为“苏”:“更”的右旁加个“生”成为繁体的“苏”。

㉓“先”“人”为“老”:“先”的末笔一勾之内加个“人”成为“老”字。

㉔姚元标 北魏书法家,见《北史·崔浩传》。楷隶:工整可为楷式的隶书,但这种隶书已是向正书过渡的隶书,后人都已称之为正书。

㉕小学 这里是指儿童入学先学文字,所以汉代把字书归入小学类,以后把讲文字字形、字义的书也归入小学类,文字训诂的学问也跟着被称为小学。

㉖洎(jì):及,到。

⑳缮(shàn)抄写。

㉑轻 轻易 随便。轨则 规范法则。

㉒托名贵师 指假托杜道士之师陶弘景所撰写。

[译文]

梁武帝秘阁珍藏的图书、字画散失以后,我见到了很多王羲之、王献之的真书、草书作品,家里也曾获得十卷。看了这些作品,才知道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等人的字,无不是学王羲之的字体格局,可见王羲之的字应是书法的渊源。萧祭酒晚年时的字有所变化,改变的就是转向王羲之年轻时所写的隶书。

两晋、刘宋以来,人们大多通晓书法,所以一时形成了风气。在人们中互相产生了影响,所有的书籍文献都写得楷正可观。即使难免出现个别俗体字,但损害不大。直到梁武帝天监年间,这种风气也没有改变,到了大同末年,异体错讹之字大量出现。萧子云改变字的形体,邵陵王常使用错别字,朝野上下都风起效仿,作为模式,画虎不成反类犬,造成很大的损害。一个字简化成只有几个点,有的将字体随意安排,任意改变偏旁的位置。从此以后的文献书籍几乎没法看。北朝经历了长期的兵荒马乱以后,书写字迹鄙陋不堪,加上擅自造字,字体比江南的还要粗俗笨拙。以至于有的将“百”、“念”两字组合替代“忧”字,“言”、“反”两字相组合替代“变”字,“不”、“用”两字组合替代“罢”字,“追”、“来”两字组合替代“归”字,“更”、“生”两字组合替代“苏”字,“先”、“人”两字组合替代“老”字。像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在书中到处可见。只有姚元标擅长于楷书、隶书,专心研究文字训诂的学问,跟从他学习的门生很多。到了北齐末年,掌管典籍文献的官吏所抄写的字体,就比以前的时候强多了。

江南民间流传有《画书赋》一书,是陶隐居的弟子杜道士撰写的。这个人不怎么认识字,轻率地规定字体的法则,假托名师,世人以讹传讹,信以为真,很是误人子弟。

〔原文〕

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尝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①及马图,亦难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写真^②,坐上宾客,随宜点染^③,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萧贲^④、刘孝先、刘灵,并文学已外,复佳此法。玩阅古今,特可宝贵。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令,亦为猥役。吴县顾士端出身湘东王国侍郎^⑤,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⑥,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⑦,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⑧,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曩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⑨,才学快士,而画绝伦^⑩。后随武陵王入蜀^⑪,下牢之败^⑫,遂为陆护军画支江^⑬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⑭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

〔注释〕

①团扇:圆形有短柄的扇子,上面可题字绘画。我国古代的扇子一向流行这种形式,至于折扇是明清时才流行的。

②武烈太子:梁元帝的长子名方等,战死后谥忠庄太子,元帝即位改谥武烈太子,传见《梁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他能写真。古代称画人像为“写真”。

③点染:画家点笔染色。

④萧贲: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之孙。

⑤吴县:吴郡的治所,即今江苏苏州。湘东王:梁元帝萧绎曾封湘东郡王。侍郎:梁时王国设置的官职。

⑥镇南府:萧绎在大同六年(540)出任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镇南府就指这镇南将军府。刑狱参军:是镇南将军府里执掌刑狱的官员。

⑦西朝中书舍人:西朝指梁元帝萧绎在江陵称帝后的朝廷,萧梁

在中书省下设中书舍人的官职。

⑧丹青 本是我国古代绘画常用的两种颜色,引申为绘画。

⑨骠骑府 :当是骠骑将军府。管记 :当是掌管文书的官职。平氏县 :在今河南唐河县东南。

⑩绝伦 :超越同辈 ,特别杰出。

⑪武陵王入蜀 梁武帝萧纪 传见《梁书》。入蜀 指他任益州刺史。

⑫下牢之败 :下牢关 ,在今湖北宜昌市西北 ,长江出峡处。梁元帝承圣二年(553)武陵王萧纪称帝 ,与在江陵的元帝作战 ,战败被杀。下牢之败当是其中的一个战役。

⑬陆护军 梁元帝的将领护军将军陆法和 ,传见《北齐书》。支江 :即枝江 ,县名 ,在今湖北枝江。

⑭向使 :假使 ,假如。

[译文]

擅长绘画 ,也是件好事 ,从古以来的名士 ,很多人有这本领。我家曾保存有梁元帝亲手画的蝉、雀白、团扇和马图 ,也是旁人很难企及的。梁元帝的长子萧方等专门善于画人物肖像 ,画在座的宾客 ,他只要用笔随意点染 ,就能画出几位逼真的人物形象。拿了画像去问小孩 ,小孩都指出画中人物的姓名。还有萧贲、刘孝先、刘灵除了精通文章学术之外 ,也善于绘画。赏玩古今名画 ,确实让人爱不释手。但如果善于作画的人官位还未显贵 ,则能绘画就会常被公家或私人使唤 ,作画也就成了一种下贱的差使。吴县顾士端身为湘东王国的侍郎 ,后来任镇南府刑狱参军 ,他有个儿子名叫顾庭 ,是梁元帝的中书舍人 ,父子俩都通晓琴棋书画 ,常被梁元帝使唤 ,时常感到羞愧悔恨。彭城有位刘岳 ,是刘橐的儿子 ,担任过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 ,富有才学 ,为人爽快 ,绘画技艺独一无二 ,后来跟随武陵王到蜀地 ,下牢关战败 ,就被陆护军弄到枝江的寺院里去画壁画 ,和那些工匠杂处一起。如果这三位贤能的人当初都不会绘画 ,一直只致力于清高儒雅的事业 ,怎么会受这样的耻辱呢 ?

[原文]

弧矢^①之利 ,以威天下 ,先王所以观德择贤^② ,亦济身之急务也。江南谓世之常射 ,以为“兵射” ,冠冕儒生 ,多不习此。别有“博射” ,弱弓长箭 ,施于准的^③ ,揖让升降^④ ,以行礼焉 ,防御寇难 ,了无所益 ,乱离之后 ,此术遂亡。河北文士 ,率晓“兵射” ,非直葛洪^⑤一箭 ,已解追兵 ,三九宴集 ,常縻荣赐^⑥。虽然 ,要轻禽 ,截妖兽^⑦ ,不愿汝辈为之。

[注释]

①弧矢 :弓和箭。这两句见于《易·系辞下》。

②先王 :通常用来指儒家信仰中的尧、舜、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等先王。观德择贤 :《礼记·射义》中说 :“射以观德” ,又说只有贤者才能射中鹄(g) ,即箭靶中心。意思是通过射箭可以看出人的德行 ,并由此选择出贤者。

③准的 :射箭的标的。

④揖让升降 :揖是拱手为礼 ,让是相让。升是上去 ,降是下来。这都是用来形容“博射”的礼节。

⑤葛洪 :东晋时道教大师 ,著有《抱朴子》 ,《内篇》讲道家的炼丹画符之类 ,《外篇》是儒家的政论 ,在这书的自序中说当年在军队里曾“手射追骑” ,“杀二贼一马 ,遂得免死”。

⑥荣赐 :此指河北贵人宴会上比射箭 ,中了可得赏赐。縻(mí) :是牵系 ,此指弄来。

⑦要(yào)轻禽 :讲打猎。要 ,通“邀” ,拦截的意思。轻禽 :指轻飞的禽鸟。截妖兽 :也是讲打猎。都见于曹丕的《典论自序》。

[译文]

弓箭的用处 ,可以威震天下 ,古代的帝王以射箭来考察人的德行 ,选择贤能。同时也是保全性命的紧要事情。江南的人将世上

常见的射箭,看成是武夫的射箭,所以儒雅的书生都不肯学习此道。另外有一种比赛用的射箭,弓的力量很弱,箭身较长,设有箭靶,宾主相见,温文尔雅,作揖相让,举行射礼。这种射箭对于防御敌寇,一点没有益处。经过了乱离之后,这种“博射”就没人玩了。北方的文人,大多数会“兵射”,不只是葛洪能一箭可以追杀贼寇,三公九卿宴会时常常赐射箭的优胜者。射箭技术的高低,关系到荣誉与赏赐。尽管这样,用射箭去猎获飞禽走兽这种事,我仍不愿意你们去做的。

[原文]

算术亦是六艺^①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②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江南此学殊少,唯范阳祖暅^③精之,位至南康^④太守。河北多晓此术。

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皇甫谧、殷仲堪^⑤则其人也。

《礼》曰^⑥：“君子无故不彻琴瑟^⑦。”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音,号有所阙^⑧。大同以末,斯风顿尽。然而此乐悋悋雅致^⑨,有深味哉!今世曲解^⑩,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⑪,以取残杯冷炙^⑫之辱。戴安道^⑬犹遭之,况尔曹乎!

[注释]

①六艺:此指《周礼·地官·保氏》里讲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②论天道、定律历:就是天文历法,是我国先秦时就取得成就的一门自然科学,它又和数学分不开,所以我国古代也常说“天文算术

之学”这种学问后来多是儒生兼通的。

③范阳：郡名，曹魏时设置，隋初废，治所涿县，即今河北涿县。祖暅(xu n)：即祖暅之，南齐大科学家祖冲之之子，在数学上也有很大的贡献，出仕萧梁，传附见《南史·祖冲之传》。

④南康：郡名，治所赣县，即今江西赣州。

⑤皇甫谧：著有《论寒食散方》等医药书。殷仲堪：东晋末年大臣，在内战中被杀，他精通医药。传见《晋书》。

⑥《礼》曰：这见于《礼记·乐记》。

⑦彻：通“撤”。琴：指中国传统的七弦琴，周代已有了。瑟：弦拨乐器，通常有二十五弦，春秋时已流行。

⑧阙：通“缺”。

⑨悒(y n)：安静和悦。雅致：优美而不庸俗。

⑩曲解：曲是乐曲，解是乐曲的章节。

⑪下坐：坐通“座”，下面的座位，即不当作客人而当作乐工看待。

⑫炙(zhì)：本是烤，引申为烤肉。

⑬戴安道：戴逵字安道，东晋文学家兼艺术家，传见《晋书》。武陵王司马晞(x)召他弹琴，他很生气地把琴摔破，说：“戴安道不为五门伶人。”

[译文]

算术也是六艺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自古以来的读书人谈论天文，推定历法，都要精通算术。然而，可以在学别的本领的同时学算术，不要专门去学习它。江南通晓算术的人很少，只有范阳的祖暅精通它，他的官位是南康太守，北方人中多通晓算术。

医学方面，要达到高水平极为困难，我不鼓励你们以会看病自许。稍微了解一些药性，略为懂得如何配药，居家过日子能够用来救急，也就可以了。皇甫谧、殷仲堪，就是这样的人。

《礼记·乐记》说：“君子无故不撤去琴瑟。”自古以来的名士，大多爱好音乐。到了梁朝初期，如果贵族子弟不懂弹琴鼓瑟，就被要认为有缺点，大同末年以来，这种风气丧失殆尽。然而音乐和谐美妙，非常雅致，意味无穷！现在的琴曲歌词，虽然是从古代演变过来，还是足以使人听了神情舒畅。只是不要以擅长音乐闻名，那样就会被达官贵人所役使，身居下座为人演奏，以讨得残杯剩饭，备受屈辱。戴安道尚且碰到过这样的事，何况你们呢？

终制篇二十

[解题]

终制：即对送终居丧礼葬的安排。终，是终结，此指生命的终结即死亡。制，是居亲丧守之事。这篇《终制》是颜之推预先叮嘱儿辈安排好自己死后的薄葬等事。当时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通行棺殓土葬，颜之推虽未能免俗，但他仍能对当时贵族官僚喜欢厚葬的恶习予以抵制，提出了许多比较简省的办法。

[原文]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①丧乱，其间与白刃为伍^②者，亦常数辈，幸承余福，得至于今。古人云：“五十不为夭^③。”吾已六十余，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④。先有风气之疾，常疑奄然^⑤，聊书素怀^⑥，以为汝诫。

[注释]

①梁家 指梁朝。

②与白刃为伍：白刃指刀剑等有刃口的武器。与白刃为伍，等于

说在剑丛中混日子。

③夭 夭折 短命。

④残年 古人平均年龄远不如现在长，人活到六十余，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所以叫“残年”。念 此指顾虑。

⑤奄然 奄忽 死亡。

⑥聊 姑且。素怀 平素想的，一向想的。

[译文]

人总是要死的，这是常有的事，不可避免。我十九岁的时候，正值梁朝动荡不安，其间有许多次在刀剑丛中过日子，幸亏承蒙祖上的福荫，我才能活到今天。古人说：“活到五十岁就不算短命了。”我已年过花甲，六十有余，所以心里平静坦然，不为余生顾虑了。以前我患有风湿病，常怀疑自己会突然死去，因而姑且记下自己平时的想法，作为对你们的嘱咐训诫。

[原文]

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①，旅葬^②江陵东郭。承圣^③末，已启发扬都，欲营迁厝^④，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值本朝沦没^⑤，流离如此^⑥。数十年间，绝于还望。今虽混一^⑦，家道罄^⑧穷，何由办此奉营^⑨资费？且扬都污毁^⑩，无复子遗^⑪，还被下湿^⑫，未为得计^⑬。自咎自责，贯心刻髓^⑭。

[注释]

①先君先夫人 指颜之推已死去的父母。建邺旧山 颜之推的九世祖颜含跟随晋元帝南渡，所以把东晋和南朝的都城建邺即建康，即今江苏南京作为他的故乡，称当地的山丘为“旧山”。

②旅葬 旅是在外作客，旅葬就是葬在外地而不曾归葬故乡，后人常说的“客葬”。

③承圣 : 梁元帝萧绎的年号 , 共三年 (552—554) , 当时叛将侯景已被歼灭 , 扬都即建康已在梁元帝统治之下。

④厝 (cu) : 浅埋以待改葬叫厝。

⑤本朝 : 颜之推以梁人自居 , 所以称梁为本朝。沦没 : 指梁元帝的江陵政权被西魏灭掉。

⑥流离如此 : 指颜之推随江陵政权沦亡进入西魏都城长安 , 又乘船逃奔北齐。西魏转为北周政权 , 北周灭北齐 , 颜之推又入长安 , 继而又入隋朝。

⑦混一 : 统一中国。

⑧家道 : 指家里产业财富的多少。罄 (qìng) : 空 , 尽。

⑨办 : 筹办、筹集。奉 : 捧 , 此指恭敬地把先君先夫人的遗体运到建康。营 : 此指营葬。

⑩污毁 : 当时扬都的宫室民居已多平毁 , 所以说“污毁”。我国古代有把犯重罪者的住宅毁掉并挖成水池的办法 , 叫“污宫”。

⑪无复子遗 : 即一个也没有了。见《诗·大雅·云汉》说 : “用余黎民 , 靡有子遗。”意思是西周经过大旱灾 , 剩下的居民几乎一个也没有了。这当然是文学作品夸大的说法 , 实际是说战乱后人烟稀少。

⑫被 : 覆盖。下湿 : 古人多说江南下湿、卑湿 , 即低下潮湿 , 和西北的高亢相对而言。

⑬得计 : 合算 , 合乎愿望。

⑭贯心刻髓 : 穿过心脏 , 刻进骨髓 , 形容“自咎自责”的深切。

[译文]

我的亡父与亡母的灵柩都没能送回建邺祖坟处 , 暂时葬在江陵城的东郊。承圣末年 , 已启奏要求回扬都 , 着手准备迁葬事宜 , 承蒙元帝下诏赐银百两 , 我已在扬州近郊北边烧制墓砖。此时正值梁朝灭亡 , 我流离失所到了此地 , 几十年来 , 对迁葬扬都已不抱什么希望了。现今虽然天下统一 , 只是家道衰落 , 哪里有能力支付这奉还营葬造墓的费用 ? 况且扬都已被破坏 , 老家没有一个亲人了。加上坟地

被淹,土地低洼潮湿,也没办法迁葬。只有自己责备自己,铭心刻骨地感到愧疚了。

〔原文〕

孔子之葬亲也,云:“古者墓而不坟,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①。然则君子应世行道,亦有不守坟墓之时,况为事际^②所逼也。吾今羁旅^③,身若浮云^④,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唯当气绝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⑤,以取堙没^⑥也。

〔注释〕

①孔子之葬亲也,云:“古者墓而不坟,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见于《礼记·檀弓上》。坟是堆高起来。东西南北之人,指到处奔走而不老是守着家乡的人。识(zhì):通“志”,做标志。封是堆土。崇是高。

②事际:指战乱的事势。

③羁旅:作客他乡。

④身若浮云:指不在家乡,好似浮云一样没有个根。

⑤朽壤:腐朽的土壤,指土壤里埋了朽骨的坟墓。

⑥堙没:漂没无闻,声名堙没不为人们所知道。

〔译文〕

孔子安葬亲人时说道:“古代的墓是没有土堆的。我孔丘是四处奔走的人,不能不在墓地上留个标志。”于是在墓上造了个土堆,只有四尺高。这样看来君子处世行道,也有不能守着坟墓的时候,何况为事势所逼无法守墓呢!我现在流落他乡,自身就像浮云一样飘荡不定,都不知道何处是我的葬身之地,只要在我断气以后,随地埋葬就行了。你们应该以继承功业,弘扬美名为要事,不可顾恋朽骨坟土,那样反而埋没了自己的前程。

《颜氏家训》全读

卷第一 序致 教子 兄弟 后娶 治家

序致第一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着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阅,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耳。

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道示不切。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

教子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 ,下愚虽教无益 ,中庸之人 ,不教不知也。古者 ,圣王有胎教之法 :怀子三月 ,出居别宫 ,目不邪视 ,耳不妄听 ,音声滋味 ,以礼节之。书之玉版 ,藏诸金匮。子生咳提 ,师保固明孝仁礼义 ,道习之矣。凡庶纵不能尔 ,当及婴稚 ,识人颜色 ,知人喜怒 ,便加教诲 ,使为则为 ,使止则止。比及数岁 ,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 ,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 ,无教而有爱 ,每不能然 ;饮食运为 ,恣其所欲 ,宜诫翻奖 ,应诃反笑 ,至有识知 ,谓法当尔。骄慢已习 ,方复制之 ,捶撻至死而无威 ,忿怒日隆而增怨 ,逮于成长 ,终为败德。孔子云 :“少成若天性 ,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 :“教妇初来 ,教儿婴孩。”诚哉斯语 !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 ,亦非欲陷其罪恶 ,但重于诃怒。伤其颜色 ,不忍楚撻惨其肌肤耳。当以疾病为谕 ,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 ?又宜思勤督训者 ,可愿苛虐于骨肉乎 ?诚不得已也。

王大司马母魏夫人 ,性甚严正 ;王在湓城时 ,为三千人将 ,年踰四十 ,少不如意 ,犹捶撻之 ,故能成其勋业。梁元帝时 ,有一学士 ,聪敏有才 ,为父所宠 ,失于教义 :一言之是 ,遍于行路 ,终年誉之 ;一行之非 ,揜藏文饰 ,冀其自改。年登婚宦 ,暴慢日滋 ,竟以言语不择 ,为周逖抽肠衅鼓云。父子之严 ,不可以狎 ;骨肉之爱 ,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 ,狎则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 ,父子异宫 ,此不狎之道也 ;抑搔痒痛 ,悬衾筐枕 ,此不简之教也。或问曰 :“陈亢喜闻君子之远其子 ,何谓也 ?”对曰 :“有是也。盖君子之不亲教其子也 ,诗有

讽刺之辞,礼有嫌疑之诫,书有悖乱之事,春秋有邪僻之讥,易有备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亲授耳。”

齐武成帝子琅邪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聪慧,帝及后并笃爱之,衣服饮食,与东宫相准。帝每面称之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别宫,礼数优僭,不与诸王等;太后犹谓不足,常以为言。年十许岁,骄恣无节,器服玩好,必拟乘舆;常朝南殿,见典御进新冰,钩盾献早李,还索不得,遂大怒,诟曰:“至尊已有,我何意无?”不知分齐,率皆如此。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后嫌宰相,遂矫诏斩之,又惧有救,乃勒麾下军士,防守殿门;既无反心,受劳而罢,后竟坐此幽薨。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为灵龟明鉴也。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兄弟第三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

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 ,则疏薄矣 ;今使疏薄之人 ,而节量亲厚之恩 ,犹方底而圆盖 ,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 ,不为旁人之所移者 ,免夫 ! 二亲既歿 ,兄弟相顾 ,当如形之与影 ,声之与响 ,爱先人之遗体 ,惜己身之分气 ,非兄弟何念哉 ? 兄弟之际 ,异于他人 ,望深则易怨 ,地亲则易弭。譬犹居室 ,一穴则塞之 ,一隙则涂之 ,则无颓毁之虑 ;如雀鼠之不恤 ,风雨之不防 ,壁陷楹沦 ,无可救矣。仆妾之为雀鼠 ,妻子之为风雨 ,甚哉 !

兄弟不睦 ,则子侄不爱 ;子侄不爱 ,则群从疏薄 ;群从疏薄 ,则僮仆为讎敌矣。如此 ,则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 ,谁救之哉 ? 人或交天下之士 ,皆有欢爱 ,而失敬于兄者 ,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 ! 人或将数万之师 ,得其死力 ,而失恩于弟者 ,何其能疏而不能亲也 ! 娣姒者 ,多争之地也 ,使骨肉居之 ,亦不若各归四海 ,感霜露而相思 ,伫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 ,处多争之地 ,能无闲者 ,鲜矣。所以然者 ,以其当公务而执私情 ,处重责而怀薄义也 ;若能恕己而行 ,换子而抚 ,则此患不生矣。人之事兄 ,不可同于事父 ,何怨爱弟不及爱子乎 ? 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国刘琨 ,尝与兄瓛连栋隔壁 ,瓛呼之数声不应 ,良久方答 ,瓛怪问之 ,乃曰 :“ 向来未着衣帽故也。”以此事兄 ,可以免矣。江陵王玄绍 ,弟孝英、子敏 ,兄弟三人 ,特相友爱 ,所得甘旨新异 ,非共聚食 ,必不先尝 ,孜孜色貌 ,相见如不足者。及西台陷没 ,玄绍以形体魁梧 ,为兵所围 ;二弟争共抱持 ,各求代死 ,终不得解 ,遂并命尔。

后娶第四

吉甫 ,贤父也 ,伯奇 ,孝子也 ,以贤父御孝子 ,合得终于

天性 ,而后妻闲之 ,伯奇遂放。曾参妇死 ,谓其子曰 :“ 吾不及吉甫 ,汝不及伯奇。”王骏丧妻 ,亦谓人曰 :“ 我不及曾参 ,子不如华、元。”并终身不娶 ,此等足以为诫。其后 ,假继惨虐孤遗 ,离闲骨肉 ,伤心断肠者 ,何可胜数。慎之哉 ! 慎之哉 ! 江左不讳庶孽 ,丧室之后 ,多以妾媵终家事 ;疥癣蚊虻 ,或未能免 ,限以大分 ,故稀斗阍之耻。河北鄙于侧出 ,不预人流 ,是以必须重娶 ,至于三四 ,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 ,与前妇之兄 ,衣服饮食 ,爱及婚宦 ,至于士庶贵贱之隔 ,俗以为常。身没之后 ,辞讼盈公门 ,谤辱彰道路 ,子诬母为妾 ,弟黜兄为佣 ,播扬先人之辞迹 ,暴露祖考之长短 ,以求直己者 ,往往而有。悲夫 ! 自古奸臣佞妾 ,以一言陷人者众矣 ! 况夫妇之义 ,晓夕移之 ,婢仆求容 ,助相说引 ,积年累月 ,安有孝子乎 ? 此不可不畏。凡庸之性 ,后夫多宠前夫之孤 ,后妻必虐前妻之子 ;非唯妇人怀嫉妒之情 ,丈夫有沈惑之僻 ,亦事势使之然也。前夫之孤 ,不敢与我子争家 ,提携鞠养 ,积习生爱 ,故宠之 ;前妻之子 ,每居己生之上 ,宦学婚嫁 ,莫不为防焉 ,故虐之。异姓宠则父母被怨 ,继亲虐则兄弟为讎 ,家有此者 ,皆门户之祸也。思鲁等从舅殷外臣 ,博达之士也。有子基、谌 ,皆已成立 ,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见后母 ,感慕呜咽 ,不能自持 ,家人莫忍仰视。王亦凄怆 ,不知所容 ,旬月求退 ,便以礼遣 ,此亦悔事也。后汉书曰 :“ 安帝时 ,汝南薛包孟尝 ,好学笃行 ,丧母 ,以至孝闻。及父娶后妻而憎包 ,分出之。包日夜号泣 ,不能去 ,至被殴杖。不得已 ,庐于舍外 ,旦入而洒埽。父怒 ,又逐之 ,乃庐于里门 ,昏晨不废。积岁馀 ,父母惭而还之。后行六年服 ,丧过乎哀。既而

弟子求分财异居 ,包不能止 ,乃中分其财 :奴婢引其老者 ,曰 :‘与我共事久 ,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 ,曰 :‘吾少时所理 ,意所恋也。’器物取其朽败者 ,曰 :‘我素所服食 ,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 ,还复赈给。建光中 ,公车特征 ,至拜侍中。包性恬虚 ,称疾不起 ,以死自乞。有诏赐告归也。”

治家第五

夫风化者 ,自上而行于下者也 ,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 ,兄不友则弟不恭 ,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 ,兄友而弟傲 ,夫义而妇陵 ,则天之凶民 ,乃刑戮之所摄 ,非训道之所移也。笞怒废于家 ,则竖子之过立见 ;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 ,亦犹国焉。孔子曰 :“奢则不孙 ,俭则固 ;与其不孙也 ,宁固。”又云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骄且吝 ,其余不足观也已。”然则可俭而不可吝已。俭者 ,省约为礼之谓也 ;吝者 ,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 ,俭则吝 ;如能施而不奢 ,俭而不吝 ,可矣。

生民之本 ,要当稼穡而食 ,桑麻以衣。蔬果之畜 ,园场之所产 ;鸡豚之善 ,埭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 ,樵苏脂烛 ,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 ,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 ,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 ,率能躬俭节用 ,以赡衣食 ;江南奢侈 ,多不逮焉。梁孝元世 ,有中书舍人 ,治家失度 ,而过严刻 ,妻妾遂共货刺客 ,伺醉而杀之。世间名士 ,但务宽仁 ;至于饮食饷馈 ,僮仆减损 ,施惠然诺 ,妻子节量 ,狎侮宾客 ,侵耗乡党 ,此亦为家之巨蠹矣。

齐吏部侍郎房文烈 ,未尝嗔怒 ,经霖雨绝粮 ,遣婢采米 ,

因尔逃窜,三四许日,方复擒之。房徐曰:“举家无食,汝何处来?”竟无捶挞。尝寄人宅,奴婢彻屋为薪略尽,闻之顰蹙,卒无一言。裴子野有疏亲故属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朝夕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更无以兼。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弊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后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瓯酒,数膾獐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兄遂杀弟。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河北妇人,织纈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太公曰:“养女太多,一费也。”陈蕃曰:“盗不过五女之门。”女之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吾有疏亲,家饶媵,诞育将及,便遣阍竖守之。体

有不安，窥窗倚户，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使人不忍闻也。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宠婿，则兄弟之怨生焉；虐妇，则姊妹之谗行焉。然则女之行留，皆得罪于其家者，母实为之。至有谚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报也。家之常弊，可不诫哉！

婚姻素对，靖侯成规。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吾家巫覡祷请，绝于言议，符书章醮亦无祈焉，并汝曹所见也。勿为妖妄之费。

卷第二 风操 慕贤

风操第六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之，蓬生麻中，不劳翰墨。汝曹生于戎马之闲，视听之所不晓，故聊记录，以

传示子孙。

礼曰：“见似目瞿，闻名心瞿。”有所感触，恻怆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当忍之；犹如伯叔兄弟，酷类先人，可得终身肠断，与之绝耶？又：“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君所无私讳。”益知闻名，须有消息，不必期于颠沛而走也。梁世谢举，甚有声誉，闻讳必哭，为世所讥。又有臧逢世，臧严之子也，笃学修行，不坠门风；孝元经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县民庶，竞修笺书，朝夕辐辏，几案盈积，书有称“严寒”者，必对之流涕，不省取记，多废公事，物情怨骇，竟以不办而还。此并过事也。近在扬都，有一士人讳审，而与沈氏交结周厚，沈与其书，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不闻谓布帛为布皓，呼肾肠为肾修也。梁武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绢；乃谓销炼物为销绢物，恐乖其义。或有讳云者，呼纷纭为纷烟；有讳桐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便似戏笑耳。

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儿曰鲤，止在其身，自可无禁。至若卫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虬虱；长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连及，理未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使其自称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汉有尹翁归，后汉有郑翁归，梁家亦有孔翁归，又有顾翁宠，晋代有许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当避之。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凡名子者，当为孙地。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闻者辛苦，无缪赖焉。

昔司马长卿慕蔺相如 ,故名相如 ,顾元叹慕蔡邕 ,故名雍 ,而后汉有朱伥字孙卿 ,许暹字颜回 ,梁世有庾晏婴、祖孙登 ,连古人姓为名字 ,亦鄙事也。

昔刘文饶不忍骂奴为畜产 ,今世愚人遂以相戏 ,或有指名为豚犊者 :有识傍观 ,犹欲掩耳 ,况当之者乎 ?

近在议曹 ,共平章百官秩禄 ,有一显贵 ,当世名臣 ,意嫌所议过厚。齐朝有一两士族文学之人 ,谓此贵曰 :“今日天下大同 ,须为百代典式 ,岂得尚作关中旧意 ?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儿耳 !”彼此欢笑 ,不以为嫌。

昔侯霸之子孙 ,称其祖父曰家公 ,陈思王称其父为家父 ,母为家母 ,潘尼称其祖曰家祖 :古人之所行 ,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风俗 ,言其祖及二亲 ,无云家者 ;田里猥人 ,方有此言耳。凡与人言 ,言己世父 ,以次第称之 ,不云家者 ,以尊于父 ,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 :已嫁 ,则以夫氏称之 ;在室 ,则以次第称之。言礼成他族 ,不得云家也。子孙不得称家者 ,轻略之也。蔡邕书集 ,呼其姑姊为家姑家姊 ;班固书集 ,亦云家孙 :今并不行也。凡与人言 ,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 ,皆加尊字 ,自叔父母已下 ,则加贤字 ,尊卑之差也。王羲之书 ,称彼之母与自称己母同 ,不云尊字 ,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岁首 ,不诣丧家 ;若不修书 ,则过节束带以申慰。北人至岁之日 ,重行吊礼 ;礼无明文 ,则吾不取。南人宾至不迎 ,相见捧手而不揖 ,送客下席而已 ;北人迎送并至门 ,相见则揖 ,皆古之道也 ,吾善其迎揖。

昔者 ,王侯自称孤、寡、不谷 ,自兹以降 ,虽孔子圣师 ,与

门人言皆称名也。后有臣仆之称,行者盖亦寡焉。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仪;北人多称名者,乃古之遗风,吾善其称名焉。

言及先人,理当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难。江南人事不获已,须言阙阅,必以文翰,罕有面论者。北人无何便尔话说,及相访问。如此之事,不可加于人也。人加诸己,则当避之。名位未高,如为勋贵所逼,隐忍方便,速报取了,勿使烦重,感辱祖父。若没,言须及者,则敛容肃坐,称大门中,世父、叔父则称从兄弟门中,兄弟则称亡者子某门中,各以其尊卑轻重为容色之节,皆变于常。若与君言,虽变于色,犹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见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为兄子弟子门中者,亦未为安贴也。北土风俗,都不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邺,其兄子肃访侃委曲,吾答之云:“卿从门中在梁,如此如此。”肃曰:“是我亲第七亡叔,非从也。”祖孝征在坐,先知江南风俗,乃谓之云:“贤从弟门中,何故不解?”

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单呼伯叔。从父兄弟姊妹已孤,而对其前,呼其母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与他人言,对孤者前,呼为兄子弟子,颇为不忍;北土人多呼为侄。案:尔雅、丧服经、左传,侄虽名通男女,并是对姑之称。晋世已来,始呼叔侄;今呼为侄,于理为胜也。

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

责 飘飘舟渚 ,一百许日 ,卒不得去。北间风俗 ,不屑此事 ,歧路言离 ,欢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 ,肠虽欲绝 ,目犹烂然 ,如此之人 ,不可强责。

凡亲属名称 ,皆须粉墨 ,不可滥也。无风教者 ,其父已孤 ,呼外祖父母与祖父母同 ,使人为其不喜闻也。虽质于面 ,皆当加外以别之 ;父母之世叔父 ,皆当加其次第以别之 ;父母之世叔母 ,皆当加其姓以别之 ;父母之群从世叔父母及从祖父母 ,皆当加其爵位若姓以别之。河北士人 ,皆呼外祖父母为家公家母 ;江南田里间亦言之。以家代外 ,非吾所识。凡宗亲世数 ,有从父 ,有从祖 ,有族祖。江南风俗 ,自兹已往 ,高秩者 ,通呼为尊 ,同昭穆者 ,虽百世犹称兄弟 ;若对他人称之 ,皆云族人。河北士人 ,虽三二十世 ,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士人曰 :“卿北人 ,何故不知有族 ?”答云 :“骨肉易疏 ,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 ,于礼未通。

吾尝问周弘让曰 :“父母中外姊妹 ,何以称之 ?”周曰 :“亦呼为丈人。”自古未见丈人之称施于妇人也。吾亲表所行 ,若父属者 ,为某姓姑 ;母属者 ,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妇 ,猥俗呼为丈母 ,士大夫谓之王母、谢母云。而陆机集有与长沙顾母书 ,乃其从叔母也 ,今所不行。

齐朝士子 ,皆呼祖仆射为祖公 ,全不嫌有所涉也 ,乃有对面以相戏者。

古者 ,名以正体 ,字以表德 ,名终则讳之 ,字乃可以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 ,皆称仲尼 ;吕后微时 ,尝字高祖为季 ;至汉爰种 ,字其叔父曰丝 ;王丹与侯霸子语 ,字霸为君房 ;江南至今不讳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 ,名亦呼为字 ,字固呼

为字。尚书王元景兄弟,皆号名人,其父名云,字罗汉,一皆讳之,其余不足怪也。

礼闲传云:“斩缞之哭,若往而不反;齐缞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缞麻,哀容可也,此哀之发于声音也。”孝经云:“哭不偯。”皆论哭有轻重质文之声也。礼以哭有言者为号,然则哭亦有辞也。江南丧哭,时有哀诉之言耳;山东重丧,则唯呼苍天,期功以下,则唯呼痛深,便是号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已悯也。有故及道遥者,致书可也,无书亦如之。北俗则不尔。江南凡吊者,主人之外,不识者不执手,识轻服而不识主人,则不于会所而吊,他日修名诣其家。

阴阳说云:“辰为水墓,又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论衡云:“辰日不哭,哭则重丧。”今无教者,辰日有丧,不问轻重,举家清谧,不敢发声,以辞吊客。道书又曰:“晦朔哭,皆当有罪,天夺其算。”丧家朔望,哀感弥深,宁当惜寿,又不哭也?亦不谕。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己孤,而履岁及长至之节,无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则皆泣;无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孙初释服,朝见二宫,皆当泣涕;二宫为之改容。颇有肤色充泽,无哀感者,梁武薄其为人,多被抑退。

裴政出服，问讯武帝，贬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礼不死也。”

二亲既没，所居斋寝，子与妇弗忍入焉。北朝顿丘李构，母刘氏，夫人亡后，所住之堂，终身锁闭，弗忍开入也。夫人，宋广州刺史纂之孙女，故构犹染江南风教。其父奖，为扬州刺史，镇寿春，遇害。构尝与王松年、祖孝征数人同集谈燕。孝征善画，遇有纸笔，图写为人。顷之，因割鹿尾，戏截画人以示构，而无他意。构怆然动色，便起就马而去。举坐惊骇，莫测其情。祖君寻悟，方深反侧，当时罕有能感此者。吴郡陆襄，父闲被刑，襄终身布衣蔬饭，虽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招摘供厨。江宁姚子笃，母以烧死，终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为奴所杀，终身不复尝酒。然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亲以噎死，亦当不可绝食也。

礼经：父之遗书，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泽，不忍读用。政为常所讲习，讎校缮写，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寻常坟典，为生什物，安可悉废之乎？既不读用，无容散逸，惟当缄保，以留后世耳。

思鲁等第四舅母，亲吴郡张建女也，有第五妹，三岁丧母。灵床上屏风，平生旧物，屋漏沾湿，出曝晒之，女子一见，伏床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荐席淹渍，精神伤怛，不能饮食。将以问医，医诊脉云：“肠断矣！”因尔便吐血，数日而亡。中外怜之，莫不悲叹。

礼云：“忌日不乐。”正以感慕罔极，惻怆无聊，故不接外宾，不理众务耳。必能悲惨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盛营甘美，厚供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

交,尽无相见之理,盖不知礼意乎!

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来岁社日,修感念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今二亲丧亡,偶值伏腊分至之节,及月小晦后,忌之外,所经此日,犹应感慕,异于馀辰,不预饮燕、闻声乐及行游也。

刘绹、缓、绥,兄弟并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为昭字,惟依尔雅火旁作召耳。然凡文与正讳相犯,当自可避;其有同音异字,不可悉然。刘字之下,即有昭音。吕尚之儿,如不为上,赵壹之子,傥不作一,便是下笔即妨,是书皆触也。

尝有甲设燕席,请乙为宾,而旦于公庭见乙之子,问之曰:“尊侯早晚顾宅?”乙子称其父已往。时以为笑。如此比例,触类慎之,不可陷于轻脱。

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致燕享焉。自兹已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尝有酒食之事耳。无教之徒,虽已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常设斋讲;自阮修容薨歿之后,此事亦绝。

人有忧疾,则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讳避,触途急切。而江东士庶,痛则称称。称是父之庙号,父在无容称庙,父歿何容辄呼?苍颉篇有侑字,训诂云:“痛而諄也,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则呼之。声类音于耒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随其乡俗,并可行也。梁世被系劾者,子孙弟侄,皆诣阙三日,露跣陈谢;子孙有官,自陈解职。子则草履

羸衣 ,蓬头垢面 ,周章道路 ,要候执事 ,叩头流血 ,申诉冤枉。若配徒隶 ,诸子并立草庵于所署门 ,不敢宁宅 ,动经旬日 ,官司驱遣 ,然后始退。江南诸宪司弹人事 ,事虽不重 ,而以教义见辱者 ,或被轻系而身死狱户者 ,皆为怨讎 ,子孙三世不交通矣。到洽为御史中丞 ,初欲弹刘孝绰 ,其兄溉先与刘善 ,苦谏不得 ,乃诣刘涕泣告别而去。

兵凶战危 ,非安全之道。古者 ,天子丧服以临师 ,将军凿凶门而出。父祖伯叔 ,若在军阵 ,贬损自居 ,不宜奏乐燕会及婚冠吉庆事也。若居围城之中 ,憔悴容色 ,除去饰玩 ,常为临深履薄之状焉。父母疾笃 ,医虽贱虽少 ,则涕泣而拜之 ,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 ,尝有犹豫 ,世子方等亲拜中兵参军李猷焉。

四海之人 ,结为兄弟 ,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 ,令终如始者 ,方可议之。一尔之后 ,命子拜伏 ,呼为丈人 ,申父友之敬 ;身事彼亲 ,亦宜加礼。比见北人 ,甚轻此节 ,行路相逢 ,便定昆季 ,望年观貌 ,不择是非 ,至有结父为兄 ,托子为弟者。

昔者 ,周公一沐三握发 ,一饭三吐餐 ,以接白屋之士 ,一日所见者七十余人。晋文公以沐辞竖头须 ,致有图反之谗。门不停宾 ,古所贵也。失教之家 ,閤寺无礼 ,或以主君寝食嗔怒 ,拒客未通 ,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 ,号善为士大夫 ,有如此辈 ,对宾杖之 ;其门生僮仆 ,接于他人 ,折旋俯仰 ,辞色应对 ,莫不肃敬 ,与主无别也。

慕贤第七

古人云 :“千载一圣 ,犹旦暮也 ;五百年一贤 ,犹比髀

心。”言圣贤之难得，疏阔如此。倘遭不世明达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所值名贤，未尝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孔子曰：“无友不如己者。”颜、闵之徒，何可世得！但优于我，便足贵之。

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少长周旋，如有贤哲，每相狎侮，不加礼敬；他乡异县，微借风声，延颈企踵，甚于饥渴。校其长短，核其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昔虞国宫之奇，少长于君，君狎之，不纳其谏，以至亡国，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蛄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及写诗笔，殊为佳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问？”编以实答。子云叹曰：“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于是闻者稍复刮目。稍仕至尚书仪曹郎，未为晋安王侍读，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殁，简牋湮散，丁亦寻卒于扬州，前所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侯景初入建业 ,台门虽闭 ,公私草扰 ,各不自全。太子左卫率羊侃坐东掖门 ,部分经略 ,一宿皆办 ,遂得百馀日抗拒凶逆。于时 ,城内四万许人 ,王公朝士 ,不下一百 ,便是恃侃一人安之 ,其相去如此。古人云 :“巢父、许由 ,让于天下 ;市道小人 ,争一钱之利。”亦已悬矣。

齐文宣帝即位数年 ,便沈湎纵恣 ,略无纲纪 ;尚能委政尚书令杨遵彦 ,内外清谧 ,朝野晏如 ,各得其所 ,物无异议 ,终天保之朝。遵彦后为孝昭所戮 ,刑政于是衰矣。斛律明月齐朝折冲之臣 ,无罪被诛 ,将士解体 ,周人始有吞齐之志 ,关中至今誉之。此人用兵 ,岂止万夫之望而已哉 !国之存亡 ,系其生死。

张延雋之为晋州行台左丞 ,匡维主将 ,镇抚疆场 ,储积器用 ,爱活黎民 ,隐若敌国矣。群小不得行志 ,同力迁之 ;既代之后 ,公私扰乱 ,周师一举 ,此镇先平。齐亡之迹 ,启于是矣。

卷第三 勉学

勉学第八

自古明王圣帝 ,犹须勤学 ,况凡庶乎 !此事遍于经史 ,吾亦不能郑重 ,聊举近世切要 ,以启寤汝耳。士大夫子弟 ,数岁已上 ,莫不被教 ,多者或至礼、传 ,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 ,体性稍定 ;因此天机 ,倍须训诱。有志尚者 ,遂能磨砺 ,以就素业 ;无履立者 ,自兹堕慢 ,便为凡人。人生在世 ,会当有业 :农民则计量耕稼 ,商贾则讨论货贿 ,工巧则致精

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馀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适,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弩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饔,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读书之人,自羲、农已来,宇宙之

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有客难主人曰:“吾见强弩长戟,诛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义习吏,匡时富国,以取卿相者有矣;学备古今,才兼文武,身无禄位,妻子饥寒者,不可胜数,安足贵学乎?”主人对曰:“夫命之穷达,犹金玉石也,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自美其矿璞,木石之段块,自丑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胜金玉之矿璞哉?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于无学之富贵也。且负甲为兵,咋笔为吏,身死名灭者如牛毛,角立杰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黄,吟道咏德,苦辛无益者如日蚀,逸乐名利者如秋荼,岂得同年而语矣。且又闻之: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耳。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虽未读书,吾亦谓之学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师古之踪迹,犹蒙被而卧耳。”

人见邻里亲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学之,不知使学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见跨马被甲,长槊强弓,便云我能为将;不知明乎天道,辩乎地利,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积财聚谷,便云我能为相;不知敬鬼神,移风易俗,调节阴阳,荐举贤圣之至也。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诚己刑物,执轡如组,反风灭火,化鸱为凤之术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狱;不知同辕观罪,分剑追财,假言而奸露,不问而情得之察也。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嫩,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矜穷恤匮,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观古人之小心黜己,齿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贤容众,芥然沮丧,若不胜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观古人之达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奋厉,不可恐慑也。历兹以往,百行皆然。纵不能淳,去泰去甚。学之所知,施无不达。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桷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雠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

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馀,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亦为愚耳。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以下,总丱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已后,便从文史,略无卒业者。冠冕为此者,则有何胤、刘瓛、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绹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闲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

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闲焉。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终蹈流沙；匿迹漆园，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无支离拥肿之鉴也；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警也；谢幼舆赃贿黜削，违弃其馀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其馀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者，岂可备言乎！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馀，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

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

齐孝昭帝侍妾太后疾，容色憔悴，服膳减损。徐之才为灸两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满手。后既痊愈，帝寻疾崩，遗诏恨不见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识忌讳如此，良由无学所为。若见古人之讥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则不发此言也。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馀事乎！

梁元帝尝为吾说：“昔在会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学。时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闲斋张葛帟避蝇独坐，银瓯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以自宽痛。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既未师受，或不识一字，或不解一语，要自重之，不知厌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况其庶士，冀以自达者哉？

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梁世彭城刘绮，交州刺史勃之孙，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荻尺寸折之，然明夜读。孝元初出会稽，精选寮案，绮以才华，为国常侍兼记室，殊蒙礼遇，终于金紫光禄。义阳朱詹，世居江陵，后出扬都，好学，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寒无毡被，抱犬而卧。犬亦饥虚，起行盗食，呼之不至，哀声动邻，犹不废业，卒成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孝元所礼。此乃不可为之事，亦是勤学之一人。东莞臧逢世，年二十馀，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

齐有宦者内参田鹏鸾，本蛮人也。年十四五，初为阍

寺,便知好学,怀袖握书,晓夕讽诵。所居卑末,使彼苦辛,时伺闲隙,周章询请。每至文林馆,气喘汗流,问书之外,不暇他语。及睹古人节义之事,未尝不感激沈吟久之。吾甚怜爱,倍加开奖。后被赏遇,赐名敬宣,位至侍中开府。后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参伺动静,为周军所获。问齐主何在,给云:“已去,计当出境。”疑其不信,欧捶服之,每折一支,辞色愈厉,竟断四体而卒。蛮夷童叟,犹能以学成忠,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邺平之后,见徙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藜羹缊褐,我自欲之。”

书曰:“好问则裕。”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多矣。谷梁传称公子友与莒挈相搏,左右呼曰“孟劳”。“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近在齐时,有姜仲岳谓:“‘孟劳’者,公子左右,姓孟名劳,多力之人,为国所宝。”与吾苦诤。时清河郡守邢峙,当世硕儒,助吾证之,赧然而伏。又三辅决录云:“灵帝殿柱题曰:‘堂堂乎张,京兆田郎。’”盖引论语,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凤也。有一才士,乃言:“时张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闻吾此说,初大惊骇,其后寻媿悔焉。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鴟,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鴟。”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

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缪,误反“颀项”字,项当为许录反,错作许缘反,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音‘专翮’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汉书王莽赞云:“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谓以伪乱真耳。昔吾尝共人谈书,言及王莽形状,有一俊士,自许史学,名价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鸱目虎吻,亦紫色蛙声。”又礼乐志云:“给太官搗马酒。”李奇注:“以马乳为酒也,搗搗乃成。”二字并从手。搗搗,此谓撞捣挺搗之,今为酪酒亦然。向学士又以为种桐时,太官酿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于此。太山羊肃,亦称学问,读潘岳赋:“周文弱枝之枣”,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历。”以历为碓磨之磨。

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江南闾里闲,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鄙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呼征质为周、郑,谓霍乱为博陆,上荆州必称陕西,下扬州言去海郡,言食则糊口,道钱则孔方,问移则楚丘,论婚则宴尔,及王则无不仲宣,语刘则无不公干。凡有一二百件,传相祖述,寻问莫知原由,施安时复失所。庄生有乘时鹄起之说,故谢朓诗曰:“鹄起登吴台。”吾有一亲表,作七夕诗云:“今夜吴台鹄,亦共往填河。”罗浮山记云:“望平地树如荠。”故戴嵩诗云:“长安树如荠。”又邺下有一人咏树诗云:“遥望长安荠。”又尝见谓矜诞为夸毗,呼高年为富有春秋,皆耳学之过也。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徐、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

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至见服虔、张揖音义则贵之,得通俗、广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异代各人乎?

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至于文字,忽不经怀,己身姓名,或多乖舛,纵得不误,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为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手傍立字,而有名机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硕学,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钟之不调,一何可笑。

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陘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后百官受马粮在晋阳东百馀里亢仇城侧。并不识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晓。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躔(足改谷)馀聚,亢仇旧是(谷曼)(谷九)亭,悉属上艾。时太原王劭欲撰乡邑记注,因此二名闻之,大喜。

吾初读庄子“虬二首”,韩非子曰:“虫有虬者,一身两口,争食相齧,遂相杀也”,茫然不识此字何音,逢人辄问,了无解者。案尔雅诸书,蚕蛹名虬,又非二首两口贪害之物。后见古今字诂,此亦古之虺字,积年凝滞,豁然雾解。

尝游赵州,见柏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后读城西门徐整碑云:“(水百)流东指。”众皆不识。吾案说文,此字古魄字也,(水百),浅水貌。此水汉来本无名矣,直以浅貌目之,或当即以(水百)为名乎?

世中书翰,多称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残缺耳。案说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旂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称为勿勿。”

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晃,见地上小光,问左

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竖就视，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穷访蜀士，呼粒为逼，时莫之解。吾云：“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匕，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众皆欢悟。

愍楚友婿窦如同从河州来，得一青鸟，驯养爱玩，举俗呼之为鹞。吾曰：“鹞出上党，数曾见之，色并黄黑，无驳杂也。故陈思王鹞赋云：‘扬玄黄之劲羽。’”试检说文：“（介鸟）雀似鹞而青，出羌中。”韵集音介。此疑顿释。

梁世有蔡朗者，讳纯，既不涉学，遂呼莼为露葵。面墙之徒，递相仿效。承圣中，遣一士大夫聘齐，齐主客郎李恕问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莼，水乡所出。卿今食者绿葵菜耳。”李亦学问，但不测彼之深浅，乍闻无以核究。

思鲁等姨夫彭城刘灵，尝与吾坐，诸子侍焉。吾问儒行、敏行曰：“凡字与谥议名同音者，其数多少，能尽识乎？”答曰：“未之究也，请道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预研检，忽见不识，误以问人，反为无赖所欺，不容易也。”因为说之，得五十许字。诸刘叹曰：“不意乃尔！”若遂不知，亦为异事。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卷第四 文章 名实 涉务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

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馀力,则可习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货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麤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愜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

研思 终归蚩鄙。但成学士 ,自足为人。必乏天才 ,勿强操笔。吾见世人 ,至无才思 ,自谓清华 ,流布丑拙 ,亦以众矣 ,江南号为詖痴符。近在并州 ,有一士族 ,好为可笑诗赋 ,詖撒邢、魏诸公 ,众共嘲弄 ,虚相赞说 ,便击牛酺酒 ,招延声誉。其妻 ,明鉴妇人也 ,泣而谏之。此人叹曰 :“ 才华不为妻子所容 ,何况行路 !”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 ,此诚难也。

学为文章 ,先谋亲友 ,得其评裁 ,知可施行 ,然后出手 ;慎勿师心自任 ,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 ,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 ,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 ,辞意可观 ,便称才士 ;要须动俗盖世 ,亦俟河之清乎 !

不屈二姓 ,夷、齐之节也 ;何事非君 ,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 ,家有奔亡 ,国有吞灭 ,君臣固无常分矣 ;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 ,一旦屈膝而事人 ,岂以存亡而改虑 ?陈孔璋居袁裁书 ,则呼操为豺狼 ;在魏制檄 ,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 ,不得自专 ,然亦文人之巨患也 ,当务从容消息之。

或问扬雄曰 :“ 吾子少而好赋 ?”雄曰 :“ 然。童子雕虫篆刻 ,壮夫不为也。”徐窃非之曰 :虞舜歌南风之诗 ,周公作鸛鸣之咏 ,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 ,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 :“ 不学诗 ,无以言。”“ 自卫返鲁 ,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 ,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 ?若论“ 诗人之赋丽以则 ,辞人之赋丽以淫 ” ,但知变之而已 ,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 ?着剧秦美新 ,妄投于阁 ,周章怖慑 ,不达天命 ,童子之为耳。桓谭以胜老子 ,葛洪以方仲尼 ,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术 ,解阴阳 ,故着太玄经 ,数子为所惑耳 ;其遗言徐行 ,孙卿、屈原之不及 ,安敢望大圣之清尘 ?且太玄今竟

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驎，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彻于心髓！操行见于梁史文士传及孝元怀旧志。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

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燕，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吴均集有破镜赋。昔者，邑号朝歌，颜渊不舍；里名胜母，曾子敛襟；盖忌夫恶名之伤实也。破镜乃凶逆之兽，事见汉书，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见有和人诗者，题云敬同，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轻言也。梁世费昶诗云：“不知是耶非。”殷璠诗云：“飘扬云母舟。”简文曰：“昶既不识其父，璠又飘扬其母。”此虽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宋书已有屡游之诮；如此流比，幸须避之。北面事亲，别舅搞渭阳之咏；堂上养老，送兄赋桓山之悲，皆大失也。举此一隅，触涂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凡代人为文，皆作彼语，理宜然矣。至于哀伤凶祸之辞，不可辄代。蔡邕为胡金盈作母灵表颂曰：“悲母氏之不育，然委我而夙丧。”又为胡颢作其父铭曰：“葬我考议郎君。”袁三公颂曰：“猗欤我祖，出自有妣。”王粲为潘文则思亲诗云：“躬此劳悴，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而并载乎邕、粲之集，此例甚众。古人之所行，今世以为讳。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蔡邕杨秉碑云：“统大麓之重。”潘尼赠卢景宣诗云：“九五思龙飞。”孙楚王骠骑诔云：“奄忽登遐。”陆机父诔云：“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云：“俛天

之和。”今为此言，则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赠杨德祖诗云：“我君饯之，其乐泄泄。”不可妄施人子，况储君乎？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陆平原多为死人自叹之言，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

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各有源流，未尝混杂，善恶同篇也。陆机为齐讴篇，前叙山川物产风教之盛，后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体。其为吴趋行，何不陈子光、夫差乎？京洛行，胡不述赧王、灵帝乎？

自古宏才博学，用事误者有矣；百家杂说，或有不同，书僿湮灭，后人不见，故未敢轻议之。今指知决纰缪者，略举一两端以为诫。诗云：“有鷩雉鸣。”又曰：“雉鸣求其牡。”毛传亦曰：“鷩，雌雉声。”又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郑玄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鸣。”潘岳赋曰：“雉鷩鷩以朝雉。”是则混杂其雄雌矣。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迺。”而呼二亲为孔迺，于义通乎？异物志云：“拥剑状如蟹，但一螯偏大尔。”何逊诗云：“跃鱼如拥剑。”是不分鱼蟹也。汉书：“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朝夕鸟。”而文士往往误作乌鸛用之。抱朴子说项曼都诈称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而简文诗云：“霞流抱朴碗。”亦犹郭象以惠施之辨为庄周言也。后汉书：“囚司徒崔烈以银铛锁。”银铛，大锁也，世间多误作金

银字。武烈太子亦是数千卷学士，尝作诗云：“银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为俗所误。

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諠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

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虽然，刘甚忌之，平生诵何诗，常云：“‘蓬车响北阙’，（心画）（心画）不道车。”又撰诗苑，止取何两篇，时人讥其不广。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江南语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逊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饶清巧。思澄游庐山，每有佳篇，亦为冠绝。

名实第十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

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构,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馀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馀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若能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则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矣。

吾见世人,清名登而金贝入,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櫓也。虑子贱云:“诚于此者形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让卿,王莽辞政,当于尔时,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为骨寒毛竖也。近有大贵,以孝着声,前后居丧,哀毁踰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于苦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左右童竖,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谓其居处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丧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犒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朝廷以为文华,亦尝出境聘。东莱王韩晋明笃好文学,疑彼制作,多非机杼,遂设燕言,面相讨试。竟日欢谐,辞人满席,属音赋韵,命笔为诗,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韵。众客各自

沈吟，遂无觉者。韩退叹曰：“果如所量！”韩又尝问曰：“玉珽杼上终葵首，当作何形？”乃答云：“珽头曲圜，势如葵叶耳。”韩既有学，忍笑为吾说之。

治点子弟文章，以为声价，大弊事也。一则不可常继，终露其情；二则学者有凭，益不精励。

邺下有一少年，出为襄国令，颇自勉笃。公事经怀，每加抚恤，以求声誉。凡遣兵役，握手送离，或赍梨枣饼饵，人人赠别，云：“上命相烦，情所不忍，道路饥渴，以此见思。”民庶称之，不容于口。及迁为泗州别驾，此费日广，不可常周，一有伪情，触涂难继，功绩遂损败矣。

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馀价，亦犹蝉壳蛇皮，兽迹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不绝于世，岂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论之，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亦众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世之汲汲者，不达此意，若其与魂爽俱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涉务第十一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

四则藩屏之臣 ,取其明练风俗 ,清白爱民 ;五则使命之臣 ,取其识变从宜 ,不辱君命 ;六则兴造之臣 ,取其程功节费 ,开略有术 ,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 ,岂责具美于六涂哉 ? 但当皆晓指趣 ,能守一职 ,便无媿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 ,品藻古今 ,若指诸掌 ,及有试用 ,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 ,不知有丧乱之祸 ;处庙堂之下 ,不知有战陈之急 ;保俸禄之资 ,不知有耕稼之苦 ;肆吏民之上 ,不知有劳役之勤 ,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 ,优借士族 ,故江南冠带 ,有才干者 ,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 ,典掌机要。其馀文义之士 ,多迂诞浮华 ,不涉世务 ;纤微过失 ,又惜行捶楚 ,所以处于清高 ,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 ,主书监帅 ,诸王签省 ,并晓习吏用 ,济办时须 ,纵有小人之态 ,皆可鞭杖肃督 ,故多见委使 ,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 ,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 ,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 ,皆尚褻衣博带 ,大冠高履 ,出则车舆 ,入则扶侍 ,郊郭之内 ,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 ,给一果下马 ,常服御之 ,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 ,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 ,肤脆骨柔 ,不堪行步 ,体羸气弱 ,不耐寒暑 ,坐死仓猝者 ,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 ,未尝乘骑 ,见马嘶歎陆梁 ,莫不震慑 ,乃谓人曰 :“ 正是虎 ,何故名为马乎 ? ” 其风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穡之艰难 ,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 ,民非食不生矣 ,三日不粒 ,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 ,蓐鉏之 ,刈获之 ,载积之 ,打拂之 ,簸扬之 ,凡几涉手 ,而入仓

廩 ,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 ? 江南朝士 ,因晋中兴 ,南渡江 ,卒为羁旅 ,至今八九世 ,未有力田 ,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 ,皆信僮仆为之 ,未尝目观起一(土发)土 ,耘一株苗 ;不知几月当下 ,几月当收 ,安识世间馀务乎 ? 故治官则不了 ,营家则不办 ,皆优闲之过也。

卷第五 省事 止足 诫兵 养生 归心

省事第十二

铭金人云 :“ 无多言 ,多言多败 ;无多事 ,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 ! 能走者夺其翼 ,善飞者减其指 ,有角者无上齿 ,丰后者无前足 ,盖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 :“ 多为少善 ,不如执一 ;鼯鼠五能 ,不成伎术。”近世有两人 ,朗悟士也 ,性多营综 ,略无成名 ,经不足以待问 ,史不足以讨论 ,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书迹未堪以留爱玩 ,卜筮射六得三 ,医药治十差五 ,音乐在数十人下 ,弓矢在千百人中 ,天文、画绘、棋博 ,鲜卑语、胡书 ,煎胡桃油 ,炼锡为银 ,如此之类 ,略得梗概 ,皆不通熟。惜乎 ,以彼神明 ,若省其异端 ,当精妙也。

上书陈事 ,起自战国 ,逮于两汉 ,风流弥广。原其体度 :攻人主之长短 ,谏诤之徒也 ;讦群臣之得失 ,讼诉之类也 ;陈国家之利害 ,对策之伍也 ;带私情之与夺 ,游说之俦也。总此四涂 ,贾诚以求位 ,鬻言以干禄。或无丝毫之益 ,而有不省之困 ,幸而感悟人主 ,为时所纳 ,初获不赀之赏 ,终陷不测之诛 ,则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之类甚众。良史所书 ,盖取其狂狷一介 ,论政得失耳 ,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为

也。今世所睹,怀瑾瑜而握兰桂者,悉耻为之。守门诣阙,献书言计,率多空薄,高自矜夸,无经略之大体,咸秕糠之微事,十条之中,一不足采,纵合时务,已漏先觉,非谓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发奸私,面相酬证,事途回穴,翻惧愆尤;人主外护声教,脱加含养,此乃侥幸之徒,不足与比肩也。

谏诤之徒,以正人君之失尔,必在得言之地,当尽匡赞之规,不容苟免偷安,垂头塞耳;至于就养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则罪人。故表记云:“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论语曰:“未信而谏,人以为谤己也。”

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諛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世见躁竞得官者,便谓“弗索何获”;不知时运之来,不求亦至也。见静退未遇者,便谓“弗为胡成”;不知风云不与,徒求无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胜算乎!

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諛动女谒。拜守宰者,印组光华,车骑辉赫,荣兼九族,取贵一时。而为执政所患,随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微染风尘,便乖肃正,坑阱殊深,疮痍未复,纵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后噬脐,亦复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不能通达,亦无尤焉。

王子晋云:“佐饔得尝,佐斗得伤。”此言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义之事也。凡损于物,皆无与焉。然而穷

鸟入怀,仁人所悯;况死士归我,当弃之乎?伍员之托渔舟,季布之入广柳,孔融之藏张俭,孙嵩之匿赵岐,前代之所贵,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报讎,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如有逆乱之行,得罪于君亲者,又不足恤焉。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东学士与关中太史竞历,凡十余人,纷纭累岁,内史牒付议官平之。吾执论曰:“大抵诸儒所争,四分并减分两家尔。历象之要,可以晷景测之;今验其分至薄蚀,则四分疏而减分密。疏者则称政令有宽猛,运行致盈缩,非算之失也;密者则云日月有迟速,以术求之,预知其度,无灾祥也。用疏则藏奸而不信,用密则任数而违经。且议官所知,不能精于讼者,以浅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当也。”举曹贵贱,咸以为然。有一礼官,耻为此让,苦欲留连,强加考核。机杼既薄,无以测量,还复采访讼人,窥望长短,朝夕聚议,寒暑烦劳,背春涉冬,竟无予夺,怨谤滋生,赧然而退,终为内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

止足第十三

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先祖靖侯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吾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

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不知纪极,犹自败累,况士庶乎?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吾近为黄门郎,已可收退;当时羁旅,惧罹谤讟,思为此计,仅未暇尔。自丧乱已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诫兵第十四

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秦、汉、魏、晋,下逮齐、梁,未有用兵以取达者。春秋世,颜高、颜鸣、颜息、颜羽之徒,皆一斗夫耳。齐有颜涿聚,赵有颜最,汉末有颜良,宋有颜延之,并处将军之任,竟以颠覆。汉郎颜驷,自称好武,更无事迹。颜忠以党楚王受诛,颜俊以据武威见杀,得姓已来,无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祸败。顷世乱离,衣冠之士,虽无身手,或聚徒众,违弃素业,徼幸战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真心于此,子孙志之。孔子力翹门关,不以力闻,此圣证也。吾见今世士大夫,才有气干,便倚赖之,不能被甲执兵,以卫社稷;但微行险服,逞弄拳腕,大则陷危亡,小则貽耻辱,遂无免者。

国之兴亡,兵之胜败,博学所至,幸讨论之。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不能为主尽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然而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闱,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诬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复,纵横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诫之哉!诫之哉!习五兵,便乘骑,正可称武夫尔。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

养生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诬;但性命在天,或难钟值。人生居世,触途牵縻:幼少之日,既有供养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资须,公私驱役;而望遁迹山林,超然尘滓,千万不遇一尔。加以金玉之费,炉器所须,益非贫士所办。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内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不愿汝曹专精于此。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居,均适寒暄,禁忌饮食,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诸药饵法,不废世务也。庾肩吾常服槐实,年七十馀,目看细字,须发犹黑。邺中朝士,有单服杏仁、枸杞、黄精、术、车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说尔。吾尝患齿,摇动欲落,饮食热冷,皆苦疼痛。见抱朴子牢齿之法,早朝叩齿三百下为良,行之数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此辈小术,无损于事,亦可修也。凡欲饵药,陶隐居太清方中总录甚备,但须精审,不可轻脱。近有王爱州在邺学服松脂,不得节度,肠塞而死,为药所误者甚多。

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

养其无生也。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嵇康着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懣。侯景之乱,王公将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无全者。唯吴郡太守张嵊,建义不捷,为贼所害,辞色不挠;及鄱阳王世子谢夫人,登屋诟怒,见射而毙。夫人,谢遵女也。何贤智操行若此之难?婢妾引决若此之易?悲夫!

归心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赞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尔。

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俗之谤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为迂诞也;其二,以吉凶祸福或未报应为欺诳也;其三,以僧尼行业多不精纯为奸慝也;其四,以糜费金宝

减耗课役为损国也，其五，以纵有因缘如报善恶，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后世之乙乎？为异人也。今并释之于下云。

释一曰：夫遥大之物，宁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为积气，地为积块，日为阳精，月为阴精，星为万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坠落，乃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质重，何所系属？一星之径，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数万；百里之物，数万相连，阔狭从斜，常不盈缩。又星与日月，形色同尔，但以大小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当石也？石既牢密，乌兔焉容？石在气中，岂能独运？日月星辰，若皆是气，气体轻浮，当与天合，往来环转，不得错违，其间迟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数，移动不均？宁当气坠，忽变为石？地既滓浊，法应沈厚，凿土得泉，乃浮水上，积水之下，复有何物？江河百谷，从何处生？东流到海，何为不溢？归塘尾闾，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气所然？潮汐去还，谁所节度？天汉悬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腾？天地初开，便有星宿；九州未划，列国未分，翦疆区野，若为躔次？封建已来，谁所制割？国有增减，星无进退，灾祥祸福，就中不差；干象之大，列星之伙，何为分野，止系中国？昂为旄头，匈奴之次；西胡、东越，雕题、交趾，独弃之乎？以此而求，迄无了者，岂得以人事寻常，抑必宇宙外也？

凡人之信，唯耳与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说天，自有数义：或浑或盖，乍宣乍安。斗极所周，管维所属，若所亲见，不容不同；若所测量，宁足依据？何故信凡人之臆说，迷大圣之妙旨，而欲必无恒沙世界、微尘数劫也？而邹衍亦有九州之谈。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

如鱼,汉武不信弦胶,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皆实验也。世有祝师及诸幻术,犹能履火蹈刃,种瓜移井,倏忽之间,十变五化。人力所为,尚能如此,何况神通感应,不可思量,千里宝幢,百由旬座,化成净土,踊出妙塔乎?

释二曰:夫信谤之征,有如影响;耳闻目见,其事已多,或乃精诚不深,业缘未感,时傥差阑,终当获报耳。善恶之行,祸福所归。九流百氏,皆同此论,岂独释典为虚妄乎?项橐、颜回之短折,伯夷、原宪之冻饿,盗跖、庄跻之福寿,齐景、桓魋之富强,若引之先业,冀以后生,更为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钟祸报,为恶而傥值福征,便生怨尤,即为欺诳,则亦尧、舜之云虚,周、孔之不实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释三曰:开辟已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责其精絜乎?见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说,若睹凡僧流俗,便生非毁。且学者之不勤,岂教者之为过?俗僧之学经律,何异世人之学诗、礼?以诗、礼之教,格朝廷之人,略无全行者;以经律之禁,格出家之辈,而独责无犯哉?且阙行之臣,犹求禄位;毁禁之侣,何惭供养乎?其于戒行,自当有犯。一披法服,已堕僧数,岁中所计,斋讲诵持,比诸白衣,犹不啻山海也。

释四曰:内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诚孝在心,仁惠为本,须达、流水,不必剃落须发;岂令罄井田而起塔庙,穷编户以为僧尼也?皆由为政不能节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抑又论之:求道者,身计也;惜费者,国谋也。身计国谋,不可两

遂。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隐有让王辞相避世山林，安可计其赋役，以为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场，如妙乐之世，襁佞之国，则有自然稻米，无尽宝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释五曰：形体虽死，精神犹存。人生在世，望于后身似不相属；及其歿后，则与前身似犹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现梦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饮食，征须福佑，亦为不少矣。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而论，安可不为之作地乎？夫有子孙，自是天地间一苍生耳，何预身事？而乃爱护，遗其基址，况于己之神爽，顿欲弃之哉？凡夫蒙蔽，不见未来，故言彼生与今非一体耳；若有天眼，鉴其念念随灭，生生不断，岂可不怖畏邪？又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庆，治国者欲一国之良，仆妾臣民，与身竟何亲也，而为勤苦修德乎？亦是尧、舜、周、孔虚失愉乐耳。一人修道，济度几许苍生？免脱几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观俗计，树立门户，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人生难得，无虚过也。

儒家君子，尚离庖厨，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内教，皆能不杀，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爱命，去杀之事，必勉行之。好杀之人，临死报验，子孙殃祸，其数甚多，不能悉录耳，且示数条于末。

梁世有人，常以鸡卵白和沐，云使发光，每沐辄二三十枚。临死，发中但闻啾啾数千鸡雏声。江陵刘氏，以卖鳝羹为业。后生一儿头是鳝，自颈以下，方为人耳。

王克为永嘉郡守,有人饷羊,集宾欲燕。而羊绳解,来投一客,先跪两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无救请。须臾,宰羊为羹,先行至客。一脔入口,便下皮内,周行遍体,痛楚号叫,方复说之。遂作羊鸣而死。

梁孝元在江州时,有人为望蔡县令,经刘敬躬乱,县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将牛酒作礼,县令以牛系檐柱,屏除形像,铺设床坐,于堂上接宾。未杀之顷,牛解,径来至阶而拜,县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饮噉醉饱,便卧檐下。稍醒而觉体痒,爬搔隐疹,因尔成癞,十许年死。杨思达为西阳郡守,值侯景乱,时复旱俭,饥民盗田中麦。思达遣一部曲守视,所得盗者,辄截手腕,凡戮十余人。部曲后生一男,自然无手。

齐有一奉朝请,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许,病笃,大见牛来,举体如被刀刺,叫呼而终。江陵高伟,随吾入齐,凡数年,向幽州淀中捕鱼。后病,每见群鱼啮之而死。

世有痴人,不识仁义,不知富贵并由天命。为子娶妇,恨其生资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蛇虺其性,毒口加诬,不识忌讳,骂辱妇之父母,却成教妇不孝己身,不顾他恨。但怜己之子女,不爱己之儿妇。如此之人,阴纪其过,鬼夺其算。慎不可与为邻,何况交结乎?避之哉!

卷第六 书证

书证第十七

诗云:“参差荇菜。”尔雅云:“荇,接馀也。”字或为荇。

先儒解释皆云：水草，圆叶细茎，随水浅深。今是水悉有之，黄花似蕤，江南俗亦呼为猪蕤，或呼为苳菜。刘芳具有注释。而河北俗人多不识之，博士皆以参差者是苳菜，呼人苳为人苳，亦可笑之甚。诗云：“谁谓荼苦？”尔雅、毛诗传并以荼，苦菜也。又礼云：“苦菜秀。”案：易统通卦验玄图曰：“苦菜生于寒秋，更冬历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则如此也。一名游冬，叶似苦苣而细，摘断有白汁，花黄似菊。江南别有苦菜，叶似酸浆，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时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释劳。案：郭璞注尔雅，此乃蕤黄蔕也。今河北谓之龙葵。梁世讲礼者，以此当苦菜，既无宿根，至春方生耳，亦大误也。又高诱注吕氏春秋曰：“荣而不实曰英。”苦菜当言英，益知非龙葵也。

诗云：“有杕之杜。”江南本并木傍施大，传曰：“杕，独貌也。”徐仙民音徒计反。说文曰：“杕，树貌也。”在木部。韵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为夷狄之狄，读亦如字，此大误也。

诗云：“駟駟牡马。”江南书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为放牧之牧。邺下博士见难云：“駟颂既美，僖公牧于垆野之事，何限草鹜乎？”徐答曰：“案：毛传云：‘駟駟，良马腹干肥张也。’其下又云：‘诸侯六闲四种：有良马，戎马，田马，驂马。’若作放牧之意，通于牝牡，则不容限在良马独得駟駟之称。良马，天子以驾玉辂，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无草也。周礼圉人职：‘良马，匹一人。驂马，丽一人。’圉人所养，亦非草也。颂人举其强骏者言之，于义为得也。易曰：‘良马逐逐。’左传云：‘以其良马二。’亦精骏之称，非通语也。今以

诗传良马通于牧草,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见刘芳义证乎?”

月令云:“荔挺出。”郑玄注云:“荔挺,马薤也。”说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为刷。”广雅云:“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马薤。易统通卦验玄图云:“荔挺不出,则国多火灾。”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诱注吕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则月令注荔挺为草名,误矣。河北平泽率生之。江东颇有此物,人或种于阶庭,但呼为旱蒲,故不识马薤。讲礼者乃以为马苋;马苋堪食,亦名豚耳,俗名马齿。江陵尝有一僧,面形上广下狭,刘缓幼子民誉,年始数岁,俊晤善体物,见此僧云:“面似马苋。”其伯父绛因呼为荔挺法师。绛亲讲礼名儒,尚误如此。

诗云:“将其来施施。”毛传云:“施施,难进之意。”郑笺云:“施施,舒行貌也。”韩诗亦重为施施。河北毛诗皆云施施。江南旧本,悉单为施,俗遂是之,恐为少误。诗云:“有渰萋萋,兴云祁祁。”毛传云:“渰,阴云貌。萋萋,云行貌。祁祁,徐貌也。”笺云:“古者,阴阳和,风雨时,其来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已是阴云,何劳复云“兴云祁祁”耶?“云”当为“雨”,俗写误耳。班固灵台诗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此其证也。

礼云:“定犹豫,决嫌疑。”离骚曰:“心犹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释者。案:尸子曰:“五尺犬为犹。”说文云:“陇西谓犬子为犹。”吾以为人将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如此往返,至于终日,斯乃豫之所以为未定也,故称犹豫。或以尔雅曰:“犹如麕,善登木。”犹,兽名也,既闻人声,乃豫缘木,如此上下,故称犹豫。狐之为兽,又多猜疑,

故听河冰无流水声 ,然后敢渡。今俗云 :“狐疑 ,虎卜。”则其义也。左传曰 :“齐侯痄 ,遂店。”说文云 :“痄 ,二日一发之疟。店 ,有热疟也。”案 :齐侯之病 ,本是间日一发 ,渐加重乎故 ,为诸侯忧也。今北方犹呼痄疟 ,音皆。而世间传本多以痄为疥 ,杜征南亦无解释 ,徐仙民音介 ,俗儒就为通云 :“病疥 ,令人恶寒 ,变而成疟。”此臆说也。疥癣小疾 ,何足可论 ,宁有患疥转作疟乎 ?

尚书曰 :“惟影响。”周礼云 :“土圭测影 ,影朝影夕。”孟子曰 :“图影失形。”庄子云 :“罔两问影。”如此等字 ,皆当为光景之景。凡阴景者 ,因光而生 ,故即谓为景。淮南子呼为景柱 ,广雅云 :“晷柱挂景。”并是也。至晋世葛洪字苑 ,傍始加影 (去掉景) ,音于景反。而世间辄改治尚书、周礼、庄、孟从葛洪字 ,甚为失矣。

太公六韬 ,有天陈、地陈、人陈、云鸟之陈。论语曰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左传 :“为鱼丽之陈。”俗本多作阜傍车乘之车。案诸陈队 ,并作陈、郑之陈。夫行陈之义 ,取于陈列耳 ,此六书为假借也 ,苍、雅及近世字书 ,皆无别字 ,唯王羲之小学章 ,独阜傍作车 ,纵复俗行 ,不宜追改六韬、论语、左传也。

诗云 :“黄鸟于飞 ,集于灌木。”传云 :“灌木 ,丛木也。”此乃尔雅之文 ,故李巡注曰 :“木丛生曰灌。”尔雅末章又云 :“木族生为灌。”族亦丛聚也。所以江南诗古本皆为丛聚之丛 ,而古丛字似最字 ,近世儒生 ,因改为最 ,解云 :“木之最高长者。”案 :众家尔雅及解诗无言此者 ,唯周续之毛诗注 ,音为徂会反 ,刘昌宗诗注 ,音为在公反 ,又徂会反 :皆为穿凿 ,

失尔雅训也。

“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矣。河北经传，悉略此字，其间字有不可得无者，至如“伯也执殳”，“于旅也语”，“回也屡空”，“风，风也，教也”，及诗传云：“不戢，戢也；不雉，雉也。”“不多，多也。”如斯之类，僭削此文，颇成废阙。诗言：“青青子衿。”传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服。”按：古者，斜领下连于衿，故谓领为衿。孙炎、郭璞注尔雅，曹大家注列女传，并云：“衿，交领也。”邺下诗本，既无“也”字，群儒因谬说云：“青衿、青领，是衣两处之名，皆以青为饰。”用释“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学，闻经传中时须也字，辄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学士，遂不知是何人。王俭四部目录，不言姓名，题云：“王弼后人。”谢灵运、夏侯该，并读数千卷书，皆疑是谯周，而李蜀书一名汉之书，云：“姓范名长生，自称蜀才。”南方以晋家渡江后，北间传记，皆名为伪书，不贵省读，故不见也。礼王制云：“羸股肱。”郑注云：“谓揜衣出其臂胫。”今书皆作揜甲之揜。国子博士萧该云：“揜当作揜，音宣，揜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义。”案字林，萧读是，徐爱音患，非也。

汉书：“田肯贺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国刘显，博览经籍，偏精班固，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读班史，呼为田肯。梁元帝尝问之，答曰：“此无义可求，但臣家旧本，以雌黄改‘宵’为‘肯’。”元帝无以难之。吾至江北，见本为“肯”。汉书王莽赞云：“紫色蛙声，余分闰位。”盖谓非玄黄之色，不中律吕之音也。近有学士，名问甚高，

遂云：“王莽非直鸱鸢虎视，而复紫色蛙声。”亦为误矣。

简策字，竹下施束，末代隶书，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为夹者，犹如刺字之傍应为束，今亦作夹。徐仙民春秋、礼音，遂以筴为正字，以策为音，殊为颠倒。史记又作悉字，误而为述，作妒字，误而为姤，裴、徐、邹皆以悉字音述，以妒字音姤。既尔，则亦可以亥为豕字音，以帝为虎字音乎？

张揖云：“慮，今伏羲氏也。”孟康汉书古文注亦云：“慮，今伏。”而皇甫谧云：“伏羲或谓之宓羲。”按诸经史纬候，遂无宓羲之号。慮字从虍，宓字从宓（去掉必），下俱为必，末世传写，遂误以慮为宓，而帝王世纪因更立名耳。何以验之？孔子弟子慮子贱为单父宰，即慮羲之后，俗字亦为宓，或复加山。今兖州永昌郡城，旧单父地也，东门有子贱碑，汉世所立，乃曰：“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是知慮之与伏，古来通字，误以为宓，较可知矣。

太史公记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此是删战国策耳。案：延笃战国策音义曰：“尸，鸡中之主。从，牛子。”然则，“口”当为“尸”，“后”当为“从”，俗写误也。应劭风俗通云：“太史公记：高渐离变名易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有客击筑，伎痒，不能无出言。”案：伎痒者，怀其伎而腹痒也。是以潘岳射雉赋亦云：“徒心烦而伎痒。”今史记并作“徘徊”，或作“彷徨不能无出言”，是为俗传写误耳。

太史公论英布曰：“祸之兴自爱姬，生于妒媚，以至灭国。”又汉书外戚传亦云：“成结宠妾妒媚之诛。”此二“媚”并当作“媚”，媚亦妒也，义见礼记、三苍。且五宗世家亦云：

“常山宪王后妒媚。”王充论衡云：“妒夫媚妇生，则忿怒斗讼。”益知媚是妒之别名。原英布之诛为意赅赫耳，不得言媚。

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于海上。”诸本皆作山林之“林”。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所。其所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所曰：“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灭，见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书兼为古隶。余被敕写读之，与内史令李德林对，见此称权，今在官库，其“丞相状”字，乃为状貌之“状”，斗旁作犬，则知俗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耳。

汉书云：“中外提福。”字当从示。提，安也，音匙匕之匙，义见苍雅、方言。河北学士皆云如此。而江南书本，多误从手，属文者对耦，并为提挈之意，恐为误也。或问：“汉书注：‘为元后父名禁，故禁中为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礼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郑注云：‘纠，犹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张揖云：‘省，今省祭（示改言）也。’然则小井、所领二反，并得训察。其处既常有禁卫省察，故以‘省’代‘禁’。祭（示改言），古察字也。”

汉明帝纪：“为四姓小侯立学。”按：桓帝加元服，又赐四

姓及梁、邓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时，外戚有樊氏、郭氏、阴氏、马氏为四姓。谓之小侯者，或以年小获封，故须立学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礼云：“庶方小侯。”则其义也。后汉书云：“鹤雀衔三鳢鱼。”多假借为鳢鲕之鳢，俗之学士，因谓之为鳢鱼。案：魏武四时食制：“鳢鱼大如五斗瓮，长一丈。”郭璞注尔雅：“鳢长二三丈。”安有鹤雀能胜一者，况三乎？鳢又纯灰色，无文章也。鳢鱼长者不过三尺，大者不过三指，黄地黑文，故都讲云：“蛇鳢，卿大夫服之象也。”续汉书及搜神记亦说此事，皆作“鳢”字。孙卿云：“鱼鳖鳢鳢。”及韩非、说苑皆曰：“鳢似蛇，蚕似蠋。”并作“鳢”字。假“鳢”为“鳢”，其来久矣。

后汉书：“酷吏樊晔为天水郡守，凉州为之歌曰：‘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学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宁当论其六七耶？

后汉书杨由传云：“风吹削肺。”此是削札牒之柿耳。古者，书误则削之，故左传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谓札为削，王褒童约曰：“书削代牒。”苏竟书云：“昔以摩研编削之才。”皆其证也。诗云：“伐木汔汔。”毛传云：“汔汔，柿貌也。”史家假借为肝肺字，俗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或为反哺之哺。学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无证据，亦为妄矣！此是风角占候耳。风角书曰：“庶人风者，拂地扬尘转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转也？

三辅决录云：“前队大夫范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簋。”“果”当作魏颗之“颗”。北土通呼物一块，改为一颗，蒜颗

是俗间常语耳。故陈思王鹞雀赋曰：“头如果蒜，目似擘椒。”又道经云：“合口诵经声璅璅，眼中泪出珠子（石果）。”其字虽异，其音与义颇同。江南但呼为蒜符，不知谓为颗。学士相承，读为裹结之裹，言盐与蒜共一苞裹，内箸中耳。正史削繁音义又音蒜颗为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访吾曰：“魏志蒋济上书云‘弊（支力）之民’，是何字也？”余应之曰：“意为（支力）即是（危皮）倦之（危皮）耳。张揖、吕忱并云：‘支傍作刀剑之刀，亦是刮字。’不知蒋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刮字，终当音九伪反。”

晋中兴书：“太山羊曼，常颓纵任侠，饮酒诞节，兖州号为貉伯。”此字皆无音训。梁孝元帝常谓吾曰：“由来不识。唯张简宪见教，呼为嚙羹之嚙。自尔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简宪是湘州刺史张缵谥也，江南号为硕学。案：法盛世代殊近，当是耆老相传，俗间又有貉貉语，盖无所不施，无所不容之意也。顾野王玉篇误为黑傍沓。顾虽博物，犹出简宪、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边。吾所见数本，并无作黑者。重沓是多饶积厚之意，从黑更无义旨。

古乐府歌词，先述三子，次及三妇，妇是对舅姑之称。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调弦未遽央。”古者，子妇供事舅姑，旦夕在侧，与儿女无异，故有此言。丈人亦长老之目，今世俗犹呼其祖考为先亡丈人。又疑“丈”当作“大”，北间风俗，妇呼舅为大人公。“丈”之与“大”，易为误耳。近代文士，颇作三妇诗，乃为匹嫡并耦己之群妻之意，又加郑、卫之辞，大雅君子，何其谬乎？

古乐府歌百里奚词曰：“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

雌,吹炭(上户下多);今日富贵忘我为!”“吹”当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键,关牡也,所以止扉,或谓之剡移。”然则当时贫困,并以门牡木作薪炊耳。声类作炭,又或作店。

通俗文,世问题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汉人,其叙乃引苏林、张揖,苏、张皆是魏人。且郑玄以前,全不解反语,通俗反音,甚会近俗。阮孝绪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书,家藏一本,遂无作李虔者。晋中经簿及七志,并无其目,竟不得知谁制。然其文义允惬,实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训,亦引服虔俗说,今复无此书,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尔雅周公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厠,豨黥韩覆,畔讨灭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悼后,而传有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嫫:皆由后人所属,非本文也。”

或问曰:“东宫旧事何以呼鸱尾为祠尾?”答曰:“张敞者,吴人,不甚稽古,随宜记注,逐乡俗讹谬,造作书字耳。”吴人呼祠祀为鸱祀,故以祠代鸱字;呼紕为禁,故以纒傍作

禁代紺字,呼盞为竹简反,故以木傍作展代盞字;呼鑊字为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为鑊字,木傍作鬼为魁字,火傍作庶为炙字,既下作毛为髻字;金花则金傍作华,窗扇则木傍作扇,诸如此类,专辄不少。

又问:“东宫旧事‘六色蕝(𦵏畏)’是何等物?当作何音?”答曰:“案:说文云:‘蕝,牛藻也,读若威。’音隐:‘塢瑰反。’即陆机所谓‘聚藻,叶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苍亦云:‘蕝,藻之类也,细叶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节长数寸,细茸如丝,圆绕可爱,长者二三十节,犹呼为蕝。又寸断五色丝,横着线股间绳之,以象蕝草,用以饰物,即名为蕝;于时当紺六色蕝,作此蕝以饰纁带,张敞因造𦵏旁畏耳,宜作畏。”柏人城东北有一孤山,古书无载者。唯阝𨔵十三州志以为舜纳于大麓,即谓此山,其上今犹有尧祠焉;世俗或呼为宣务山,或呼为虚无山,莫知所出。赵郡士族有李穆叔、季节兄弟、李普济,亦为学问,并不能定乡邑此山。余尝为赵州佐,共太原王邵读柏人城西门内碑。碑是汉桓帝时柏人县民为县令徐整所立,铭曰:“山有巛嫫(女改山),王乔所仙。”方知此巛嫫(女改山)山也。巛字遂无所出。嫫(女改山)字依诸字书,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当音权务耳。入邺,为魏收说之,收大嘉叹。值其为赵州庄严寺碑铭,因云:“权务之精。”即用此也。

或问:“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训?”答曰:“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为节。西都赋亦云:‘卫以严更之署。’所以尔者,假令正月

建寅 ,斗柄夕则指寅 ,晓则指午矣 ;自寅至午 ,凡历五辰。冬夏之月 ,虽复长短参差 ,然辰间辽阔 ,盈不过六 ,缩不至四 ,进退常在五者之间。更 ,历也 ,经也 ,故曰五更尔。”

尔雅云 :“ 术 ,山蓊也。”郭璞注云 :“ 今术似蓊而生山中。”案 :术叶其体似蓊 ,近世文士 ,遂读蓊为筋肉之筋 ,以耦地骨用之 ,恐失其义。

或问 :“ 俗名傀儡子为郭秃 ,有故实乎 ?”答曰 :“ 风俗通云 :‘ 诸郭皆讳秃。’当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秃者 ,滑稽戏调 ,故后人为其象 ,呼为郭秃 ,犹文康象庾亮耳。”或问曰 :“ 何故名治狱参军为长流乎 ?”答曰 :“ 帝王世纪云 :‘ 帝少昊崩 ,其神降于长流之山 ,于祀主秋。’案 :周礼秋官 ,司寇主刑罚、长流之职 ,汉、魏捕贼掾耳。晋、宋以来 ,始为参军 ,上属司寇 ,故取秋帝所居为嘉名焉。”

客有难主人曰 :“ 今之经典 ,子皆谓非 ,说文所言 ,于皆云是 ,然则许慎胜孔子乎 ?”主人拊掌大笑 ,应之曰 :“ 今之经典 ,皆孔子手迹耶 ?”客曰 :“ 今之说文 ,皆许慎手迹乎 ?”答曰 :“ 许慎检以六文 ,贯以部分 ,使不得误 ,误则觉之。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从意 ,何况书写流传耶 ?必如左传止戈为武 ,反正为乏 ,皿虫为蛊 ,亥有二首六身之类 ,后人自不得辄改也 ,安敢以说文校其是非哉 ?且余亦不专以说文为是也 ,其有援引经传 ,与今乖者 ,未之敢从。又相如封禅书曰 :‘ 道一茎六穗于庖 ,牺双觥共抵之兽。’此道训择 ,光武诏云 :‘ 非徒有豫养道择之劳 ’是也。而说文云 :‘ 道是禾名。’引封禅书为证 ,无妨自当有禾名道 ,非相如所用也。‘ 禾一茎六穗于庖 ’ ,岂成文乎 ?纵使相如天才鄙

拙,强为此语,则下句当云‘麟双觚共抵之兽’,不得云牺也。吾尝笑许纯儒,不达文章之体,如此之流,不足凭信。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世间小学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损益,互有同异。西晋已往字书,何可全非?但令体例成就,不为专辄耳。考校是非,特须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两字非体,三苍“尼”旁益“丘”,说文“尸”下施“几”;如此之类,何由可从?古无二字,又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闲为闲;如此之徒,亦不劳改。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乱”旁为“舌”,“揖”下无“耳”,“鼃”、“鼃”从“龟”,“奋”、“夺”从“藿”,“席”中加“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凿”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经”旁,“皋”分“泽”片,“猎”化为“獠”,“宠”变成“(上穴下龙)”,“业”左益“片”,“灵”底着“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为别;“单”字自有善音,辄析成异:如此之类,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案“弥亘”字从二闲舟,诗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隶书,转舟为日,而何法盛中兴书乃以舟在二闲为舟航字,谬也。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

恭,宋书以召刀为邵,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如此之例,盖数术谬语,假借依附,杂以戏笑耳。如犹转贡字为项,以叱为匕,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读乎?潘、陆诸子离合诗、赋,栲卜、破字经,及鲍昭谜字,皆取会流俗,不足以形声论之也。

河间邢芳语吾云:“贾谊传云:‘日中必(上彗下火)。”注:‘(上彗下火),暴也。’曾见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须臾,卒然便戾耳。’此释为当乎?”吾谓邢曰:“此语本出太公六韬,案字书,古者暴晒字与暴疾字相似,唯下少异,后人专辄加傍日耳。言日中时,必须曝晒,不尔者,失其时也。晋灼已有详释。”芳笑服而退。

卷第七 音辞 杂艺 终制

音辞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着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权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

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金化)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着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苍颉训诂,反稗为逋卖,反娃为于乖;战国策音刳为免,穆天子传音谏为间,说文音戛为棘,读皿为猛;字林音看为口甘反,音伸为辛,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声类以系音羿,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伪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玕璠,鲁人宝玉,当音馀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只之只。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见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

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

夫物体自有精麤，精麤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此音见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生恶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子；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号，须依字读耳。

案：诸字书，焉者鸟名，或云语词，皆音于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训：若训何训安，当音于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之类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

邪者，未定之词。左传曰：“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云：“天邪地邪？”汉书云：“是邪非邪？”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亦为误矣。难者曰：“系辞云：‘乾坤，易之门户邪？’此又为未定辞乎？”答曰：“何为不尔！上先标问，下方列德以折之耳。”

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诸记传未见补败反，徐仙民读左传，唯一处有此音，又不言自败、败人之别，此为穿凿耳。

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尝对元帝饮谗，自陈“痴钝”，乃成“颺段”，元帝答之云：“颺异凉风，段非干木。”谓“郢州”为“永

州”，元帝启报简文，简文云：“庚辰吴入，遂成司隶。”如此之类，举口皆然。元帝手教诸子侍读，以此为诫。河北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不同，殊为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称为纤；名琨，自称为袞；名洸，自称为汪；名（素勺），自称为獮。非唯音韵舛错，亦使其子孙避讳纷纭矣。

杂艺第十九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牋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馀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狽者。吾幼承门业，加***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着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难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右军年少时法也。

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

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唯有姚元标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洎于齐末,秘书缮写,贤于往日多矣。江南间里有画书赋,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轨则,托名贵师,世俗传信,后生颇为所误也。

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尝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亦难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萧贲、刘孝先、刘灵,并文学已外,复佳此法。玩阅古今,特可宝贵。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令,亦为猥役。吴县顾士端出身湘东王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橐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燕集,常縻荣赐。虽然要轻禽,截狡兽,不愿汝辈为之。

卜筮者,圣人之业也;但近世无复佳师,多不能中。古

者,卜以决疑,今人生疑于卜;何者?守道信谋,欲行一事,卜得恶卦,反令(心式)(心式),此之谓乎!且十中六七,以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赖也。世传云:“解阴阳者,为鬼所嫉,坎壤贫穷,多不称泰。”吾观近古以来,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辂、郭璞耳,皆无官位,多或罹灾,此言令人益信。傥值世网严密,强负此名,便有诖误,亦祸源也。及星文风气,率不劳为之。吾尝学六壬式,亦值世闲好匠,聚得龙首、金匱、玉铃变、玉历十许种书,讨求无验,寻亦悔罢。凡阴阳之术,与天地俱生,亦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圣既远,世传术书,皆出流俗,言辞鄙浅,验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归忌寄宿,不免凶终:拘而多忌,亦无益也。”

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江南此学殊少,唯范阳祖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晓此术。

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皇甫谧、殷仲堪则其人也。

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大同以末,斯风顿尽。然而此乐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

家语曰:“君子不博,为其兼行恶道故也。”论语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然则圣人不用博弈为教,但

以学者不可常精,有时疲倦,则倦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吴太子以为无益,命韦昭论之;王肃、葛洪、陶侃之徒,不许目观手执,此并勤笃之志也。能尔为佳。古为大博则六箸,小博则二茆,今无晓者。比世所行,一茆十二棋,数术浅短,不足可玩。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愤,废丧实多,不可常也。

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汝南周(王贵),弘正之子,会稽贺徽,贺革之子,并能一箭四十馀骁。贺又尝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至邺以来,亦见广宁、兰陵诸王,有此校具,举国遂无投得一骁者。弹棋亦近世雅戏,消愁释愤,时可为之。

终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丧乱,其间与白刃为伍者,亦常数辈,幸承馀福,得至于今。古人云:“五十不为夭。”吾已六十馀,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先有风气之疾,常疑奄然,聊书素怀,以为汝诫。

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已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值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今虽混一,家道罄穷,何由办此奉营资费?且扬都污毁,无复子遗,还被下湿,未为得计。自咎自责,贯心刻髓。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沈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腠冒人

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

今年老疾侵,傥然奄忽,岂求备礼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劳复魄,殓以常衣。先夫人弃背之时,属世荒馑,家涂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内无砖。吾当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随,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蜡弩牙、玉豚、锡人之属,并须停省,粮罍明器,故不得营,碑志旒旌,弥在言外。载以鼈甲车,衬土而下,平地无坟;若惧拜扫不知兆域,当筑一堵低墙于左右前后,随为私记耳。灵筵勿设枕几,朔望祥禴,唯下白粥清水干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亲友来饌酌者,一皆拒之。汝曹若违吾心,有加先妣,则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内典功德,随力所至,勿割竭生资,使冻馁也。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

孔子之葬亲也,云:“古者,墓而不坟。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然则君子应世行道,亦有不守坟墓之时,况为事际所逼也!吾今羁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唯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堙没也。